陳書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陳書

唐 姚思廉 撰

第一册

卷一至卷一六（紀傳）

中華書局

《梁書》《陳書》出版説明

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分別記載了梁陳兩個封建割據政權的歷史，是六世紀五十年代到七世紀三十年代期間，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繼編撰的。

梁陳是繼東晉宋齊，先後在江南建立的兩個封建割據王朝。梁自蕭衍（梁武帝）建國到蕭方智（梁敬帝）時滅亡，首尾五十六年（公元五〇二到五五七）。陳自陳霸先（陳武帝）建國到陳叔寶（陳後主）時被隋所滅，歷時三十三年（五五七到五八九）。

梁代前期，是同割據北方的北魏對立的。北魏分裂成東魏、西魏後，梁和東、西魏成爲鼎足三分的形勢。陳建立後，北齊和北周已經代替了東、西魏，仍然是三分的局面。六世紀七、八十年代，北周和隋相繼統一了北方，六世紀末隋滅陳，結束了南北的分裂。

梁代的歷史，曾由沈約、周興嗣、裴子野和杜之偉、顧野王、許亨等在梁陳兩代先後受命編撰，許亨寫成梁史五十八卷。梁代謝吳又有梁書四十九卷，陳代何之元和隋代劉璠各成梁典三十卷。陳代的歷史，傅縡、顧野王都曾受命編撰，陳書顧野王傳説他有「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陸瓊還著有陳書四十二卷。以上這些著作，姚氏父子修

史時可能參考過，但都没有流傳下來。

姚察在陳初曾參與梁史的編撰。入隋後，又在公元五八九年（隋開皇九年）受命編撰梁陳兩朝史，没有成書就死了。姚思廉在隋唐兩次受命繼續完成這兩朝史，到六三六年（唐貞觀十年）才寫成了梁書和陳書。

姚察字伯審，吴興武康（在今浙江德清縣西）人。在陳代任秘書監、領大著作、吏部尚書，在隋代做秘書丞。死於公元六〇六年（隋大業二年）。姚思廉字簡之，在唐任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後來做到散騎常侍。死於六三七年（唐貞觀十一年）。

姚思廉編撰梁陳史的時候，魏徵是梁陳齊周隋五史的監修官。所以梁書陳書本紀部分和陳書皇后傳後面都有魏徵的史論。他在一些具體論述上，看法有和姚氏父子相出入的地方。

梁陳兩代的早期歷史著作都已失傳，因此梁書和陳書就成爲現存的比較原始的記載。除政治和軍事問題以外，這兩部書在哲學史、文學史、宗教史、民族關係、對外關係方面，也都保存了一些資料。梁書諸夷傳比較系統地敍述了海南一些國家的歷史，記載了它們的傳說、風俗、物産，以及我國人民和海南各地人民經濟文化交流的情況。

一般説來，梁書的記載要比陳書豐富些，梁書的文筆也比陳書要好些。梁書記公元

公元五〇五年合肥之戰，五〇六年邵陽之戰（韋叡傳）、鍾離之守（昌義之傳），都是比較生動的。

我們現在對這兩部書加以標點校勘。梁書，用商務印書館據宋大字本影印的百衲本及明南監本、北監本、汲古閣本，清武英殿本、金陵書局本互校，擇善而從，還參考了南史、册府元龜、資治通鑑和資治通鑑考異的有關部分。在汲取前人校勘成果方面，我們利用了張元濟、張森楷兩種校勘記的稿本及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等書。陳書以百衲本爲底本，取校的本子和參考書與梁書基本上相同。陳書某些卷（如卷一、卷三、卷九等）的末尾附有一兩行小字，這是宋人曾鞏等所作校語，是百衲本原有的。兩部書的總目，都是我們重編的。

梁書由盧振華同志點校，趙守儼同志做了編輯整理。陳書由張維華同志點校。缺點錯誤，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中華書局編輯部

陳書目錄

卷一　本紀第一

高祖陳霸先上……一

卷二　本紀第二

高祖下……二一

卷三　本紀第三

世祖蒨……四五

卷四　本紀第四

廢帝伯宗……六五

卷五　本紀第五

宣帝頊……七五

卷六　本紀第六

後主叔寶……一〇五

卷七　列傳第一

皇后

高祖章皇后……一二六

世祖沈皇后……一二七

兄欽……一二八

廢帝王皇后……一二八

高宗柳皇后……一二九

弟盼……一二九

從弟莊……一三〇

後主沈皇后……一三〇

張貴妃……一三一

卷八　列傳第二

杜僧明……一三五
周文育……一三七
子寶安……一四二
孫䎄……一四二
侯安都……一四三
從弟曉……一四九

卷九　列傳第三
侯瑱……一五三
歐陽頠……一五七
子紇……一五九
吳明徹……一六〇
子惠覺……一六四
兄子超……一六四
裴子烈……一六五

卷十　列傳第四
周鐵虎……一六九
馬明……一七一
程靈洗……一七一
子文季……一七三

卷十一　列傳第五
黃法氍……一七七
淳于量……一七九
章昭達……一八一
子大寶……一八四

卷十二　列傳第六
胡穎……一八七
弟鑠……一八八
徐度……一八八
子敬成……一九〇
杜稜……一九一

沈恪……一九三

卷十三　列傳第七

徐世譜……一九七

從弟世休……一九八

魯悉達……一九八

周敷……二〇〇

荀朗……二〇二

子法尚……二〇三

周炅……二〇三

卷十四　列傳第八

衡陽獻王昌……二〇七

南康愍王曇朗……二一〇

子方泰……二一一

方慶……二一三

王勇……二一三

鄭萬頃……二一四

卷十五　列傳第九

宗室

陳擬……二一七

陳詳……二一八

陳慧紀……二一九

卷十六　列傳第十

趙知禮……二二三

蔡景歷……二二四

劉師知……二二九

謝岐……二三二

卷十七　列傳第十一

王冲……二三五

王通……二三七

弟勱……二三八

袁敬……二三九
兄子 樞……二四〇

卷十八　列傳第十二

沈衆……二四三
袁泌……二四四
劉仲威……二四五
從弟 廣德……二四五
陸山才……二四六
王質……二四七
韋載……二四八
族弟 翽……二五〇

卷十九　列傳第十三

沈炯……二五三
虞荔……二五六
弟 寄……二五八
馬樞……二六四

卷二十　列傳第十四

到仲舉……二六七
韓子高……二六九
華皎……二七〇

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五

謝哲……二七七
蕭乾……二七八
謝嘏……二七九
張種……二八〇
弟 稜……二八一
族子 稚才……二八一
王固……二八二
孔奐……二八三
蕭允……二八七

弟引 二八八
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六
陸子隆 二九三
弟子才 二九四
錢道戢 二九五
駱牙 二九六
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七
沈君理 二九九
叔邁 三〇〇
弟君高 三〇〇
王瑒 三〇一
弟瑜 三〇二
陸繕 三〇二
兄子見賢 三〇三
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八
周弘正 三〇五
弟弘直 三一〇
弘直子確 三一一
袁憲 三一一
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九
裴忌 三一七
孫瑒 三一九
卷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
徐陵 三二五
子儉 三二五
份 三二六
儀 三二六
弟孝克 三二七
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
江總 三四三

姚察……三四八

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二

世祖九王

始興王伯茂……三五七
鄱陽王伯山……三五九
子君範……三六一
晉安王伯恭……三六一
衡陽王伯信……三六二
廬陵王伯仁……三六二
江夏王伯義……三六三
武陵王伯禮……三六三
永陽王伯智……三六四
桂陽王伯謀……三六四

高宗二十九王

豫章王叔英……三六五
長沙王叔堅……三六六
建安王叔卿……三六八
宜都王叔明……三六八
河東王叔獻……三六八
新蔡王叔齊……三六九
晉熙王叔文……三六九
淮南王叔彪……三七〇
始興王叔重……三七〇
尋陽王叔儼……三七〇
岳陽王叔慎……三七一
義陽王叔達……三七二
巴山王叔雄……三七二
武昌王叔虞……三七二
湘東王叔平……三七三
臨賀王叔敖……三七三

陽山王叔宣……三七三
西陽王叔穆……三七三
南安王叔儉……三七三
南郡王叔澄……三七四
沅陵王叔興……三七四
岳山王叔韶……三七四
新興王叔純……三七四
巴東王叔謨……三七四
臨江王叔顯……三七五
新會王叔坦……三七五
新寧王叔隆……三七五
新昌王叔榮……三七五
太原王叔匡……三七五
後主諸子
皇太子深……三七六
吳興王胤……三七六
南平王嶷……三七七
永嘉王彥……三七七
南海王虔……三七八
信義王祗……三七八
邵陵王兢……三七八
會稽王莊……三七八
東陽王恮……三七九
吳郡王蕃……三七九
錢塘王恬……三七九
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宗元饒……三八五
司馬申……三八六
毛喜……三八八
蔡徵……三九一

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四

蕭濟……三九五
陸瓊……三九六
　子從典……三九八
顧野王……三九九
傅縡……四〇〇
　章華……四〇六

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蕭摩訶……四〇九
任忠……四一三
沈客卿……四一四
施文慶……四一五
樊毅……四一五
　弟猛……四一六
魯廣達……四一八

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六

孝行

殷不害……四二三
　弟不佞……四二五
謝貞……四二六
司馬暠……四二九
張昭……四三〇

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七

儒林

沈文阿……四三四
沈洙……四三六
戚袞……四四〇
鄭灼……四四一
　張崖……四四一
　陸詡……四四二

沈德威……四四二
賀德基……四四二
全緩……四四三
張譏……四四三
顧越……四四五
沈不害……四四六
王元規……四四八
陸慶……四五〇

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八

文學

杜之偉……四五四
顏晃……四五五
江德藻……四五六
庾持……四五七
許亨……四五八
褚玠……四六〇
岑之敬……四六一
陸琰……四六二
弟瑜……四六三
從兄玠……四六四
從弟琛……四六五
何之元……四六五
徐伯陽……四六八
張正見……四六九
蔡凝……四七〇
阮卓……四七一
陰鏗……四七二

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九

熊曇朗……四七七
周迪……四七八

留異……四八三
陳寶應……四八六
卷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
始興王叔陵……四九三

新安王伯固……四九七
曾鞏陳書目錄序……五〇一

陳書卷一

本紀第一

高祖上

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也。世居潁川。寔玄孫準，晉太尉。準生匡，匡生達，永嘉南遷，爲丞相掾，歷太子洗馬，出爲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達生康，復爲丞相掾，咸和中土斷，故爲長城人。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書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侍郎高，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皇考文讚。

高祖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少俶儻有大志，不治生產。既長，讀兵書，多武藝，明達果斷，爲當時所推服。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夜夢天

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高祖開口納焉，及覺，腹中猶熱，高祖心獨負之。大同初，新喻侯蕭暎為吳興太守，〔二〕甚重高祖，嘗目高祖謂僚佐曰：「此人方將遠大。」及暎為廣州刺史，高祖為中直兵參軍，隨府之鎮。暎令高祖招集士馬，衆至千人，仍命高祖監宋隆郡。所部安化二縣元不賓，高祖討平之。尋監西江督護、高要郡守。先是，武林侯蕭諮為交州刺史，以裒刻失衆心，土人李賁連結數州豪傑同時反，臺遣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冏等不時進，皆於廣州伏誅。子雄弟子略與冏子姪及其主帥杜天合、杜僧明共舉兵，執南江督護沈顗，進寇廣州，晝夜苦攻，州中震恐。高祖率精兵三千，卷甲兼行以救之，頻戰屢捷，天合中流矢死，賊衆大潰，僧明遂降。梁武帝深歎異焉，授直閤將軍，封新安子，邑三百戶，仍遣畫工圖高祖容貌而觀之。

其年冬，蕭暎卒。明年，高祖送喪還都，至大庾嶺，會有詔高祖為交州司馬，領武平太守，與刺史楊瞟南討。高祖益招勇敢，器械精利。瞟喜曰：「能克賊者，必陳司武也。」委以經略。高祖與衆軍發自番禺。是時蕭勃為定州刺史，於西江相會，勃知軍士憚遠役，陰購誘之，因詭說瞟。瞟集諸將問計，高祖對曰：「交阯叛換，〔三〕罪由宗室，遂使僭亂數州，彌歷年稔。定州復欲昧利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故當生死以之，豈可畏憚宗室，輕於國憲？今若奪人沮衆，何必交州討賊，問罪之師，卽回有所指矣。」於是勒兵鼓行而進。十

一年六月，軍至交州，賁衆數萬於蘇歷江口立城柵以拒官軍。瞟推高祖爲前鋒，所向摧陷，賁走典徹湖，〔三〕於屈獠界立砦，大造船艦，充塞湖中，衆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高祖謂諸將曰：「我師已老，將士疲勞，歷歲相持，恐非良計。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易爲摧殄，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有應者。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奔流迅激。高祖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賊衆大潰，賁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京師。是歲太清元年也。〔四〕

賁兄天寶遁入九眞，與劫帥李紹隆收餘兵二萬，殺德州刺史陳文戒，進圍愛州，高祖仍率衆討平之。除振遠將軍、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

二年冬，侯景寇京師，高祖將率兵赴援，廣州刺史元景仲陰有異志，將圖高祖。高祖知其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行臺選郎殷外臣等密議戒嚴。三年七月，集義兵於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景仲窮蹙，縊于閤下，高祖迎蕭勃鎮廣州。是時臨賀內史歐陽頠監衡州，蘭裕、蘭京禮扇誘始興等十郡，共舉兵攻頠，頠請援於勃。勃令高祖率衆救之，悉擒裕等，仍監始興郡。

十一月，高祖遣杜僧明、胡穎將二千人頓于嶺上，并厚結始興豪傑同謀義舉，侯安都、

張偲等率千餘人來附。蕭勃聞之，遣鍾休悅說高祖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彊，然而莫敢當鋒，遂令羯賊得志，君以區區之衆，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河東、桂陽相次屠戮，邵陵、開建親尋干戈，李遷仕託身當陽，〔五〕便奪馬仗，以君疎外，詎可暗投？未若且住始興，遙張聲勢，保此太山，自求多福。」高祖泣謂休悅曰：「僕本庸虛，蒙國成造。往聞侯景渡江，卽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沒，主上蒙塵，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摧鋒萬里，雪此冤痛，見遣一軍，猶賢乎已，乃降後旨，使人慨然。僕行計決矣，憑爲披述。」乃遣使間道往江陵，稟承軍期節度。時蔡路養起兵據南康，勃遣腹心譚世遠爲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遏義軍。大寶元年正月，高祖發自始興，次大庾嶺。路養出軍頓南野，依山水立四城以拒高祖。高祖與戰，大破之，路養脫身竄走，高祖進頓南康。湘東王承制授高祖員外散騎常侍、持節、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改封南野縣伯。

六月，高祖脩崎頭古城，徙居焉。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遣主帥杜平虜率千人入灨石、魚梁，高祖命周文育將兵擊走之，遷仕奔寧都。承制授高祖通直散騎常侍、使持節、信威將軍、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改封長城縣侯。尋授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六郡諸軍事、軍師將軍、南江州刺史，餘如故。時寧都人劉藹等資遷仕舟艦兵仗，〔六〕將襲南康，高祖遣杜

僧明等率二萬人據白口，築城以禦之，遷仕亦立城以相對。二年三月，僧明等攻拔其城，生擒遷仕送南康，高祖斬之。承制命高祖進兵定江州，仍授江州刺史，餘如故。

六月，高祖發自南康。南康贛石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者以爲難。高祖之發也，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進軍頓西昌，有龍見于水濱，高五丈許，五采鮮耀，軍民觀者數萬人。是時承制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八月，僧辯軍次湓城，〔七〕高祖率杜僧明等衆軍及南川豪帥合三萬人將會焉。時西軍乏食，高祖先貯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以資之。仍頓巴丘。會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嗣王棟，高祖遣兼長史沈袞奉表于江陵勸進。十一月，承制授高祖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豫章內史，餘並如故。三年正月，高祖率甲士三萬人、彊弩五千張、舟艦二千乘，發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遣中記室參軍江元禮以事表江陵，承制加高祖鼓吹一部。是時僧辯已發湓城，會高祖于白茅灣，乃登岸結壇，刑牲盟約。進軍次蕪湖，侯景城主張黑棄城走。三月，高祖與諸軍進剋姑熟，〔八〕仍次蔡洲。侯景登石頭城觀望形勢，意甚不悅，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乃以舣䑽貯石沈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青溪十餘里中，樓雉相接。諸將未有所決，僧辯遣杜崱問計於高祖，高祖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之在青溪，竟不渡岸，賊乃登高望之，表裏俱盡，肆其凶

虐，覆我王師。今圍石頭，須渡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請先往立柵。」高祖卽於石頭城西橫隴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景率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結陣而進。高祖曰：「軍志有之，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今我師既衆，賊徒甚寡，應分賊兵勢，以弱制彊，何故聚其鋒銳，令必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賊直衝王僧志，僧志小縮，高祖遣徐度領弩手二千橫截其後，賊乃却。高祖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悉力乘之，賊退據其柵。景儀同盧輝略開石頭北門來降。〔九〕盪主戴晃、曹宣等攻拔果林一城，衆軍又剋其四城。賊復還，殊死戰，又盡奪所得城柵。高祖大怒，親率攻之，士卒騰柵而入，賊復散走。景與百餘騎棄矟執刀，左右衝陣，陣不動，景衆大潰，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遣腹心取其二子而遁。高祖率衆出廣陵應接，會景將郭元建奔齊，〔一〇〕高祖納其部曲三千人而還。僧辯啓高祖鎭京口。

五月，齊遣辛術圍嚴超達於秦郡，高祖命徐度領兵助其固守。齊衆七萬，塡塹，起土山，穿地道，攻之甚急。高祖乃自率萬人解其圍，縱兵四面擊齊軍，弓弩亂發，齊平秦王中流矢死，斬首數百級，齊人收兵而退。高祖振旅南歸，遣記室參軍劉本仁獻捷于江陵。

七月，廣陵僑民朱盛、張象潛結兵襲齊刺史溫仲邕，遣使來告，高祖率衆濟江以應之。會齊人來聘，求割廣陵之地，王僧辯許焉，仍報高祖，高祖於是引軍還南徐州，江北人隨軍

而南者萬餘口。承制授高祖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餘竝如故。及王僧辯率衆征陸納於湘州，承制命高祖代鎮揚州。十一月，湘東王即位于江陵，改大寶三年爲承聖元年。湘州平，〔二〕高祖旋鎮京口。三年三月，進高祖位司空，〔三〕餘如故。

十一月，西魏攻陷江陵，高祖與王僧辯等進啓江州，請晉安王以太宰承制，又遣長史謝哲奉牋勸進。十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給高祖班劍二十人。四年五月，齊送貞陽侯深明還主社稷，〔三〕王僧辯納之，即位，改元曰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初，齊之請納貞陽也，高祖以爲不可，遣使詣僧辯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竟不從。高祖居常憤歎，密謂所親曰：「武皇雖磐石之宗，遠布四海，至於剋雪讎恥，寧濟艱難，唯孝元而已，功業茂盛，前代未聞。我與王公俱受重寄，語未絕音，聲猶在耳，豈期一旦便有異圖。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海內屬目，天下宅心，竟有何辜，坐致廢黜，遠求夷狄，假立非次，觀其此情，亦可知矣。」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以爲賞賜之具。九月壬寅，高祖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謀之，仍部列將士，分賞金帛，水陸俱進。是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高祖步軍至石頭前，遣勇士自城北踰入。時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遽走，與其第三子頠相遇，俱出閤，左右尙數十人，苦戰。高祖大兵尋至，僧辯衆寡不敵，走登城南門樓，

高祖因風縱火，僧辯窮迫，乃就擒。是夜縊僧辯及頠。景午，〔一四〕貞陽侯遜位，百僚奉晉安王上表勸進。十月己酉，晉安王卽位，改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壬子，詔授高祖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持節、司空、班劍、鼓吹竝如故。仍詔高祖甲仗百人，出入殿省。

震州刺史杜龕據吳興，與義興太守韋載同舉兵反。高祖命周文育率衆攻載于義興，龕遣其從弟北叟將兵拒戰，北叟敗歸義興。辛未，高祖表自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衞臺省。甲戌，軍至義興。景子，拔其水柵。秦州刺史徐嗣徽據其城以入齊，又要南豫州刺史任約共舉兵應龕、載，齊人資其兵食。嗣徽等以京師空虛，率精兵五千奄至闕下，侯安都領驍勇五百人出戰，嗣徽等退據石頭。丁丑，載及北叟來降，高祖撫而釋之。以嗣徽寇逼，卷甲還都，命周文育進討杜龕。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濟渡據姑熟。高祖命合州刺史徐度於冶城寺立柵，南抵淮渚。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仕榮、〔一五〕淮州刺史柳達摩領兵萬人，於胡墅渡米粟三萬石馬千匹，入于石頭。癸未，高祖遣侯安都領水軍夜襲胡墅，燒齊船千餘艘，周鐵武率舟師斷齊運輸，〔一六〕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獲運舫米數千石。仍遣韋載於大航築城，使杜稜據守。齊人又於倉門水南立二柵以拒官軍。甲辰，嗣徽等攻冶城柵，高祖領鐵騎精甲，出自西明門襲擊之，賊衆大潰。嗣徽留柳達摩等

守城，自率親屬腹心，往南州採石，〔一七〕以迎齊援。十二月癸丑，高祖遣侯安都領舟師，襲嗣徽家口于秦州，俘獲數百人。官軍連艦塞淮口，斷賊水路。先是太白自十一月景戌不見，乙卯出于東方。景辰，高祖盡命衆軍分部甲卒，對冶城立航渡兵，攻其水南二栅。柳達摩等渡淮置陣，高祖督兵疾戰，縱火燒栅，煙塵漲天，賊潰，爭舟相排擠，溺死者以千數。時百姓夾淮觀戰，呼聲震天地。軍士乘勝，無不一當百，盡收其船艦，賊軍懾氣。是日嗣徽、約等領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高祖遣兵往江寧，據要險以斷賊路。賊水步不敢進，頓江寧浦口，高祖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嗣徽等乘單舸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己未，官軍四面攻城，自辰訖酉，得其東北小城，及夜兵不解。庚申，達摩遣使侯子欽、劉仕榮等詣高祖請和，高祖許之，乃於城門外刑牲盟約，其將士部曲一無所問，恣其南北。辛酉，高祖出石頭南門，陳兵數萬，送齊人歸北者。

壬戌，齊和州長史烏丸遠自南州奔還歷陽。江寧令陳嗣、黃門侍郎曹朗據姑熟反，高祖命侯安都、徐度等討平之，斬首數千級，聚爲京觀。石頭、採石、南州悉平，收獲馬仗船米不可勝計。

是月杜龕以城降。二年正月癸未，誅杜龕于吳興，龕從弟北叟、司馬沈孝敦並賜死。

二月庚申，高祖遣侯安都、周鐵武率舸艦備江州，仍頓梁山起栅。甲子，敕司空有軍旅

之事，可騎馬出入城內。戊辰，前寧遠石城公外兵參軍王位於石頭沙際獲玉璽四紐，高祖表以送臺。

三月戊戌，齊遣水軍儀同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洛州刺史李希光，〔八〕并任約、徐嗣徽等，率衆十萬出柵口，向梁山，帳內盪主黃叢逆擊，敗之，燒其前軍船艦，齊頓軍保蕪湖。高祖遣定州刺史沈泰、吳郡太守裴忌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

自去冬至是，甘露頻降于鍾山、梅崗、南澗及京口、江寧縣境，或至三數升，大如弈棊子，高祖表以獻臺。

四月丁巳，高祖詣梁山軍巡撫。五月甲申，齊兵發自蕪湖，景申，至秣陵故治。高祖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航南。己亥，高祖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將帥，於大司馬門外白獸闕下刑牲告天，〔九〕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同盟皆莫能仰視，士卒觀者益奮。辛丑，齊軍於秣陵故縣跨淮立橋柵，引渡兵馬。其夜至方山。侯安都、周文育、徐度等各引還京師。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兒塘，游騎至臺。周文育、侯安都頓白土崗，旗鼓相望，都邑震駭。高祖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襲齊行臺趙彥(琛)〔深〕於瓜步，〔一〇〕獲舟艦百餘艘，陳粟萬斛。爾日天子總羽林禁兵，〔一一〕頓于長樂寺。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龍尾。

丁未，進至莫府山。高祖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要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於是大餒，殺馬驢而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高祖衆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其夜大雨震電，暴風拔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北水退路燥，官軍每得番易。甲寅，少霽，高祖命衆軍秣馬蓐食，遲明攻之。乙卯旦，自率帳內麾下出莫府山南，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執徐嗣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于臨沂。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屍至京口，翳水彌岸。丁巳，衆軍出南州，燒賊舟艦。己未，斬劉歸義、徐嗣彥、傅野猪于建康市。〔三〕是日解嚴。庚申，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皆伏誅。高祖表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

七月景子，詔授高祖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并前五千戶，侍中、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將軍、尚書令、班劒、鼓吹、甲仗竝如故，并給油幢皁輪車。是月侯瑱以江州入附。遣侯安都鎮上流，定南中諸郡。

八月癸卯，太府卿何敳、新州刺史華志各上玉璽一，高祖表以送臺，詔歸之高祖。是日

詔高祖食安吉、武康二縣，合五千戶。九月壬寅，改年曰太平元年。進高祖位丞相、錄尚書事、鎮衞大將軍，改刺史爲牧，進封義興郡公，侍中、司徒、都督、班劒、鼓吹、甲仗、皁輪車竝如故。丁未，中散大夫王彭牋稱今月五日平旦於御路見龍跡，自大社至象闕，亘三四里。庚申，詔追贈高祖考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封義興郡公，謚曰恭。十月甲戌，敕丞相自今入問訊，可施別榻以近扆坐。二年正月壬寅，天子朝萬國於太極東堂，加高祖班劒十人，幷前三十人，餘如故。丁未，詔贈高祖兄道談散騎常侍、〔三三〕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長城縣公，謚曰昭烈；弟休先侍中、使持節、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武康縣侯，〔三四〕謚曰忠壯，食邑各二千戶。〔三五〕甲寅，遣兼侍中謁者僕射陸繕策拜長城縣夫人章氏爲義興國夫人。丁卯，詔贈高祖祖侍中、太常卿，謚曰孝。追封高祖祖母許氏吳郡嘉興縣君，謚曰敬；妣張氏義興國太夫人，謚曰宣。

二月庚午，蕭勃舉兵，自廣州渡嶺，頓南康，遣其將歐陽頠、傅泰及其子孜爲前軍，〔三六〕至于豫章，分屯要險，南江州刺史余孝頃起兵應勃，高祖命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平之。

八月甲午，進高祖位太傅，加黃鉞，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幷給羽葆鼓吹一部，其侍中、都督、錄尚書、鎮衞大將軍、揚州牧、義興郡公、班劒、甲仗、油幢皁輪車竝如故。景申，加高祖前後部羽葆鼓吹。

是時，湘州刺史王琳擁兵不應命，高祖遣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之。

九月辛丑，詔曰：

肇昔元胎剖判，太素氤氳，崇建人皇，必憑洪宰。故賢哲之后，牧伯征于四方，神武之君，大監治乎萬國。又有一匡九合，渠門之賜以隆，戮帶圍溫，行宮之寵斯茂，時危所以貞固，運泰所以光熙，斯乃千載同風，百王不刊之道也。

太傅義興公，允文允武，迺聖迺神，固天生德，康濟黔首。昔在休期，早隆朝寄，遠踰滄海，大極交、越。〔三七〕皇運不造，書契未聞，中國其亡，兵凶總至，哀哀噍類，譬彼窮牢，悠悠上天，莫云斯極。否終則泰，元輔應期，救此將崩，援茲已溺，乘舟履葦，架險浮深，經略中途，畢殲羣醜。洎乎石頭、姑熟，流髓履腸，一朝指撝，六合清晏。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雪三后之勍讎，夷三靈之巨慝。堯台禹佐，未始能階，殷相周師，固非云擬。重之以屯剝餘象，荆楚大崩，天地無心，乘輿委御，五胡荐食，競謀諸夏，八方棊峙，莫有匡救，彊臣放命，黜我沖人，顧影於荼孺之魂，甘心於甯卿之辱。却梭下髻，求哀之路莫從，竊鈇逃責，容身之地無所。公神兵奄至，不日清澄，惟是孱蒙，再膺天錄。斯又巍巍蕩蕩，無德而稱焉。

加以仗茲忠義，屠彼祆逆，震部夷氛，稽山罷祲，番禺、蠡澤，北鄙西郊，殲厥凶徒，

罄無遺種。斯則兆民之命，脩短所縣，率土之基，興亡是賴。於是刑禮兼訓，沿革有章，中外成平，遐邇寧一，用能使陽光合魄，曜象呈暉，棲閣遊庭，抱仁含信，宏勳該於厚地，大道格于玄天。羲、農、炎、昊以來，卷領垂衣之世，聖人濟物，未有如斯者也。

夫備物典策，桓、文是膺，助理陰陽，蕭、曹不讓，未有功高於寓縣，而賞薄於伊、周，凡厥人祇，固懷延佇。寔由公謙撝自牧，降損爲懷，嘉歎遲回，永言增歎。豈可中茲雅尙，久廢朝猷，宜戒司勳，敬升鴻典。且重華大聖，嬀汭惟賢，盛德之祀無忘，公侯之門必復。是以殷嘉亶甫，繼后稷之官，堯命羲和，纂重黎之位。況其本枝攸建，宜誓山河者乎？其進公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綠綟綬，位在諸侯王上，其鎭衞大將軍、揚州牧如故。

策曰：

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故惟天爲大，陟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以文、武之佐，磻磎蘊其玉璜，堯、舜之臣，滎河鏤其金版。況乎體得一之鴻姿，寧陽九之危厄，拯橫流於碣石，撲燎火於崑岑，驅馭於韋、彭，跨躡於齊、晉，神功行而靡用，聖道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

日者昊天不弔，鍾亂于我國家，網漏吞舟，彊胡內贔，茫茫宇宙，慄慄黎元，方足圓

顚，萬不遺一，太清否亢，橋山之痛已深，大寶屯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膺運，康救兆民，鞠旅於滇池之南，揚旌於桂嶺之北，懸三光於已墜，謐四海於羣飛，屠猰貐於中原，斮鯨鯢於濛汜。蕩寧上國，光啓中興。此則公之大造於皇家者也。

既而天未悔禍，夷醜荐臻，南夏崩騰，西京蕩覆，羣胡孔熾，藉亂乘間，推納藩枝，盜假神器，冢司昏橈，旁引寇讎，既見貶於桐宮，方謀危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搖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復莒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歷，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風猷，謌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再造於皇家者也。

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三川五嶺，莫不窺臨，銀洞珠宮，所在寧謐。孫、盧擘釁，越貊爲災，番部阽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祆壘洞開，白羽纔撝，兇徒粉潰。非其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

大同之末，邊政不脩，李賁狂迷，竊我交、愛，敢稱大號，驕恣甚於尉他，據有連州，雄豪熾於粱碩。公英謩雄筭，電掃風行，馳御樓船，直跨滄海，新昌、典澈，備履艱難，蘇歷、嘉寧，盡爲京觀。三山獠洞，八角蠻陬，逖矣水寓之鄉，悠哉火山之國，馬援之所不届，陶璜之所未聞，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候，歸賝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

自寇虜陵江，宮闈幽辱。公枕戈嘗膽，提劒拊心，氣涌青霄，神飛紫闥。而番禺連

率，本自諸夷，言得其朋，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乘機勦定，執沛令而釁鼓，平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也。

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勳門桀黠，作亂衡嶷，兵切池隍，衆兼夷獠。公以國盜邊讐，知無不爲，䘏是同盟，誅其醜類，莫不魚驚鳥散，面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公之功也。

長驅嶺嶠，夢想京畿，緣道酋豪，遞爲榛梗，路養渠率，全據大都，蓄聚逋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之所未窺，萬弩齊張，高輣之所非敵。公龍驤虎步，〔三〕嘯吒風雲，山靡堅城，野無彊陣，清祆氛於灨石，滅沴氣於雩都。此又公之功也。

遷仕凶慝，屯據大皐，乞活類馬騰之軍，流民多杜弢之衆，推鋒轉鬭，自北徂南，頻歲稽誅，寔惟勍虜。公坐揮三略，遙制六奇，義勇同心，貔貅騁力，雷奔電擊，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盜。此又公之功也。

王師討虜，次屆淪波，兵乏兼儲，士有飢色。公回麾蠡澤，積穀巴丘，億庾之詠斯豐，壺漿之迎是衆，軍民轉漕，曾無砥柱之難，艫舳相望，如運敖倉之府，犀渠貝胄，顧蔑雷霆，高艦層樓，仰捫霄漢，故使三軍勇銳，百戰無前，承此兵糧，遂殄兇逆。此又公之功也。

若夫英圖邁俗，義旅如雲，溢壘猜攜，用淹戎略。公志唯同奬，師克在和，鴞塞非虞，鴻門是會，若晉侯之誓白水，如蕭王之推赤心，屈禮交盟，人祇感咽，故能使舟師竝路，遠邇朋心。此又公之功也。

姑熟襟要，崤函阻憑，寇虜據其關梁，大盜負其扃鐍。公一校裁撝，三雄竝奮，左賢、右角，沙潰土崩，木甲殪於中原，氊裘赴於江水，他他藉藉，萬計千羣，鄂坂之隘斯開，夷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

義軍大衆，俱集帝京，逆豎兇徒，猶屯皇邑。若夫表裏山河，金湯險固，疏龍首以抗殿，揃華岳以爲城，雜虜憑焉，彊兵自若。公回茲地軸，抗此天羅，曾不崇朝，俾無遺噍，軍容甚穆，國政方脩，物重覩於衣冠，民還瞻於禮樂，楚人滿道，爭覩於葉公，漢老銜悲，俱歡於司隸。此又公之功也。

內難初靜，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莫非且渠、當戶，中貴名王，冀馬迴於淮南，胡笳動於徐北。公舟師步甲，亘野橫江，殲厥羣羝，遂殫封豨，莫不絓木而止，戎車靡遺，遇濘而旋，歸驂盡殪。此又公之功也。

公克黜禍難，劬勞皇室，而孫甯之黨，翻啓狄心，伊、洛之閒，咸爲虜戍，雖金陵佳氣，石壘天嚴，朝闇戎塵，夜喧胡鼓。公三籌既畫，八陣斯張，裁舉靈(鉢)〔鉞〕，〔三九〕亦抽

金僕，咸俘醜類，悉反高墉，異李廣之皆誅，同龐元之盡赦。此又公之功也。

任約叛換，梟聲不悛，戎羯貪婪，狼心無改，穹廬氈幕，抵北闕而爲營，烏孫天馬，指東都而成陣。公左甄右落，箕張翼舒，掃是攙槍，驅其獫狁，長狄之種埋於國門，椎髻之酋烹於軍市，投秦坑而盡沸，噎（灘）〔濉〕水而不流。〔三〇〕此又公之功也。

一相居中，自折彝鼎，五湖小守，妄懷同惡。公夙駕兼道，衣製杖戈，玉斧將揮，金鉦且戒，祆酋震慴，遽請灰釘，爇櫬以表其含弘，焚書以安其反側。此又公之功也。

賊龕兇橫，陵虐具區，阻兵安忍，憑災怙亂，自古蟲言鳥跡，渾沌洪荒，凡或虔劉，未此殘酷。公雖宗居汝潁，世寓東南，育聖誕賢之鄉，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憤切，卓爾英狀，〔三一〕丞規奉筭，戮此大憝，如烹小鮮。此又公之功也。

亂離永久，羣盜孔多，浙左兇渠，連兵構逆，豈止千兵、五校、白雀、黃龍而已哉！公以中軍無率，選是親賢，奸寇途窮，灌然冰泮，刑溏又作「唐」之所，文命動其大威，雷門之閒，句踐行其嚴戮，英規聖跡，異代同風。此又公之功也。

同姓有扈，頑兇不賓，憑藉宗盟，圖危社稷，覲兵匯澤，勢震京師，驅率南蠻，已爲東帝。公論兵於廟堂之上，決勝於罇俎之閒，寇、賈、樊、滕，浮江下瀨，一朝揃撲，無待旬師，萬里澄清，非勞新息。此又公之功也。

豫章祅寇，依憑山澤，繕甲完聚，多歷歲時，〔三二〕結從連橫，爰泊交、廣。呂嘉既獲，吳濞已（擬）〔鏦〕，〔三三〕命我還師，征其不恪，連營盡拔，僞黨斯擒，曜聖武於匡山，回神旌於蠡派。此又公之功也。

自八紘九野，瓜剖豆分，竊帝偷王，連州比縣。公武靈已暢，文德又宣，折簡馳書，風猷斯遠，至於蒼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泊丈夫之鄉，南踰女子之國，莫不屈膝膜拜，求吏款關。此又公之功也。

京師禍亂，亟積寒暄，雙闕低昂，九門寥豁。寧秦宮之可顧？豈魯殿之猶存？五都簪弁，百僚卿士，胡服縵纓，咸爲戎俗，高冠厚履，希復華風，宋微子麥穟之歌，周大夫黍離之歎，方之於斯，未足爲悲矣。公求衣昧旦，昃食高舂，興構宮闈，具瞻遐邇，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章，還聞太始之風流，重覩永平之遺事。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德，凝神體道，合德符天，用百姓以爲心，隨萬機而成務，恥一物非唐、虞之民，歸含靈於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爲以爲，夏長春生，顯仁藏用，忠信爲寶，風雨弗僭，仁惠爲基，牛羊勿踐，功成治定，樂奏咸、雲，安上治民，禮兼文質，物色丘園，衣裾里巷，朝多君子，野無遺賢，菽粟同水火之饒，工商富猗頓之旅。是以天無藴寶，地有呈祥，濡露卿雲，朝團曉映，山車澤馬，服馭登閑，既景煥於圖書，

方葳蕤於史諜。高勳踰於象緯，積德冠於嵩、華，固無德而稱者矣。

朕又聞之，前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藩長，總征羣伯，二南崇絕，四履遐曠，泱泱表海，祚土維齊，巖巖泰山，俾侯于魯；抑又勤王反鄭，夾輔遷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陽之禮咸備；況復經營宇宙，寧唯斷鼇足之功，弘濟蒼生，非直鑿龍門之嶮；而疇庸報德，寂爾無聞，朕所以垂拱當宁，載懷慙悸者也。今授公相國，以南豫州之陳留、南丹陽、宣城，揚州之吳興、東陽、新安、新寧，南徐州之義興，江州之鄱陽、臨川十郡，封公爲陳公。錫茲青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昔旦、奭分陜，俱爲保師，晉、鄭諸侯，咸作卿士，兼其內外，禮實攸宜。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通授相國印綬、陳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瑒授陳公茅土，金獸符第一至第五左，〔三四〕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三五〕相國秩踰三鉉，任總百司，位絕朝班，禮由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除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綬、義興公印策，其鎮衞大將軍、揚州牧如故。

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爲楨榦，律等衡策，四維皆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以公賤寶崇穀，疏爵待農，室富京坻，民知榮辱，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調理陰陽，燮諧風雅，三靈允降，萬國同和，是用錫公

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以公宣導王猷，弘闡風教，光景所照，鞮象必通，是用錫公朱戶以居。以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虛谷，是用錫公納陛以登。以公凝然廊廟，爲世鎔範，折衝四表，臨御八荒，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三六〕以公執茲明罰，期在刑措，象恭無赦，干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英猷遠量，跨厲嵩溟，包一車書，括囊寰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露秋霜，允恭粢盛，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允興洪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十月戊辰，進高祖爵爲王，以揚州之會稽、臨海、永嘉、建安，南徐州之晉陵、信義，江州之尋陽、豫章、安成、廬陵并前爲二十郡，益封陳國。其相國、揚州牧、鎭衛大將軍並如故。又命陳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陳臺百官，一依舊典。

辛未，梁帝禪位于陳，詔曰：

五運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屬聖賢，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區宇，大庇黔首，闡揚鴻烈。革晦以明，積代同軌，百王踵武，咸由此則。梁德湮微，禍亂荐發，太清云始，見困長蛇，承聖之季，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竊神器，三光亟沈，七廟乏祀，含生

已泯，鼎命斯墜，我武、元之祚，有如綴旒，靜惟屯剝，夕惕載懷。相國陳王，有命自天，降神惟嶽，天地合德，晷曜齊明，拯社稷之橫流，提億兆之塗炭，東誅逆叛，北殲獯醜，威加四海，仁漸萬國，復張崩樂，重興絕禮，儒館聿脩，戎亭虛候，大功在舜，盛績惟禹，巍巍蕩蕩，無得而稱。來獻白環，豈直皇虞之世，入貢素雉，非止隆周之日。固以效珍川陸，表瑞煙雲，甘露醴泉，旦夕凝涌，嘉禾朱草，孳植郊甸。道昭於悠代，勳格於皇穹，明明上天，光華日月，革故著於玄象，代德彰於圖讖，獄訟有歸，謳謌爰適，天之歷數，寔有攸在。朕雖庸藐，闇於古昔，永稽崇替，為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遺典，人祇之至願乎。今便遜位別宮，敬禪于陳，一依唐、虞、宋、齊故事。

策曰：

咨爾陳王：惟昔上古，厥初生民，驪連、栗陸之前，容成、大庭之代，並結繩寫鳥，杳冥慌忽，故靡得而詳焉。自羲、農、軒、昊之君，陶唐、有虞之主，或垂衣而御四海，或無為而子萬姓，居之如馭朽索，去之如脫敝屣。裁遇許由，便能捨帝，暫逢善卷，即以讓王。故知玄扈璇璣，非關尊貴，金根玉輅，示表君臨。及南觀河渚，東沈刻璧，精華既竭，耄勤已倦，則抗首而笑，唯賢是與，謗然作歌，簡能斯授，遺風餘烈，昭晰圖書。漢、魏因循，是為故實。宋、齊授受，又弘斯義。我高祖應期撫運，握樞御宇，三后重

光，祖宗齊聖。及時屬陽九，封豕荐食，西都失馭，夷狄交侵，乃臯天成，輕弄龜鼎，惵惵黔首，若崩厥角，微微皇極，〔三七〕將甚綴旒。

惟王乃聖乃神，欽明文思，二儀竝運，四時合序，天錫智勇，人挺雄傑，珠庭日角，龍行武步，〔三八〕爰初投袂，日廼勤王，電掃番禺，雲撤彭蠡，揃其元惡，定我京畿。及王賀帝弘，賀茲冠屨，既行伊、霍，用保沖人。震澤、稽陰，竝懷叛逆，獯羯醜虜，三亂皇都，裁命偏師，二邦自殄，薄伐獫狁，六戎盡殪。嶺南叛渙，湘、郢結連，賊帥既擒，兇渠傳首，〔三九〕用能百揆時序，四門允穆，無思不服，無遠不屆，上達穹昊，下漏深泉，〔四〇〕蛟魚竝見，謳歌攸屬。況乎長彗橫天，已徵布新之兆，璧日斯既，寔表更姓之符。是以始創義師，紫雲曜彩，肇惟尊主，黃龍負舟。楛矢素翬，梯山以至，白環玉玦，慕德而臻。若夫安國字萌，本因萬物之志，時乘御（辯）〔宇〕，〔四一〕良會樂推之心。七百無常期，皇王非一族，昔木德既季，而傳祚于我有梁，天之歷數，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廣詢羣議，王公卿尹，莫不攸屬，敬從人祇之願，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王其允執厥中，軌儀前式，以副溥天之望！禋祀上帝，時膺大禮，永固洪業，豈不盛歟！

又璽書曰：

君子者自昭明德，達人者先天弗違，故能進退咸亨，動靜元吉。朕雖蒙寡，庶乎景

行。何則？三才剖判，九有區分，情性相乖，亂離云起，是以建彼司牧，推乎聖賢，授受者任其時來，皇王者本非一族，人謀是與，屈己從萬物之心，天意斯歸，鞠躬奉百靈之命。謳謌所往，則攘袂以膺之，菁華已竭，乃褰裳而去之。昔在唐、虞，鑒于天道，舉其黎獻，授彼明哲，雖復質文殊軌，沿革不同，歷代因循，斯風靡替。我大梁所以考庸太室，接禮貳宮，月正元日，受終文祖。但運不常夷，道無恆泰，山岳傾偃，河海沸騰，電目雷聲之禽，鉤爪鋸牙之獸，咀嚼含生，不知紀極。二后英聖，相仍在天，六夷貪狡，爭侵中國，縣王都帝，人懷干紀，一民尺土，皆非梁地。朕以不造，幼罹閔凶，仰憑衡佐，亟移年序。周成、漢惠，邈矣無階，惟是童蒙，必貽顛蹷。若使時無聖哲，世靡艱難，猶當高蹈於滄洲，自求於泰伯者矣。

惟王應期誕秀，開籙握圖，性道故其難聞，嘉庸已其被物，乾行同其燾覆，日御比其貞明，登承聖於復禹之功，樹鞠子於興周之業，滅陸渾於伊、洛，殲驪戎於鎬京，大小二震之驍徒，東南兩越之勍寇，遽行天討，無遺神策。於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仁霑葭葦，信及豚魚，殷牖斯空，夏臺虛設，民惟大畜，野有同人，升平頌平，無偏無黨，固以雲飛紫蓋，水躍黃龍，東伐西征，晻映川陸，榮光曖曖，已冒郊壥，甘露瀼瀼，亟流庭苑。車轍馬跡，誰不率從？

蟠水流沙，誰不懷德？祥圖遠至，非唯赤伏之符，靈命昭然，何止黃星之氣。海口河目，賢聖之表既彰，握旄執鉞，君人之狀斯偉。且自攝提無紀，孟陬殄滅，枉矢宵飛，天弧曉映，久矣夷羊之在牧，時哉蛟龍之出泉。革運之兆咸徵，惟新之符竝集，朕所以欽若勛、華，屢回星琯。昔者木運斯盡，予高祖受焉。今歷去炎精，神歸樞紐，敬以火德，傳于爾陳。遠鑒前王，近謀羣辟，明靈有悅，率土同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尚書左僕射平樂亭侯王通，〔四二〕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時陟元后，寧育兆民，光闡洪猷，以承昊天之休命！

是日梁帝遜于別宮。高祖謙讓再三，羣臣固請，乃許。

「典瀓」或本作「曲瀓」，前有「典瀓湖」亦同，皆疑。

校勘記

〔一〕新喻侯蕭暎爲吳興太守　「新喻」杜僧明傳作「新渝」，他處亦喻渝互見。按「新喻」之「喻」本作「渝」，因渝水爲名，唐天寶後相承作「喻」，詳見唐書地理志及元和郡縣志。「蕭暎」杜僧明傳作「蕭映」，他處亦暎映互見，今以暎映同字，不改歸一律。

〔二〕交阯叛換　「叛換」各本作「叛渙」。按叛換、叛渙皆疊韻聯緜字，音同而義亦相近，本書換渙互用之處數見，後如此不悉出校記。

〔三〕賁走典徹湖　按「徹」當作「澈」。策陳霸先九錫文有「新昌、典澈，備履艱難」語，舊校云「『典澈』或本作『曲澈』，前有『典澈湖』，亦同」。是舊校所見本亦作「澈」也。

〔四〕是歲太清元年也　按梁書武帝紀，李賁兵潰在中大同元年正月，其被殺則在太清二年三月。

〔五〕李遷仕託身當陽　「託」各本作「許」。殿本考證云「許」一本作「託」。張元濟校勘記云「託」字義長。

〔六〕時寧都人劉藹等資遷仕舟艦兵仗　「劉藹」杜僧明傳、周文育傳並作「劉孝尙」，豈一人而異名歟？

〔七〕僧辯軍次湓城　「湓」南史陳武帝紀作「盆」。按「湓城」或省作「盆城」，史文二字互用，後如此不悉出校記。

〔八〕高祖與諸軍進剋姑熟　「姑熟」北監本、汲古閣本、殿本並作「姑孰」。按孰熟字同，史文二字亦多互見，後如此不悉出校記。

〔九〕景儀同盧輝略開石頭北門來降　「盧輝略」梁書侯景傳作「盧暉略」，通鑑同。

〔一〇〕高祖率衆出廣陵應接會景將郭元建奔齊　太平御覽一三三引作「高祖率衆出廣陵應接景將郭

元建，會元建奔齊」，册府元龜一八六同，文意較明，此有脫文。

〔一一〕湘州平　殿本考證云「梁書湘州平係承聖二年事」。今按南史陳武帝紀繫此事於承聖二年，通鑑同，元龜一八六同。御覽一三三引「湘州平」上有「明年」二字，疑此有脫文。

〔一二〕三年三月進高祖位司空　梁書元帝紀作「四月癸酉」，通鑑同。

〔一三〕齊送貞陽侯深明還主社稷　「深明」卽「淵明」，此避唐高祖諱改，後同。

〔一四〕景午　卽丙午。姚思廉避唐高祖父諱，「丙」字皆改爲「景」，後如此不悉出校記。

〔一五〕楚州刺史劉仕榮　南史陳武帝紀作「劉士榮」。

〔一六〕周鐵武率舟師斷齊運輸　「周鐵武」卽「周鐵虎」，此避唐高祖祖父諱改，後同。

〔一七〕往南州採石　「採石」南監本、北監本、殿本作「采石」。按采採同字，史文二字亦多互見，後如此不悉出校記。

〔一八〕洛州刺史李希光　張森楷校勘記云：「北齊書高乾傳附弟季式傳，謂李希光於齊天保中爲揚州刺史，與蕭軌等渡江戰沒，與此異。」

〔一九〕於大司馬門外白獸闕下刑牲告天　「白獸闕」卽「白虎闕」，此避唐諱改，後同。

〔二〇〕渡江襲齊行臺趙彥(琛)〔深〕於瓜步　據南史陳武帝紀改。按趙彥深北齊書有傳，傳稱其本名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古人名字相應，自以作「深」爲是。

〔二一〕爾日天子總羽林禁兵　「爾日」各本作「卽日」。按爾日猶卽日，字異而義同。

〔二二〕斬劉歸義徐嗣彥傅野猪于建康市　「徐嗣彥」梁書敬帝紀、南史陳帝紀並作「徐嗣產」。

〔二三〕詔贈高祖兄道談散騎常侍　「道談」北監本、汲本、殿本作「道譚」，原本下卷亦作「道譚」。今以譚談字同，不改歸一律。

〔二四〕弟休先至武康縣侯　按南康愍王曇朗傳，云梁敬帝卽位，追封休先爲武康縣公，陳霸先受禪，又追封休先爲南康郡王。休先與其兄道譚兩次同時追封，不應一爲公，一爲侯，「武康縣侯」當從曇朗傳作「武康縣公」。

〔二五〕食邑各二千戶　按南康愍王曇朗傳，休先追封爲武康縣公時，邑一千戶，其後追封南康郡王，始食二千戶。此「二千戶」當作「一千戶」。

〔二六〕遣其將歐陽頠傅泰及其子孜爲前軍　按梁書敬帝紀，孜乃蕭勃從子，此云「及其子孜」，疑脫一「從」字。

〔二七〕大極交越　「極」北監本、汲本、殿本作「拯」。按極訓至，「大極」與上「遠踰」相對成文，作「極」是。

〔二八〕公龍驤虎步　按唐人避諱，「虎」皆改爲「武」，此「虎」字乃後人回改。

〔二九〕裁舉靈（鉢）〔銔〕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元龜一八六改。按「靈鉢」南監本作「靈旗」。

〔三〇〕噎(濉)〔濰〕水而不流　據南監本改。按元龜一八六作「睢水」，今行徐孝穆文集多作「濰水」。史記高祖本紀有「睢水爲之不流」語，以作「睢水」或「濰水」爲是。

〔三一〕卓爾英狀　「英狀」元龜一八六作「英猷」，疑作「英猷」是。

〔三二〕多歷歲時　「多」原本譌「名」，南監本譌「名」，今據北監本、汲本、殿本改正。

〔三三〕吳濞已(擬)〔鏦〕　據南史陳武帝紀改。按史記吳王濞傳「使人鏦殺吳王」，爲此語所本。鏦，撞也，擬亦訓撞，然當從史記作「鏦」。

〔三四〕金獸符第一至第五左　「金獸符」即「金虎符」，此避唐諱改。

〔三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　據南史陳武帝紀補。按符制，虎符、竹使符均剖分爲左右。

〔三六〕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　按「武賁」即「虎賁」，此避唐諱改。

〔三七〕微微皇極　汲本「微微」下有小注，云一作「徽徽」。北監本、殿本及南史陳武帝紀並作「徽徽」。按張元濟校勘記云作「微微」是。

〔三八〕龍行武步　「武步」即「虎步」，此避唐諱改。

〔三九〕兕渠傳首　「渠」原譌「集」，各本不譌，今改正。

〔四〇〕下漏深泉　「深泉」即「淵泉」，此避唐諱改。

〔四一〕時乘御(辯)〔宇〕　據南監本改。按殿本亦從南監本改。

〔四二〕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尙書左僕射平樂亭侯王通　按王通傳，通仕梁爲尙書右僕射，入陳始遷左僕射。又通以帝甥封武陽亭侯。紀傳互異。

陳書卷二

本紀第二

高祖下

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曰：「皇帝臣霸先，〔一〕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梁氏以圮剝荐臻，歷運有極，欽若天應，以命于霸先。夫肇有烝民，乃樹司牧，選賢與能，未常厥姓。放勛、重華之世，咸無意於受終，當塗、典午之君，雖有心於揖讓，皆以英才處萬乘，高勳御四海，故能大庇黔首，光宅區縣。有梁末運，仍葉遘屯，獯醜憑陵，久移神器，承聖在外，非能祀夏，天未悔禍，復罹寇逆，嫡嗣廢黜，宗枝僭詐，天地蕩覆，紀綱泯絕。霸先爰初投袂，大拯橫流，重舉義兵，實戡多難，廢王立帝，寔有厥功，安國定社，用盡其力。是謂小康，方期大道。既而煙雲表色，日月呈瑞，緯聚東井，龍見譙邦，除舊布新，既彰玄象，遷虞事夏，且協謳訟，〔二〕九域八荒，同布衷款，百神羣祀，皆有誠願。梁帝

萬謝萬邦，授以大寶，霸先自惟菲薄，讓德不嗣，至于再三，辭弗獲許。僉以百姓須主，萬機難曠，皇靈眷命，非可謙拒。畏天之威，用膺嘉祚，永言夙志，能無慙德。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答民心，永保于我有陳。惟明靈是饗！」先是氛霧，晝夜晦冥，至于是日，景氣清晏，識者知有天道焉。禮畢，輿駕還宮，臨太極前殿。詔曰：「五德更運，帝王所以御天，三正相因，夏、殷所以宰世，雖色分辭翰，時異文質，揖讓征伐，迄用參差，而育德振民，義歸一揆。朕以寡昧，時屬艱危，國步屢屯，天維三絕，肆勤先后，拯厥橫流，藉將帥之功，秉猛士之力，一匡天下，再造黔黎。梁氏以天祿永終，曆數攸在，遵與能之典，集大命于朕躬。顧惟菲德，辭不獲亮，式從天睠，俯協民心，受終文祖，升禋上帝，繼迹百王，君臨萬宇，若涉川水，罔知攸濟。寶業初建，皇祚惟新，思俾惠澤，覃被億兆。可大赦天下，改梁太平二年爲永定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債，皆勿復收。其有犯鄉里清議贓汙淫盜者，皆洗除先注，與之更始。長徒敕繫，特皆原之。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又詔曰：「禮陳杞、宋，詩詠二客，弗臣之重，歷代斯敦。梁氏欽若人祇，憲章在昔，濟河沈璧，高謝萬邦，茅賦所加，宜遵舊典。其以江陰郡奉梁主爲江陰王，行梁正朔，車旗服色，一依前準，宮館資待，務盡優隆。」又詔梁皇太后爲江陰國太妃，皇后爲江陰國妃。又詔百司依位攝職。

景子，輿駕幸鍾山祠蔣帝廟。戊寅，輿駕幸華林園，親覽詞訟，臨赦囚徒。己卯，分遣大使宣勞四方，下璽書勑州郡曰：「夫四王革代，商、周所以應天，五勝相推，軒、羲所以當運。梁德不造，喪亂積年，東夏崩騰，西都蕩覆。蕭勃干紀，非唯趙倫，侯景滔天，踰於劉載。貞陽反篡，賊約連兵，江左累屬於鮮卑，金陵久非於梁國。有自氤氳混沌之世，〔三〕龍圖鳳紀之前，東漢興平之初，西朝永嘉之亂，天下分崩，未有若於梁朝者也。朕以虛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首清諸越，徐門浪泊，靡不征行，浮海乘山，所在戡定。冒愬風塵，驅馳師旅，六延梁祀，十翦彊寇，豈曰人謀，皆由天啓。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虞，推其鼎玉，朕東西退讓，拜手陳辭，避舜子於箕山之陽，求支伯於滄洲之野，而公卿敦逼，率土翹惶，天命難稽，遂享嘉祚。今月乙亥，升禮太壇，言念遷(垌)〔桐〕，〔四〕但有慙德。自梁氏將末，頻月亢陽，火運斯終，秋霖奄降。翌日成禮，圓丘宿設，埃雲晚霽，星象夜張。朝景重輪，泫三危之膏露，晨光合璧，帶五色之卿雲。顧惟寡薄，彌慙休祉，昧旦丕顯，方思至治。卿等擁旄方岳，相任股肱，剖符名守，〔五〕方寄恤隱。王曆惟新，念有欣慶，想深求民瘼，務在廉平，愛惠以撫孤貧，威刑以禦彊猾。若有萑蒲之盜，〔六〕或犯戎商，山谷之酋，擅彊幽險，皆從肆赦，咸使知聞。如或迷途，俾在無貸。今遣使人具宣往旨，念思善政，副此虛懷。」

庚辰，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會，高祖親出闕前禮拜。初，齊故僧統法獻於烏纏國得之，常在定林上寺，梁天監末，爲攝山慶雲寺沙門慧興保藏，慧興將終，以屬弟慧志，承聖末，慧志密送于高祖，至是乃出。

辛巳，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太夫人曰安皇后。追謚前夫人錢氏號爲昭皇后，世子克爲孝懷太子。立夫人章氏爲皇后。癸未，尊景帝陵曰瑞陵，昭皇后陵曰嘉陵，依梁初園陵故事。立删定郎，治定律令。戊子，遷景皇帝神主祔于太廟。辛卯，以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王沖爲左光祿大夫。癸巳，追贈皇兄梁故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兗州刺史〔七〕長城縣公道譚驃騎大將軍、太尉，封始興郡王；弟梁故侍中、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武康縣侯〔八〕休先車騎大將軍、司徒，封南康郡王。

是月，西討都督周文育、侯安都於郢州敗績，囚于王琳。

十一月景申，詔曰：「東都齊國，義乃親賢，西漢城陽，事兼功烈。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宣毅將軍、會稽太守長城縣侯蒨，學尙淸優，神寓凝正，文參禮樂，武定妖氛，心力謀猷，爲家治國，擁旄作守，朞月有成，辟彼關河，〔九〕功踰蕭、寇，萑蒲之盜，自反耕農，篁竹之豪，用稟聲朔。朕以虛寡，屬當興運，提彼三尺，賓于四門，王業艱難，賴乎此子，宜隆上爵，稱是元功。可封臨川郡王，邑二千戶。兄子梁中書侍郞頊襲封始興王，

弟子梁中書侍郎曇朗襲封南康王，禮秩一同正王。」己亥，甘露降于鍾山松林，彌滿巖谷。庚子，開善寺沙門採之以獻，勑頒賜羣臣。景辰，以鎮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徐度爲鎮右將軍、領軍將軍。庚申，京師大火。

十二月庚辰，皇后謁太廟。

二年春正月乙未，詔曰：「夫設官分職，因事重輕，羽儀車馬，隨時隆替，晉之五校，鳴笳啓途，漢之九卿，傳呼並迾，虞官夏禮，豈曰同科，殷朴周文，固無恆格。朕膺茲寶歷，代是天工，留念官方，庶允時衷。梁天監中，左右驍騎領朱衣直閤，並給儀從，北徐州刺史(唱)〔昌〕義之(初)首爲此職。〔一〇〕亂離歲久，朝典不存，後生年少，希聞舊則。今去左右驍騎，宜通文武，文官則用腹心，武官則用功臣，所給儀從，同太子二衞率。此外衆官，尙書詳爲條制。」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瑱進位司空，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除左光祿大夫王沖爲太子少傅。左衞將軍徐世譜爲護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吳明徹進號安南將軍，衡州刺史歐陽頠進號鎮南將軍。辛丑，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朕受命君臨，初移星琯，孟陬嘉月，備禮泰壇，景候昭華，人祇允慶，思令億兆，咸與惟新。且往代祆氛，于今猶梗，軍機未息，徵賦咸繁，事不獲已，久知下弊，言念黔黎，無忘寢食。夫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在今昧爽以

前，皆赦除之。西寇自王琳以下，竝許返迷，一無所問。近所募義軍，本擬西寇，竝宜解遣，留家附業。晚訂軍資未送者竝停，元年軍粮逋餘者原其半。州郡縣軍戍竝不得輒遣使民閒，務存優養。若有侵擾，嚴爲法制。」乙巳，輿駕親祠北郊。甲辰，振遠將軍、梁州刺史張立表稱去乙亥歲八月，〔一〕丹徒、蘭陵二縣界遺山側，一旦因濤水涌生，沙漲，周旋千餘頃，竝膏腴，堪墾植。戊午，輿駕親祠明堂。

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奔于齊。〔二〕辛卯，詔車騎將軍、司空侯瑱總督水步衆軍以遏齊寇。

三月甲午，詔曰：「罰不及嗣，自古通典，罪疑惟輕，布在方策。沈泰反覆無行，遐邇所知，昔有微功，仍荷朝寄，剖符名郡，推轂累藩，漢口班師，還居方岳，良田有逾於四百，食客不止於三千，富貴顯榮，政當如此。鬼害其盈，天奪之魄，無故猖狂，自投獯醜。雖復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光武有蔽於龐萌，魏武不知於于禁，但令朝廷無我負人。其部曲妻兒各令復業，所在及軍人若有恐脅侵掠者，皆以劫論。若有男女口爲人所藏，竝許詣臺申訴。若樂隨臨川王及節將立効者，悉皆聽許。」乙卯，高祖幸後堂聽訟，還於橋上觀山水，賦詩示羣臣。是月，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于郢州。

夏四月甲子，輿駕親祠太廟。乙丑，江陰王薨，詔遣太宰弔祭，司空監護喪事，凶禮所

須，隨由備辦。以梁武林侯蕭諮息季卿嗣為江陰王。景寅，輿駕幸石頭，餞司空侯瑱。戊辰，重雲殿東鴟尾有紫煙屬天。五月乙未，京師地震。癸丑，齊廣陵南城主張顯和、長史張僧那各率其所部入附。辛酉，輿駕幸大莊嚴寺捨身。壬戌，羣臣表請還宮。

六月己巳，詔司空侯瑱、領軍將軍徐度率舟師為前軍，以討王琳。

秋七月戊戌，輿駕幸石頭，親送瑱等。己亥，江州刺史周迪擒王琳將李孝欽、樊猛、余孝頃于工塘。甲辰，遣吏部尚書謝哲諭王琳。甲寅，嘉禾一穗六岐生五城。初，侯景之平也，火焚太極殿，承聖中議欲營之，獨闕一柱，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詔中書令沈衆兼起部尚書，少府卿蔡儔兼將作大匠，起太極殿。

八月景寅，以廣梁郡為陳留郡。辛未，詔臨川王蒨西討，〔三〕以舟師五萬發自京師，輿駕幸冶城寺親送焉。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周文育，前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新除開府儀同三司侯安都等於王琳所逃歸，自劾廷尉，即日引見，並宥之。戊寅，詔復文育等本官。壬午，追封皇子立為豫章王，謚曰獻；權為長沙王，謚曰思；長女為永世公主，謚曰懿。謝哲反命，王琳請還鎮湘川，詔追衆軍緩其伐。癸未，西討衆軍至自大雷。丁亥，以信威將軍、江州刺史周迪為開府儀同三司，進號平南將軍。改南徐州所領南蘭陵郡復為東海郡。

冬十月庚午，遣鎭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文育都督衆軍出豫章，討余孝勱。乙亥，輿駕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丁酉，以仁威將軍、高州刺史黃法𣰰爲開府儀同三司，〔一四〕進號鎭南將軍。〔一五〕甲寅，太極殿成，匠各給復。

十二月庚申，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蒨率百僚朝前殿，拜上牛酒。甲子，輿駕幸大莊嚴寺，設無㝵大會，捨乘輿法物。羣臣備法駕奉迎，卽日輿駕還宮。景寅，高祖於太極殿東堂宴羣臣，設金石之樂，以路寢告成也。壬申，割吳郡鹽官、海鹽、前京三縣置海寧郡，屬揚州。以安成所部廣興六洞置安樂郡。景戌，以寧遠將軍、北江州刺史熊曇朗爲開府儀同三司，進號平西將軍。丁亥，詔曰：「梁時舊仕，亂離播越，始還朝廷，多未銓序。又起兵已來，軍勳甚衆。選曹卽條文武簿及節將應九流者，量其所擬。」於是隨材擢用者五十餘人。

三年春正月己丑，青龍見于東方。丁酉，以鎭南將軍、廣州刺史歐陽頠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是夜大雪，及旦，太極殿前有龍跡見。甲午，廣州刺史歐陽頠表稱白龍見于州江南岸，〔一六〕長數十丈，大可八九圍，歷州城西道入天井崗。仙人見于羅浮山寺小石樓，長三丈所，通身潔白，衣服楚麗。辛丑，詔曰：「南康、始興王諸妹，已有封爵，依禮止是藩主。此二王者，有殊恆情，宜隆禮數。諸主儀秩及尙主，可竝同皇女。」戊申，詔臨川王蒨省揚、徐

二州辭訟。

二月辛酉，以平西將軍、桂州刺史淳于量爲開府儀同三司，進號鎮西大將軍。壬午，司空侯瑱督衆軍自江入合州，焚齊舟艦。

三月景申，侯瑱至自合肥，衆軍獻捷。

夏閏四月庚寅，詔曰：「開廩賑絕，育民之大惠，巡方恤患，前王之令典。朕當斯季俗，膺此樂推，君德未孚，民瘼猶甚，重茲多壘，彌疚納隍。良由四聰弗達，〔一七〕千里勿應。〔一八〕博施之仁，何其或爽？殘弊之軌，致此未康。吳州、縉州去歲蝗旱，鄞田雖呪，〔一九〕鄭渠終涸，室靡盈積之望，家有塡壑之嗟。百姓不足，兆民何賴？近已遣中書舍人江德藻銜命東陽，與令長二千石問民疾苦，仍以入臺倉見米分恤。雖德非旣飽，庶微慰阻飢。」甲午，詔依前代置西省學士，兼以伎術者預焉。丁酉，遣鎮北將軍徐度率衆城南皖口。是時久不雨，景午，輿駕幸鍾山祠蔣帝廟，是日降雨，迄于月晦。

五月景辰朔，日有食之，有司奏：「舊儀，御前殿，服朱紗袍、通天冠。」詔曰：「此乃前代承用，意有未同。合朔仰助太陽，宜備袞冕之服。自今已去，永可爲准。」景寅，扶南國遣使獻方物。乙酉，北江州刺史熊曇朗殺都督周文育于軍，舉兵反。王琳遣其將常衆愛、曹慶率兵援余孝勱。

六月戊子，儀同侯安都敗衆愛等於左里，獲琳從弟襲、主帥羊暕等三十餘人，衆愛遁走，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京師。甲午，衆師凱歸。詔曰：「曇朗噬逆，罪不容誅，分命衆軍，仍事掩討，方加梟磔，以明刑憲。」徵臨川王蒨往皖口置城柵，以錢道戢守焉。丁酉，高祖不豫，遣兼太宰、尙書左僕射王通以疾告太廟，兼太宰、中書令謝哲告大社、南北郊。辛丑，高祖疾小瘳。故司空周文育之柩至自建昌。壬寅，高祖素服哭于東堂，哀甚。癸卯，高祖臨訊獄（省）訟。〔一〇〕是夜，熒惑在天尊。高祖疾又甚。〔一一〕景午，崩于璿璣殿，時年五十七。遺詔追臨川王蒨入纂。甲寅，大行皇帝遷殯于太極殿西階。

秋八月甲午，羣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景申，葬萬安陵。

高祖智以綏物，武以寧亂，英謀獨運，人皆莫及，故能征伐四克，靜難夷凶。至升大麓之日，居阿衡之任，恆崇寬政，愛育爲本。有須發調軍儲，皆出於事不可息。加以儉素自率，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蚌盤，肴核庶羞，裁令充足而已，不爲虛費。初平侯景，及立紹泰，子女玉帛，皆班將士。其充閫房者，衣不重綵，飾無金翠，哥鍾女樂，不列於前。及乎踐祚，彌厲恭儉。故隆功茂德，光有天下焉。

陳吏部尙書姚察曰：高祖英略大度，應變無方，蓋漢高、魏武之亞矣。及西都蕩覆，誠

貫天人。王僧辯闕伊尹之才，空結桐宮之憤，貞陽假秦兵之送，不思穆嬴之泣。高祖乃蹈玄機而撫末運，乘勢隙而拯橫流，王迹所基，始自於此，何至戡黎升陑之捷而已焉。故於慎徽時序之世，變聲改物之辰，兆庶歸以謳謌，炎靈去如釋負，方之前代，何其美乎！

校勘記

〔一〕皇帝臣霸先　「霸先」二字原作「諱」，蓋仍姚察舊文，姚察爲梁、陳之史官，例避陳諱也。北監本、汲本、殿本並已改「諱」爲「霸先」，今從之。後同。

〔二〕且協謳訟　「謳訟」北監本、汲本、殿本作「謳歌」。張元濟校勘記云：「謳訟乃謳歌、訟獄雙用之意，『訟』字不誤。」

〔三〕有自氤氳混沌之世　「有自」北監本、汲本、殿本作「自有」，元龜二一三同。張元濟校勘記謂作「自有」誤。

〔四〕言念遷(垌)〔桐〕　據各本及元龜二一三改。按此用伊尹放太甲於桐故事，垌與桐形近而譌。

〔五〕剖符名守　「守」各本作「宇」，元龜二一三作「守」。按作「宇」譌。守指郡太守，剖符名守猶言剖符名郡也。

〔六〕若有萑蒲之盜　「萑」原作「雚」，今據各本改，下同。按萑蒲之萑本作「雈」，版刻遂誤爲「雚」也。

〔七〕兗州刺史　按上卷道譚贈南兗州刺史，此脫「南」字。

〔八〕武康縣侯　按當作「武康縣公」，詳上卷校記二四。

〔九〕辟彼關河　「辟」原譌「壁」，各本不譌，今改正。

〔一〇〕北徐州刺史〈唱〉〔昌〕義之〈初〉首爲此職　「昌」字據北監本、殿本改。「初」字據錢大昕說刪。按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昌義之梁時爲北徐州刺史，嘗任左右驍騎者。校書者不知昌義之爲人姓名，妄於昌旁加口，又增一『初』字，淺陋可笑。」

〔一一〕梁州刺史張立表稱去乙亥歲八月　「去」各本作「云」。張元濟校勘記謂作「去」是，乙亥歲爲梁敬帝紹泰元年，此爲前事，故言去。

〔一二〕南豫州刺史沈泰奔于齊　「南豫州」北齊書文宣紀作「江州」。按通鑑從陳書。

〔一三〕詔臨川王蒨西討　「蒨」字原作「諱」，姚察原文如此，今依北監本、汲本、殿本改。後如此不悉出校記。

〔一四〕以仁威將軍高州刺史黃法𣰰爲開府儀同三司　按黃法𣰰傳作「宣毅將軍」。

〔一五〕進號鎭南將軍　按黃法𣰰傳作「平南將軍」，南史此亦作「平南將軍」，是。

〔一六〕甲午廣州刺史歐陽頠表稱白龍見于州江南岸　「甲午」南史陳武帝紀作「甲子」。殿本考證云：「按上文書丁酉夜大雪，則甲午爲前二日，不應顚倒在後。若南史稱甲子，則以下文辛丑考之，

又不相合。不可考矣。」

〔一七〕良由四聰弗達　「達」原譌「遠」，各本不譌，今改正。

〔一八〕千里勿應　「勿」原譌「功」，各本不譌，今改正。

〔一九〕郢田雖咒　「咒」北監本、汲本、殿本作「疏」。按咒通祝。張元濟校勘記謂此用史記淳于髡傳穰田之文，應作「咒」。

〔二〇〕高祖臨訊獄(省)訟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陳武帝紀刪。

〔二一〕高祖疾又甚　按北監本、汲本、殿本無「又」字。

陳書卷三

本紀第三

世祖

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昭烈王長子也。少沈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舉動方雅，造次必遵禮法。高祖甚愛之，常稱「此兒吾宗之英秀也」。梁太清初，夢兩日鬭，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墜地，色正黃，其大如斗，世祖因三分取一而懷之。侯景之亂，鄉人多依山湖寇抄，世祖獨保家無所犯。時亂日甚，乃避地臨安。及高祖舉義兵，侯景遣使收世祖及衡陽獻王，世祖乃密袖小刀，冀因入見而害景，至便屬吏，故其事不行。高祖大軍圍石頭，景欲加害者數矣，會景敗，世祖乃得出赴高祖營。

起家爲吳興太守。時宣城劫帥紀機、郝仲等各聚衆千餘人，侵暴郡境，世祖討平之。承聖二年，授信武將軍，監南徐州。三年，高祖北征廣陵，使世祖爲前軍，每戰克捷。

高祖之將討王僧辯也，先召世祖與謀。時僧辯女婿杜龕據吳興，兵衆甚盛，高祖密令世祖還長城，立栅以備龕。世祖收兵纔數百人，戰備又少，龕遣其將杜泰領精兵五千，乘虛奄至，將士相視失色，而世祖言笑自若，部分益明，於是衆心乃定。泰知栅內人少，日夜苦攻，世祖激厲將士，身當矢石，相持數旬，泰乃退走。及高祖遣周文育率兵討龕，世祖與幷軍往吳興。時龕兵尚衆，斷據衝要，水步連陣相結，世祖命將軍劉澄、蔣元舉率衆攻龕，龕軍大敗，窘急，因請降。

東揚州刺史張彪起兵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懷振遣使求救，世祖與周文育輕兵往會稽以掩彪。後彪將沈泰開門納世祖，世祖盡收其部曲家累，彪至，又破走，若邪村民斬彪，傳其首。以功授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宣毅將軍、會稽太守。〔一〕山越深險，皆不賓附，世祖分命討擊，悉平之，威惠大振。

高祖受禪，立爲臨川郡王，邑二千戶，拜侍中、安東將軍。及周文育、侯安都敗於沌口，高祖詔世祖入衞，軍儲戎備，皆以委焉。尋命率兵城南皖。

永定三年六月景午，高祖崩，遺詔徵世祖入纂。甲寅，至自南皖，入居中書省。皇后令曰：「昊天不弔，上玄降禍。大行皇帝奄捐萬國，率土哀號，普天如喪，窮酷煩冤，無所迨及。諸孤藐爾，反國無期，須立長主，以寧寓縣。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蒨，體自景皇，屬惟猶

子，建殊功於牧野，敷盛業於戡黎，納麓時敍之辰，負扆乘機之日，竝佐時雍，是同草創，祧祏所繫，遐邇宅心，宜奉大宗，嗣膺寶錄，使七廟有奉，兆民寧晏。未亡人假延餘息，嬰此百罹，尋繹纏綿，興言感絕。」世祖固讓，至于再三，羣公卿士固請，其日卽皇帝位於太極前殿。詔曰：「上天降禍，奄集邦家，大行皇帝背離萬國，率土崩心，若喪考妣。龍圖寶曆，眇屬朕躬，運鍾擾攘，事切機務，南面須主，西讓禮輕，今便式膺景命，光宅四海。可大赦天下，罪無輕重，悉皆蕩滌。逋租宿債，吏民㥄負，可勿復收。文武內外，量加爵敍。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庶祇畏在心，公卿畢力，勝殘去殺，無待百年。興言號哽，深增慟絕。」又詔州郡悉停奔赴。

秋七月景辰，尊皇后爲皇太后。己未，以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頠進號征南將軍，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迪進號鎮南將軍，〔三〕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州刺史黃法𣰰進號安南將軍。庚申，以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桂州刺史淳于量進號征南大將軍。辛酉，以侍中、車騎將軍、司空侯瑱爲太尉，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爲司空，侍中、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沖爲特進、左光祿大夫，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徐度爲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壬戌，以侍中、護軍將軍徐世譜爲特進、安右將軍；侍中、忠武將軍杜稜爲領軍將軍。乙丑，重雲殿災。

八月癸巳，以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留異爲安南將軍、緡州刺史，平南將軍、北江州刺史魯悉達進號安左將軍。庚戌，封皇子伯茂爲始興王，〔三〕奉昭烈王後。徙封始興嗣王頊爲安成王。〔四〕

九月辛酉，立皇子伯宗爲皇太子，〔五〕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乙亥，立妃沈氏爲皇后。

冬十一月乙卯，王琳寇大雷，詔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儀同徐度率衆以禦之。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詔曰：「朕以寡昧，嗣纂洪業，哀惸在疚，治道弗昭，仰惟前德，幽顯遐暢，恭己不言，庶幾無改。雖宏圖懋軌，日月方弘，而淸廟廓然，聖靈浸遠，感尋永往，瞻言罔極。今四象運周，三元告獻，華夷胥洎，玉帛駿奔，思覃遺澤，播之億兆。其大赦天下。改永定四年爲天嘉元年。鰥寡孤獨不能自存立者，賜穀人五斛。孝悌力田殊行異等，加爵一級。」甲寅，分遣使者宣勞四方。辛酉，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朕式饗上玄，虔奉牲玉，高禋禮畢，誠敬兼弘。且陰霾浹辰，褰霽在日，雲物韶朗，風景淸和，慶動人祇，忭流庶俗，〔六〕思俾黎元，同此多祐。可賜民爵一級。」辛未，輿駕親祠北郊。日有冠。

二月辛卯，老人星見。乙未，高州刺史紀機自軍叛還宣城，據郡以應王琳，涇令賀當遷討平之。景申，太尉侯瑱敗王琳于梁山，敗齊兵于博望，生擒齊將劉伯球，盡收其資儲船

艦，俘馘以萬計，王琳及其主蕭莊奔于齊。

戊戌，詔曰：「夫五運遞來，三靈眷命，皇王因之改創，殷、周所以樂推。朕統曆承基，丕隆鼎運，期理攸屬，數祚斯在，豈僥倖所至，寧卜祝可求。故知神器之重，必在符命。是以逐鹿貽譏，斷蚳定業，亂臣賊子，異世同尤。王琳識暗挈瓶，智慚衞足，干紀亂常，自貽顚沛，而搢紳君子，多被縶維，雖涇渭合流，蘭鮑同肆，求之厥理，或有脅從。今九罭既設，八紘斯掩，天網恢恢，吞舟是漏。至如伏波遊說，永作漢蕃，延壽脫歸，終爲魏守，器改秦、虞，材通晉、楚，行藏用捨，亦豈有恆，宜加寬仁，以彰雷作。其衣冠士族，預在凶黨，悉皆原宥；將帥戰兵，亦同肆眚，〔七〕並隨才銓引，庶收力用。」又詔師旅以來，將士死王事者，並加贈謚。己亥，詔曰：「日者凶渠肆虐，衆軍進討，舟艦輸積，權倩民丁，師出經時，役勞日久。今氛祲廓清，宜有甄被。可蠲復丁身。夫妻三年，於役不幸者，復其妻子。」庚子，分遣使者賫璽書宣勞四方。乙巳，遣太尉侯瑱鎭湓城。庚戌，以高祖第六子昌爲驃騎將軍、湘州牧，立爲衡陽王。

三月景辰，詔曰：「自喪亂以來，十有餘載，編戶凋亡，萬不遺一，中原氓庶，蓋云無幾。頃者寇難仍接，筭斂繁多，且興師已來，千金日費，府藏虛竭，杼軸歲空。近所置軍資，本充戎備，今元惡克殄，八表已康，兵戈靜戢，息肩方在，思俾餘黎，陶此寬賦，今歲軍糧通減三

分之一。尙書申下四方，稱朕哀矜之意。守宰明加勸課，務急農桑，庶鼓腹含哺，復在茲日。」蕭莊所署郢州刺史孫瑒舉州內附。丁巳，江州刺史周迪平南中，斬賊率熊曇朗，傳首京師。先是，齊軍守魯山城，戊午，齊軍棄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甲子，分荊州之天門、義陽、南平，郢州之武陵四郡，置武州。其刺史督沅州，領武陵太守，治武陵郡。其都尉所部六縣爲沅州。別置通寧郡，以刺史領太守，治都尉城，省舊都尉。以安南將軍、南兗州刺史、新除右衞將軍吳明徹爲安西將軍、武州刺史，僞郢州刺史孫瑒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景子，衡陽王昌薨。丁丑，詔曰：「蕭莊僞署文武官屬還朝者，量加錄序。」

夏四月丁亥，立皇子伯信爲衡陽王，奉獻王後。乙未，以安南將軍荀朗爲安北將軍、合州刺史。

五月乙卯，改桂陽之汝城縣爲盧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置東衡州。

六月辛巳，改謚皇祖妣景安皇后曰景文皇后。壬辰，詔曰：「梁孝元遭離多難，靈櫬播越，朕昔經北面，有異常倫，遣使迎接，以次近路。江寧既是舊塋，〔八〕宜即安卜，車旗禮章，悉用梁典，依魏葬漢獻帝故事。」甲午，追策故始興昭烈王妃曰孝妃。丁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度爲侍中、中軍將軍。辛丑，國哀周忌，上臨于太極前殿，百僚陪哭。赦京師殊死已下。是月，葬梁元帝於江寧。

秋七月甲寅，詔曰：「朕以眇身，屬當大寶，負荷至重，憂責實深，而庶績未康，胥怨猶結，佇咨賢良，發於夢想，每有一言入聽，片善可求，何嘗不褒獎抽揚，緘書紳帶。而傅巖虛往，穹谷尚淹，蒲幣空陳，旌弓不至。豈當有乖則哲，使草澤遺才？將時運澆流，今不逮古？側食長懷，寢興增歎。新安太守陸山才有啓，薦梁前征西從事中郎蕭策，梁前尙書中兵郎王暹，竝世冑淸華，羽儀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稱，竝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王公已下，其各進舉賢良，申薦淪屈，庶衆才必萃，大廈可成，使棫樸載哥，〔九〕由庚在詠。」乙卯，詔曰：「自頃喪亂，編戶播遷，言念餘黎，良可哀惕。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景辰，立皇子伯山爲鄱陽王。

八月庚辰，老人星見。壬午，詔曰：「菽粟之貴，重於珠玉。自頃寇戎，游手者衆，民失分地之業，士有佩犢之譏。朕哀矜黔庶，念康弊俗，思俾阻饑，方存富教。麥之爲用，要切斯甚，今九秋在節，萬實可收，其班宣遠近，竝令播種。守宰親臨勸課，務使及時。其有尤貧，量給種子。」癸未，世祖臨景陽殿聽訟。戊子，詔曰：「汙罇土鼓，誠則難追，畫卵彫薪，或可易革。梁氏末運，奢麗已甚，芻豢厭於胥史，哥鍾列於管庫，土木被朱丹之采，車馬飾金玉之珍，逐欲澆流，遷訛遂遠。朕自諸生，頗爲內足，而家敦朴素，室靡浮華，觀覽時俗，常所扼腕。今妄假時乘，臨馭區極，屬當淪季，思聞治道，菲食卑宮，自安儉陋，俾茲薄俗，獲

反淳風。維雕鏤淫飾，非兵器及國容所須，金銀珠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甲午，周將賀若敦率馬步一萬，奄至武陵，武州刺史吳明徹不能拒，引軍還巴陵。丁酉，上幸正陽堂閱武。

九月癸丑，彗星見。乙卯，周將獨孤盛領水軍將趣巴、湘，與賀若敦水陸俱進，太尉侯瑱自尋陽往禦之。辛酉，遣儀同徐度率衆會瑱于巴丘。景子，太白晝見。丁丑，詔侯瑱衆軍進討巴、湘。

十月癸巳，侯瑱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盡獲其船艦，盛收兵登岸，築城以保之。丁酉，詔司空侯安都率衆會侯瑱南討。

十二月乙未，詔曰：「古者春夏二氣，不決重罪。蓋以陽和布澤，天秩是弘，寬網省刑，〔一〇〕義符含育，前王所以則天象地，立法垂訓者也。朕屬當澆季，思求民瘼，哀矜惻隱，念甚納隍，常欲式遵舊軌，用長風化。自今孟春訖于夏首，罪人大辟事已款者，宜且申停。」己亥，周巴陵城主尉遲憲降，遣巴州刺史侯安鼎守之。〔一一〕庚子，獨孤盛將餘衆自楊葉洲潛遁。

二年春正月庚戌，大赦天下。以雲麾將軍、晉陵太守杜稜爲侍中、領軍將軍。辛亥，以

始興王伯茂爲宣惠將軍、揚州刺史。乙卯，合州刺史裴景徽奔于齊。〔一三〕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

二月景戌，以太尉侯瑱爲車騎將軍、湘州刺史。庚寅，曲赦湘州諸郡。

三月乙卯，太尉、車騎將軍、湘州刺史侯瑱薨。丁丑，〔一四〕以鎮東將軍、會稽太守徐度爲鎮南將軍、湘州刺史。

夏四月，分荆州之南平、宜都、羅、河東四郡，置南荆州，鎮河東郡。以安西將軍、武州刺史吳明徹爲南荆州刺史。庚寅，以安左將軍魯悉達爲安南將軍、吳州刺史。辛卯，老人星見。

秋七月景午，周將賀若敦自拔遁歸，人畜死者十七八。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

九月甲寅，詔曰：「姬業方闡，望載渭濱，漢曆既融，道通圯上。若乃擒精辰宿，降靈惟岳，風雲有感，夢寐是求，斯固舟楫鹽梅，遞相表裏，長世建國，罔或不然。至於銘德太常，從祀清廟，以貽厥後來，垂諸不朽者也。前皇經濟區宇，裁成品物，靈貺式甄，光膺寶命，雖睿明濬發，幽顯協從，亦文武賢能，翼宣王業。故大司馬、驃騎大將軍瑱，故司空文育，故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僧明，故中護軍顥，故領軍將軍擬，或締構艱難，經綸夷險；或摧鋒

冒刃，殉義遺生；或宣哲協規，綢繆帷幄；或披荆汗馬，終始勤劬；莫不罄誠悉力，屯泰以之。朕以寡昧，嗣膺丕緒，永言勳烈，思弘典訓，便可式遵故實，載揚盛軌，可竝配食高祖廟庭，俾兹大猷，永傳宗祏。」景辰，以侍中、中權將軍、特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沖爲丹陽尹；丹陽尹沈君理爲左民尙書，領步兵校尉。

冬十月乙巳，〔四〕霍州西山蠻率部落內屬。

十一月乙卯，高驪國遣使獻方物。甲子，以武昌、國川爲竟陵郡，以安流民。

十二月辛巳，以安東將軍、吳郡太守孫瑒爲中護軍。甲申，立始興國廟於京師，用王者之禮。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煑海鹽賦及榷酤之科，詔竝施行。先是，縉州刺史留異應于王琳等反，景戌，詔司空侯安都率衆討之。

三年春正月庚戌，設帷宮於南郊，幣告胡公以配天。辛亥，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朕負荷寶圖，亟回星琯，兢兢業業，庶幾治定，而德化不孚，俗弊滋甚，永言念之，無忘日夜。陽和布氣，昭事上玄，躬奉牲玉，誠兼饗敬，思與黎元被斯寬惠。可普賜民爵一級。其孝悌力田，別加一等。」辛酉，輿駕親祠北郊。

閏二月己酉，以百濟王餘明爲撫東大將軍，高句驪王高湯爲寧東將軍。江州刺史周迪

舉兵應留異，襲湓城，攻豫章郡，並不剋。辛亥，以南荆州刺史吳明徹爲安右將軍。甲子，改鑄五銖錢。

三月景子，安成王頊至自周，詔授侍中、中書監、中衞將軍，置佐史。丁丑，以安右將軍吳明徹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督衆軍南討。甲申，大赦天下。庚寅，司空侯安都破留異於桃支嶺，〔三〕異脫身奔晉安，東陽郡平。

夏四月癸卯，曲赦東陽郡。乙巳，齊遣使來聘。

六月景辰，以侍中、中衞將軍安成王頊爲驃騎將軍、揚州刺史。以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晉安、建安八郡置東揚州。以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征北將軍、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爲侍中、征北大將軍。

秋七月己丑，皇太子納妃王氏。在位文武賜帛各有差，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

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以侍中、都官尚書到仲舉爲尚書右僕射、丹陽尹。丁亥，周迪請降，詔安成王頊督衆軍以招納之。

是歲，周所立梁王蕭詧死，子巋代立。

四年春正月景子，干陁利國遣使獻方物。甲申，周迪棄城走，閩州刺史陳寶應納之，臨

川郡平。壬辰，以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章昭達爲護軍將軍，仁武將軍、新州刺史華皎進號平南將軍，鎭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州刺史黃法𣰰爲鎭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安西將軍、領臨川太守周敷爲南豫州刺史，中護軍孫瑒爲鎭右將軍。罷高州隸入江州。

二月戊戌，征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頠進號征南大將軍。庚戌，以侍中、司空、征北大將軍侯安都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庚申，以平南將軍華皎爲南湘州刺史。〔一六〕

三月辛未，以鎭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度爲侍中、中軍大將軍。辛巳，詔贈討周迪將士死王事者。

夏四月辛丑，設無㝵大會於太極前殿。乙卯，以侍中、中書監、中衞將軍、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頊爲開府儀同三司。

五月丁卯，安前將軍、右光祿大夫徐世譜卒。

六月癸巳，太白晝見。司空侯安都賜死。

七月丁丑，以鎭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黃法𣰰爲鎭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九月壬戌，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頠薨。癸亥，曲赦京師。辛未，周迪復寇臨

川，詔護軍章昭達率衆討之。

十一月辛酉，章昭達大破周迪，悉擒其黨與，迪脫身潛竄。

十二月景申，大赦天下。詔護軍將軍章昭達進軍建安，以討陳寶應。信威將軍、益州刺史余孝頃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癸丑，以前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吳明徹爲鎭前將軍。

五年春正月庚辰，以吏部尙書、領右軍將軍袁樞爲丹陽尹。辛巳，輿駕親祠北郊。乙酉，江州湓城火，燒死者二百餘人。

三月丁丑，以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桂州刺史淳于量爲中撫軍大將軍。壬午，詔以故護軍將軍周鐵虎配食高祖廟庭。

夏四月庚子，周遣使來聘。

五月庚午，罷南丹陽郡。是月，周、齊並遣使來聘。

六月丁未，夜，有白氣兩道，出于北斗東南，屬地。

秋七月丁丑，詔曰：「朕以寡昧，屬當負重，星籥亟改，冕旒弗曠，不能仰協璿衡，用調玉燭，傍慰蒼生，以安黔首。兵無寧歲，民乏有年，移風之道未弘，習俗之患猶在，致令氓多觸

網，吏繁筆削，獄犴滋章，雖由物犯，囹圄淹滯，亦或有寃。念俾納隍，載勞負扆，加以膚湊不適，攝衞有虧，比獲微痊，思覃寬惠，可曲赦京師。」

九月，城西城。

冬十一月丁亥，以左衞將軍程靈洗爲中護軍。己丑，章昭達破陳寶應于建安，擒寶應、留異，送京師，晉安郡平。甲辰，以護軍將軍章昭達爲鎭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甲子，曲赦建安、晉安二郡。討陳寶應將士死王事者，竝給棺櫬，送還本鄉，幷復其家。瘡痍未瘳者，給其醫藥。癸未，齊遣使來聘。

六年春正月甲午，皇太子加元服，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庚戌，以領軍將軍杜稜爲翊左將軍、丹陽尹，丹陽尹袁樞爲吏部尚書，衞尉卿沈欽爲中領軍。

三月乙未，詔侯景以來遭亂移在建安、晉安、義安郡者，竝許還本土，其被略爲奴婢者，釋爲良民。

夏四月甲寅，以侍中、中書監、中衞將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安成王頊爲司空。辛酉，有彗星見。〔一七〕周遣使來聘。

秋七月癸未，大風至自西南，廣百餘步，激壞靈臺候樓。甲申，儀賢堂無故自壞。景戌，臨川太守駱文牙斬周迪，〔一八〕傳首京師，梟於朱雀航。丁酉，太白晝見。

八月丁丑，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三)〔王〕業，〔一九〕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二〇〕而零落山丘，變移陵谷，或皆剪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大旆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脩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討)〔邦〕，〔二一〕每車駕巡遊，盼瞻河、雒之路，故喬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恆守。唯戚藩舊壟，士子故塋，掩殣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二二〕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維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無後者，可檢行脩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稱朕意焉。」己卯，立皇子伯固爲新安郡王，伯恭爲晉安王，伯仁爲廬陵王，伯義爲江夏王。

九月癸未，罷豫章郡。是月，新作大航。

冬十月辛亥，齊遣使來聘。

十二月乙卯，立皇子伯禮爲武陵王。丁巳，以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爲鎮南

將軍、江州刺史，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黃法𣰰爲中衞大將軍，中護軍程靈洗爲宣毅將軍、郢州刺史，軍師將軍、郢州刺史沈恪爲中護軍，鎮東將軍、吳興太守吳明徹爲中領軍。戊午，以東中郎將、吳郡太守鄱陽王伯山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癸亥，詔曰：「朕自居民牧之重，託在王公之上，顧其寡昧，鬱于治道。加以屢虧聽覽，事多壅積，寃滯靡申，幽枉弗鑒。念茲罪隸，有甚納隍。而惠澤未流，愆陽累月，今歲序云暮，元正向肇，欲使幽圄之內，同被時和，可曲赦京師。」

天康元年春二月景子，詔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緒，日昃劬勞，思弘景業，而政道多昧，黎庶未康，兼疹患淹時，亢陽累月，百姓何咎，寔由朕躬，念茲在茲，痛如疾首。可大赦天下，改天嘉七年爲天康元年。」

三月己卯，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司空安成王頊爲尙書令。

夏四月乙卯，皇孫至澤生，在位文武賜絹帛各有差，爲父後者賜爵一級。癸酉，世祖疾甚。是日，崩于有覺殿。遺詔曰：「朕疾苦彌留，遂至不救，脩短有命，夫復何言。但王業艱難，頻歲軍旅，生民多弊，無忘愧惕。今方隅乃定，俗敎未弘，便及大漸，以爲遺恨。社稷任重，太子可卽君臨，王侯將相，善相輔翊，內外協和，勿違朕意！山陵務存儉速。大斂竟，羣

臣三日一臨，公除之制，率依舊典。」

六月甲子，羣臣上謚曰文皇帝，廟號世祖。景寅，葬永寧陵。

世祖起自艱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常所調斂，事不獲已者，必咨嗟改色，若在諸身。主者奏決，妙識眞僞，下不容姦，人知自勵矣。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雞人伺漏，傳更籤於殿中，乃勑送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云「吾雖眠，亦令驚覺也」。始終梗槩，若此者多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稱繼體守文，宗枝承統，得失之閒，蓋亦詳矣。大抵以奉而勿墜爲賢能，橈而易之爲不肖；其有光揚前軌，克荷曾構，固以少焉。世祖自初發跡，功庸顯著，寧亂靜寇，首佐大業。及國禍奄臻，入承寶祚，兢兢業業，其若馭朽。〔三〕加以崇尚儒術，愛悅文義，見善如弗及，用人如由己，恭儉以御身，勤勞以濟物，自昔允文允武之君，東征西怨之后，賓實之迹，可爲聯類。至於杖聰明，用鑒識，斯則永平之政，前史其論諸。

天嘉三年，高句驪王高湯，或本作「高陽」。

校勘記

〔一〕以功授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宣毅將軍會稽太守　按高祖紀下永定元年十一月丙申詔文，「持節」作「使持節」。別有長城縣侯之爵，此未書。

〔二〕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迪進號鎮南將軍　按周迪傳「鎮南將軍」作「安南將軍」。

〔三〕庚戌封皇子伯茂爲始興王　按始興王伯茂傳，其受封在永定三年十月，此云八月庚戌，與傳異。

〔四〕徙封始興嗣王頊爲安成王　「頊」原作「諱」，蓋姚察原文如是，今據北監本、汲本、殿本改。後如此不悉出校記。

〔五〕九月辛酉立皇子伯宗爲皇太子　按「九月辛酉」廢帝紀作「八月庚戌」。

〔六〕忭流庶俗　「忭」原譌「抃」，各本不譌，今改正。

〔七〕亦同肆眚　「肆」原譌「拜」，各本不譌，今改正。

〔八〕江寧既是舊塋　「是」北監本、殿本作「有」。

〔九〕使棫樸載哥　「哥」元龜八一三作「歌」。按哥卽古歌字，下「哥鍾列於管庫」同。

〔一〇〕寬網脊刑　「脊」各本作「省」。按脊古愼字，作「省」者疑後人臆改。

〔一一〕遣巴州刺史侯安鼎守之　「侯安鼎」各本作「侯安都」。張元濟校勘記云：「時侯安都以司空會侯瑱南討，未嘗爲巴州刺史，侯安鼎當別是一人。」

〔一二〕合州刺史裴景徽奔于齊　「裴景徽」北齊書、南史王琳傳並作「裴景暉」。

〔一三〕丁丑　按是年三月丁未朔，無丁丑，缺疑。

〔一四〕冬十月乙巳　「乙巳」南史陳世祖紀作「癸丑」。按是年十月癸酉朔，無乙巳，亦無癸丑，缺疑。

〔一五〕司空侯安都破留異於桃支嶺　「桃支嶺」侯安都傳作「桃枝嶺」。

〔一六〕以平南將軍華皎爲南湘州刺史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本傳但云湘州刺史，『南』字疑衍。」

〔一七〕辛酉有彗星見　「辛酉」上南史陳世祖紀有「六月」二字，此脫。按隋書天文志，陳天嘉六年六月辛酉，有彗長可丈餘。

〔一八〕臨川太守駱文牙斬周迪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本傳及陳寶應傳但稱『駱牙』。」

〔一九〕若其經綸〔三〕〔王〕業　據南監本及元龜一九一改。

〔二〇〕何世無才　「才」元龜一九一作「之」。按作「之」義長。

〔二一〕猶行杞宋之〔計〕〔邦〕　據南監本及元龜一九一改。

〔二二〕性靈共惻者也　「惻」原譌「測」，各本不譌，今改正。

〔二三〕其若馭朽　「其」各本作「眞」。

陳書卷四

本紀第四

廢帝

廢帝諱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世祖嫡長子也。梁承聖三年五月庚寅生。永定二年二月戊辰，拜臨川王世子。三年，世祖嗣位，八月庚戌，立爲皇太子。〔一〕自梁室亂離，東宮焚燼，太子居于永福省。

天康元年四月癸酉，世祖崩，其日，太子卽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詔曰：「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攀號靡及，五內崩殞。朕以寡德，嗣膺寶命，煢煢在疚，懼甚綴旒，方賴宰輔匡其不逮。可大赦天下。」又詔內外文武，各復其職，遠方悉停奔赴。

五月(乙)〔己〕卯，〔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庚寅，以驃騎將軍、司空、揚州刺史、新除尚書令安成王頊爲驃騎大將軍，進位司徒、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丁酉，

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度進位司空；鎭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達爲侍中，進號征南將軍；鎭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進號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鄱陽王伯山進號鎭北將軍；吏部尚書袁樞爲尚書左僕射；雲麾將軍、吳興太守沈欽爲尚書右僕射；新除中領軍吳明徹爲領軍將軍；新除中護軍沈恪爲護軍將軍；〔三〕平南將軍、湘州刺史華皎進號安南將軍；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徐陵爲吏部尚書。

六月辛亥，翊右將軍、右光祿大夫王通進號安右將軍。

秋七月丁酉，〔四〕立妃王氏爲皇后。

冬十月庚申，輿駕奉祠太廟。

十一月乙亥，周遣使來弔。

十二月甲子，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尙書左僕射袁樞卒。乙亥，詔曰：「昔昊天成命，降集寶圖，二后重光，九區咸乂。〔五〕閔余沖薄，王道未昭，荷茲神器，如涉靈海，庶親賢竝建，牧伯惟良，天下雍熙，緬同刑措。今三元改曆，萬國充庭，淸廟無追，具僚斯在，言瞻宁位，觸感崩心。思播遺恩，〔六〕俾覃黎獻。可大赦天下。改天康二年爲光大元年。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己

卯，以領軍將軍吳明徹爲丹陽尹。辛卯，輿駕親祠南郊。

二月辛亥，宣毅將軍、南豫州刺史余孝頃謀反伏誅。癸丑，以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中衞大將軍，〔七〕開府儀同三司黃法𣰰爲鎭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鎭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鎭東將軍、東揚州刺史。

三月甲午，以尙書右僕射沈欽爲侍中、尙書左僕射。〔八〕

夏四月乙卯，太白晝見。

五月癸巳，以領軍將軍、丹陽尹吳明徹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乙未，以鎭右將軍杜稜爲領軍將軍。安南將軍、湘州刺史華皎謀反，景申，以中撫大將軍淳于量爲使持節、征南大將軍，總率舟師以討之。

六月壬寅，以中軍大將軍、司空徐度進號車騎將軍，總督京邑衆軍，步道襲湘州。

閏月癸巳，以雲麾將軍新安王伯固爲丹陽尹。

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澤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王公卿士已下賚帛各有差。

九月乙巳，詔曰：「逆賊華皎，極惡窮凶，遂樹立蕭巋，謀危社稷。棄親卽讎，人神憤惋，王師電邁，水陸爭前，梟翦之期，匪朝伊暮。其家口在北里尙方，宜從誅戮，用明國憲。」

景辰，百濟國遣使獻方物。是月，周將長胡公拓跋定率步騎二萬入郢州，與華皎水陸俱進，都督淳于量、吳明徹等與戰，大破之。皎單舸奔江陵，擒拓跋定，俘獲萬餘人，馬四千餘匹，送京師。

冬十月辛巳，赦湘、巴二(郡)〔州〕爲皎所詿誤者。〔九〕甲申，輿駕親祠太廟。

十一月己未，以護軍將軍沈恪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甲子，侍中、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左光祿大夫王沖薨。

十二月庚寅，以兼從事中郎孔英哲爲奉聖亭侯，奉孔子祀。

二年春正月己亥，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錄尙書、揚州刺史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劍履上殿；侍中、征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達進號征南大將軍；中撫大將軍、新除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爲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吳明徹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進號鎭南將軍；〔一〇〕雲麾將軍、郢州刺史程靈洗進號安西將軍。庚子，詔討華皎軍人死王事者並給棺櫬，送還本鄉，仍復其家。甲子，罷吳州，以鄱陽郡還屬江州。侍中、司空、車騎將軍徐度薨。

夏四月辛巳，太白晝見。丁亥，割東揚州晉安郡爲豐州。

五月景辰，太傅安成王頊獻玉璽一。

六月丁卯，彗星見。

秋七月景午，輿駕親祠太廟。戊申，新羅國遣使獻方物。壬戌，立皇弟伯智爲永陽王，伯謀爲桂陽王。

九月甲辰，林邑國遣使獻方物。景午，狼牙脩國遣使獻方物。以侍中、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達爲中撫大將軍。戊午，太白晝見。

冬十月庚午，輿駕親祠太廟。

十一月景午，以前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沈恪爲護軍將軍。壬子，以鎮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黃法氍爲鎮西將軍、郢州刺史，新除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甲寅，慈訓太后集羣臣於朝堂，令曰：

中軍儀同、鎮北儀同、鎮右將軍、護軍將軍、八座卿士：昔梁運季末，〔二〕海內沸騰，天下蒼生，殆無遺噍。高祖武皇帝撥亂反正，膺圖御籙，重懸三象，還補二儀；世祖文皇帝克嗣洪基，光宣寶業，惠養中國，綏寧外荒；並戰戰兢兢，劬勞締構，庶幾鼎運，方隆殷、夏。

伯宗昔在儲宮，本無令問，及居崇極，遂騁凶淫。居處諒闇，固不哀慼，嬪嬙弗隔，

就館相仍，豈但衣車所納，是譏宗正，衰絰生子，得誚右師。七百之祚何憑，三千之罪爲大。且費引金帛，令充椒閫，內府中藏，軍備國儲，未盈朞稔，皆已空竭。太傅親承顧託，鎭守宮闈，遺誥綢繆，義深垣屏，而欑塗未御，翌日無淹，仍遣劉師知、殷不佞等顯言排斥。韓子高小豎輕佻，推心委仗，陰謀禍亂，決起蕭牆。元相雖持，但除君側。又以余孝頃密邇京師，便相徵召，殃慝之咎，凶徒自擒，宗社之靈，祆氛是滅。於是密詔華皎，稱兵上流，國祚憂惶，幾移醜類。乃至要招遠近，叶力巴、湘，支黨縱橫，寇擾黟、歙。又別勅歐陽紇等攻逼衡州，嶺表紛紜，殊淹弦望。豈止罪浮於昌邑，非唯聲醜於太和。但賊豎皆亡，祆徒已散，日望懲改，猶加掩抑，而悖禮忘德，情性不悛，樂禍思亂，昏慝無已。張安國蕞爾凶狡，窮爲小盜，仍遣使人蔣裕鉤出上京，即置行臺，分選凶黨。賊皎妻呂，春徒爲戮，納自奚(宮)〔官〕，〔二〕藏諸永巷，使其結引親舊，規圖戕禍。盪主侯法喜等，太傅麾下，恆遊府朝，啗以深利，謀興肘腋。適又盪主孫泰等潛相連結，大有交通，兵力殊彊，指期挻亂。皇家有慶，歷數遐長，天誘其衷，同然開發。此諸文迹，今以相示，是而可忍，誰則不容？祖宗基業，將懼傾賈，豈可復肅恭禋祀，臨御兆民？式稽故實，宜在流放，今可特降爲臨海郡王，送還藩邸。

太傅安成王固天生德，齊聖廣深，二后鍾心，三靈佇眷。自前朝不悆，任總邦家，

威惠相宣，刑禮兼設，指揮嘯咤，湘、郢廓清，闢地開疆，荆、益風靡，若太戊之承殷歷，中都之奉漢家，校以功名，曾何髣髴。且地彰靈璽，天表長彗，布新除舊，禎祥咸顯。文皇知子之鑒，事甚帝堯，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今可還申曩志，崇立賢君，方固宗祧，載貞辰象。中外宜依舊典，奉迎輿駕。

未亡人不幸屬此殷憂，不有崇替，容危社稷，何以拜祠高寢，歸祔武園？攬筆潸然，兼懷悲慶。

是日，出居別第。太建二年四月薨，時年十九。

帝仁弱無人君之器，世祖每慮不堪繼業，既居冢嫡，廢立事重，是以依違積載。及疾將大漸，召高宗謂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高宗初未達旨，後寤，乃拜伏涕泣，固辭。其後宣太后依詔廢帝焉。

史臣曰：臨海雖繼體之重，仁厚儒弱，〔三〕混一是非，不驚得喪，蓋帝摯、漢惠之流也。世祖知神器之重，諒難負荷，深鑒堯旨，弗傳寶祚焉。

校勘記

〔一〕八月庚戌立爲皇太子　按「八月庚戌」世祖紀作「九月辛酉」。

〔二〕五月(乙)〔己〕卯　據南史改。按是月丁丑朔，無乙卯。

〔三〕新除中護軍沈恪爲護軍將軍　「恪」原譌「略」，各本不譌，今改正。按恪本傳，恪於天嘉六年爲中護軍，尋遷護軍將軍。

〔四〕秋七月丁酉　「秋七月」三字，原本墨丁，今依南史陳廢帝紀及通鑑補。按各本作「秋八月」，譌。是年八月乙巳朔，無丁酉。

〔五〕二后重光九區咸乂　「光九」二字原本墨丁，今據各本補。

〔六〕思播遺恩　「播」字原本墨丁，據各本補。

〔七〕以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中衞大將軍　「征東將軍」世祖紀天嘉三年作「鎭東將軍」，本傳同。「中衞大將軍」本傳作「中衞將軍」。

〔八〕以尙書右僕射沈欽爲侍中尙書左僕射　南史陳廢帝紀但云爲侍中、尙書僕射，無「左」字。又宣帝紀太建元年，尙書僕射沈欽爲尙書左僕射，度支尙書王勱爲尙書右僕射。按尙書分置左右僕射，始於魏建安中，其後省置無恆，置二則爲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尙書僕射。蓋其時不兩置，故沈欽自尙書右僕射遷尙書僕射，至宣帝太建元年，又置兩僕射，故沈欽自尙書僕射遷尙書左僕射，而以王勱爲尙書右僕射也。明此衍一「左」字。

〔九〕赦湘巴二(郡)〔州〕爲皎所註誤者　據南史改。

〔一〇〕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吳明徹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進號鎭南將軍　按宣帝紀太建元年又有「新除安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湘州刺史吳明徹進號鎭南將軍」之文，本傳亦云「太建元年授鎭南將軍」，疑此衍「進號鎭南將軍」六字。

〔一一〕昔梁運季末　「運」原譌「道」，各本不譌，今改正。

〔一二〕納自奚(宮)〔官〕　「宮」當作「官」，各本並譌，今改。

〔一三〕仁厚儒弱　「儒」各本作「懦」。按儒有懦弱義，各本作「懦」，疑後人臆改。

陳書卷五

本紀第五

宣帝

高宗孝宣皇帝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梁〔中〕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一〕有赤光滿堂室。少寬大，多智略。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手垂過膝。有勇力，善騎射。高祖平侯景，鎮京口，梁元帝徵高祖子姪入侍，高祖遣高宗赴江陵，累官爲直閤將軍、中書侍郎。時有馬軍主李總與高宗有舊，〔二〕每同遊處，高宗嘗夜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返，乃見高宗身是大龍，總便驚駭，走避佗室。及江陵陷，高宗遷于關右。永定元年，遙襲封始興郡王，邑二千戶。三年，世祖嗣位，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還，授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置佐史。尋授使持節、都督揚南徐東揚南豫北江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進號驃騎將軍，餘如故。四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六年，遷司空。天康元年，授尚

書令，餘並如故。廢帝卽位，拜司徒，進號驃騎大將軍，錄尙書，都督中外諸軍事，給班劒三十人。光大二年正月，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劒履上殿，增邑幷前三千戶，餘並如故。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令廢帝爲臨海王，以高宗入纂。

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卽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詔曰：「夫聖人受命，王者中興，並由懿德，方作元后。高祖武皇帝揖拜堯圖，經綸禹跡，配天之業，光辰象而利貞，格地之功，侔川岳而長遠。世祖文皇帝體上聖之姿，當下武之運，築宮示儉，所務唯德，定鼎初基，厥謀斯在。朕以寡薄，才非聖賢，夙荷前規，方傳景祚。雖復親承訓誨，志守藩維，詠季子之高風，思城陽之遠託，自元儲紹國，正位君臨，無道非幾，佇聞刑措。豈圖王室不造，頻謀亂階，天步艱難，將傾寶曆，仰惟嘉命，爰集朕躬。我心貞確，（空）〔堅〕誓蒼昊，〔三〕而羣辟啓請，相誼渭橋，文母尊嚴，懸心長樂，對揚璽紱，非止殷湯之三辭，履涉春冬，何但代王之五讓。今便肅奉天策，欽承介圭。若據滄溟，踰增兢業。思所以雲行雨施，品物咸亨，當與黔黎，普同斯慶。可改光大三年爲太建元年。大赦天下。在位文武賜位一階，孝悌力田及爲父後者賜爵一級，異等殊才，竝加策序。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復太皇太后尊號曰皇太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皇太子，皇子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康樂侯叔陵爲始興

王，奉昭烈王祀。乙未，輿駕謁太廟。丁酉，分命大使巡行四方，觀省風俗。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除中撫大將軍章昭達進號車騎大將軍，新除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淳于量爲征北大將軍，鎭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新除鎭西將軍、郢州刺史黃法氍進號征西大將軍，新除安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湘州刺史吳明徹進號鎭南將軍，鎭東將軍、揚州刺史、鄱陽王伯山進號中衞將軍，尙書僕射沈欽爲尙書左僕射，度支尙書王勱爲尙書右僕射，護軍將軍沈恪爲鎭南將軍、廣州刺史。〔四〕辛丑，輿駕親祠南郊。壬寅，以皇子建安侯叔英爲宣惠將軍、東揚州刺史，改封豫章王。豐城侯叔堅改封長沙王。癸卯，以明威將軍周弘正爲特進。戊午，輿駕親祠太廟。

二月庚午，皇后謁太廟。辛未，皇太子謁太廟。乙亥，輿駕親耕藉田。

夏五月甲午，齊遣使來聘。丁巳，以吏部尙書、領大著作徐陵爲尙書右僕射，太子詹事、駙馬都尉沈君理爲吏部尙書。

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納妃沈氏，王公已下賜帛各有差。丁酉，以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晉安王伯恭爲中護軍，進號安南將軍。

九月甲辰，以新除中護軍晉安王伯恭爲中領軍。

冬十月，新除左衞將軍歐陽紇據廣州舉兵反。辛未，遣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章昭

達率衆討之。壬午，輿駕親祠太廟。

二年春正月乙酉，以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黄法𣰰爲中權大將軍。景午，輿駕親祠太廟。

二月癸未，儀同章昭達擒歐陽紇送都，斬于建康市，廣州平。

三月景申，皇太后崩。景午，曲赦廣、衡二州。丁未，大赦天下。又詔自討周迪、華皎已來，兵交之所有死亡者，竝令收斂，幷給棺櫬，送還本鄉；瘡痍未瘳者，各給醫藥。

夏四月乙卯，臨海王伯宗薨。戊寅，皇太后祔葬萬安陵。

閏月戊申，輿駕謁太廟。己酉，太白晝見。

五月乙卯，儀同黄法𣰰獻瑞璧一。壬午，齊遣使來弔。

六月戊子，新羅國遣使獻方物。辛卯，大雨雹。乙巳，分遣大使巡行州郡，省理寃屈。戊申，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進號車騎大將軍，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沈恪進號鎮南將軍。

秋八月甲申，詔曰：「懷遠以德，抑惟恆典，去戎卽華，民之本志。頃年江介繦負相隨，崎嶇歸化，亭候不絕，宜加卹養，答其誠心。維是荒境自拔，有在都邑及諸州鎮，不問遠近，

竝蠲課役。若克平舊土，反我侵地，皆許還鄉，一無拘限。州郡縣長明加甄別，良田廢村，隨便安處。若輒有課訂，卽以擾民論。」又詔曰：「民惟邦本，著在典謨，治國愛民，抑又通訓。朕聽朝晏罷，日昃劬勞，方流惠澤，覃被億兆。有梁之季，政刑廢缺，條綱弛紊，僭盜荐興，役賦征徭，尤爲煩刻。大陳御寓，拯茲餘弊，滅扈戡黎，弗遑創改，年代彌流，將及成俗，如弗解張，物無與厝，夕惕疚懷，有同首疾。思從卑菲，約己濟民，雖府帑未充，君孰與足，便可删革，去其甚泰，〔三〕冀永爲定准，令簡而易從。自今維作田，值水旱失收，卽列在所，言上折除。軍士年登六十，悉許放還。巧手於役死亡及與老疾，不勞訂補。其籍有巧隱，幷王公百司輒受民爲程蔭，解還本屬，開恩聽首。在職治事之身，須遞相檢示，有失不推，當局任罪。令長代換，具條解舍戶數，付度後人。戶有增進，卽加擢賞；若致減散，依事准結。有能墾起荒田，不問頃畝少多，依舊蠲稅。」戊子，太白晝見。

九月乙丑，以散騎常侍、鎭東將軍、吳興太守杜稜爲特進、護軍將軍。

冬十月乙酉，輿駕親祠太廟。

十一月辛酉，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癸巳夜，西北有雷聲。

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領大著作徐陵爲尚書僕射。辛酉，輿駕親祠南郊。辛未，親祠北郊。

二月辛巳，輿駕親祠明堂。丁酉，親耕藉田。

三月丁丑，大赦天下。自天康元年訖太建元年，逋餘軍糧、祿秩、夏調未入者，悉原之。又詔犯逆子弟支屬逃亡異境者，悉聽歸首；見縶繫者，量可散釋；其有居宅，竝追還。

夏四月壬辰，齊遣使來聘。

五月戊申，太白晝見。辛亥，遼東、新羅、丹丹、天竺、盤盤等國並遣使獻方物。

六月丁亥，江陰王蕭季卿以罪免。甲辰，封東中郎將長沙王府諮議參軍蕭彝爲江陰王。

秋八月辛丑，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二傅、祭酒以下(可)賚帛各有差。〔六〕

九月癸酉，太白晝見。

冬十月甲申，輿駕親祠太廟。乙酉，周遣使來聘。己亥，丹丹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壬辰，車騎大將軍、司空章昭達薨。

四年春正月景午，以雲麾將軍、江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湘州刺史，進號平南將軍；東

中郎將、吳郡太守長沙王叔堅爲宣毅將軍、江州刺史；尚書僕射、領大著作徐陵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王勱爲尚書右僕射。庚申，以丹陽尹衡陽王伯信爲信威將軍、中護軍。庚午，輿駕親祠太廟。

二月乙酉，立皇子叔卿爲建安王，授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

三月壬子，以散騎常侍孫瑒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乙丑，扶南、林邑國竝遣使來獻方物。

夏四月戊子，以中權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黃法𣰰爲征南大將軍、南豫州刺史。

五月癸卯，尚書右僕射王勱卒。

六月辛巳，侍中、鎭右將軍、右光祿大夫杜稜卒。

秋八月辛未，周遣使來聘。丁丑，景雲見。戊寅，詔曰：「國之大事，受脤興戎。師出以律，稟策於廟，所以乂安九有，克成七德。自頃掃滌羣穢，廓淸諸夏，乃貔貅之戮力，亦帷幄之運籌。雖左衽已戡，干戈載戢，呼韓來謁，亭鄣無警；但不敎民戰，是謂棄之，仁必有勇，無忘武備。磻溪之傳韜訣，穀城之授神符，文叔懸制戎規，孟德頗言兵略。朕既慙暗合，良皆披覽。兼昔經督戎，備嘗行陣，齊以七步，肅之三鼓，得自胸襟，指掌可述。今竝條制，凡十三科，宜即班宣，以爲永准。」乙未，詔停督湘、江二州逋租，無錫等十五縣流民，竝蠲其繇

賦。

（秋）九月庚子朔，〔七〕日有蝕之。辛亥，大赦天下。又詔曰：「舉善從諫，在上之明規；進賢謁言，爲臣之令範。朕以寡德，嗣守寶圖，雖世襲隆平，治非寧一。辨方分職，旰食早衣；傍闕爭臣，下無貢士。何其闕爾，鮮能抗直。豈余獨運，匪薦讜言。置鼓公車，罕論得失；施石象魏，莫陳可否。朱雲摧檻，良所不逢；禽息觸楹，又爲難值。至如衣褐以見，檐簦以遊，或耆艾絕倫，或妙年異等，干時而不偶，左右莫之譽，黑貂改弊，〔八〕黃金且殫，終其滯淹，〔九〕可爲太息。又貴爲百辟，賤有十品，工拙並騖，勸沮莫分，街謠徒擁，廷議斯闕。寔朕之弗明，而時無獻替。永言至治，何廼爽歟？外可通示文武：凡厥在位，風化乖殊，朝政紕蠹，正色直辭，有犯無隱。兼各舉所知，隨才明試。其莅政廉穢，在職能否，分別矢言，俟茲黜陟。」景寅，以故太尉徐度、儀同杜稜、儀同程靈洗配食高祖廟庭，故車騎將軍章昭達配食世祖廟庭。〔一〇〕

冬十月乙酉，輿駕親祠太廟。戊戌，以鎮南將軍、廣州刺史沈恪爲領軍將軍。

十〔一〕月己亥夜地震。〔一一〕

閏月辛未，詔曰：「姑熟饒曠，荆河斯擬，博望關畿，天限嚴峻，龍山南指，牛渚北臨，對熊繹之餘城，邇全琮之故壘，良疇美柘，畦畎相望，連宇高甍，阡陌如繡。自梁末兵災，凋殘

略盡，比雖務優寬，猶未克復，咫尺封畿，宜須殷阜。且衆將部下，多寄上下，軍民雜俗，極爲蠹秏。自今有罷任之徒，許分留部下；其已在江外，亦令迎還，悉住南州津裏安置。有無交貨，不責市估；萊荒墾闢，亦停租稅。臺遣鎭監一人，共刺史、津主分明檢押，給地賦田，各立頓舍。」

十二月壬寅，甘露降樂遊苑。甲辰，輿駕幸樂遊苑，採甘露，宴羣臣。丁卯，詔曰：「梁氏之季，兵火荐臻，承華焚蕩，頓無遺構。寶命惟新，迄將二紀，頻事戎旅，未遑脩繕。今工役差閑，椽楹有擬，來歲開肇，創築東宮，可權置起部尙書、將作大匠，用主監作。」

五年春正月癸酉，以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淳于量爲中權大將軍；宣惠將軍、豫章王叔英爲南徐州刺史，進號平北將軍；吏部尙書、駙馬都尉沈君理爲尙書右僕射，領吏部。辛巳，輿駕親祠南郊。甲午，輿駕親祠太廟。

二月辛丑，輿駕親祠明堂。乙卯，夜有白氣如虹，自北方貫北斗紫宮。

三月壬午，分命衆軍北伐，以鎭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景戌，西衡州獻馬生角。己丑，皇孫胤生，內外文武賜帛各有差，爲父後者爵一級。北討大都督吳明徹統衆十萬，發自白下。

夏四月癸卯，前巴州刺史魯廣達克齊大峴城。辛亥，吳明徹克秦州水栅。庚申，齊遣兵十萬援歷陽，儀同黃法𣰰破之。辛酉，齊軍救秦州，吳明徹又破之。癸亥，詔北伐衆軍所殺齊兵，竝令埋掩。甲子，南譙太守徐槾克石梁城。

五月己巳，瓦梁城降。癸酉，陽平郡城降。甲戌，徐槾克廬江郡城。景子，黃法𣰰克歷陽城。己卯，北高唐郡城降。辛巳，詔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黃法𣰰徙鎭歷陽，齊改縣爲郡者竝復之。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景戌，廬陵內史任忠軍次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蘄城。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

六月庚子，郢州刺史李綜克灄口城。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庚戌，淮陽、沭陽郡竝棄城走。癸丑，景雲見。豫章內史程文季克涇州城。乙卯，宣毅司馬湛陁克新蔡城。癸〔卯〕〔亥〕，周遣使來聘。〔三〕黃法𣰰克合州城。吳明徹師次仁州，甲子，克其州城。是月，治明堂。

秋七月乙丑，鎭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進號征北大將軍。戊辰，齊遣衆二萬援齊昌，西陽太守周炅破之。己巳，吳明徹軍次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周炅克巴州城。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竝誅其渠帥，以城降。景戌，吳明徹克壽陽外城。

八月乙未，山陽城降。壬寅，盱眙城降。戊申，罷南齊昌郡。壬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青州東海城降。戊午，平固侯陳敬泰等克晉州城。

九月甲子，陽平城降。〔一三〕壬申，高唐太守沈善度克馬頭城。〔一四〕甲戌，齊安城降。景子，左衞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癸未，尚書右僕射、領吏部、駙馬都尉沈君理卒。丁亥，前鄱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小城，齊軍退保大城。戊子，割南兗州之盱眙郡屬譙州。壬辰晦，夜明。黃城大城降。

冬十月甲午，郭默城降。戊戌，以中書令王瑒爲吏部尚書。己亥，以特進、領國子祭酒周弘正爲尚書右僕射。乙巳，吳明徹克壽陽城，斬王琳，傳首京師，梟于朱雀航。丁未，齊兵萬人至潁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齊遣兵援蒼陵，又破之。景辰，詔曰：「梁末得懸瓠，以壽陽爲南豫州，今者克復，可還爲豫州。以黃城爲司州，治下爲安昌郡，滻湍爲漢陽郡，三城依梁爲義陽郡，竝屬司州。」以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爲豫州刺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黃法𣰰爲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陁克齊昌城。

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威虜將軍劉桃根克朐山城。〔一五〕辛巳，樊毅克濟陰城。己丑，魯廣達等克北徐州。

十二月壬辰朔，詔曰：「古者反噬叛逆，盡族誅夷，所以藏其首級，誡之後世。比者所戮止在一身，子胤或存，梟懸自足，不容久歸武庫，長比月支。惻隱之懷，有仁不忍。維熊曇朗、留異、陳寶應、周迪、鄧緒等及今者王琳首，竝還親屬，以弘廣宥。」乙未，譙城降。乙巳，立皇子叔明爲宜都王，叔獻爲河東王。壬午，任忠克霍州城。

六年春正月壬戌朔，詔曰：「王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一物乖方，夕惕猶厲，六合未混，旰食彌憂。朕嗣纂鴻基，思弘經略，上符景宿，下叶人謀，命將興師，大拯淪溺。灰琯未周，凱捷相繼，拓地數千，連城將百。蠢彼餘黎，毒茲異境，江淮年少，猶有剽掠，鄉閭無賴，摘出陰私，將帥軍人，罔顧刑典，今使苛法蠲除，仁聲載路。且肇元告慶，邊服來荒，始覩皇風，宜覃曲澤，可赦江右淮北南司、定、霍、光、建、朔、合、豫、北徐、仁、北兗、青、冀，南譙、南兗十五州，郢州之齊安、西陽，江州之齊昌、新蔡、高唐，南豫州之歷陽、臨江郡士民，〔一六〕罪無輕重，悉皆原宥。將帥職司，軍人犯法，自依常科。」以翊前將軍新安王伯固爲中領軍，進號安前將軍；安前將軍、中領軍晉安王伯恭爲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壬午，輿駕親祠太廟。甲申，廣陵金城降。周遣使來聘。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二月壬辰朔，日有蝕之。辛亥，輿駕親耕藉田。景辰，以中權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

于量爲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

三月癸亥，詔曰：「去歲南川頗言失稔，所督田租于今未卽。豫章等六郡太建五年田租，可申半至秋。豫章又逋太建四年檢首田稅，亦申至秋。南康一郡，嶺下應接，民間尤弊，太建四年田租未入者，可特原除。庶脩墾無廢，歲取方實。」

夏四月庚子，彗星見。辛丑，詔曰：「戢情懷善，有國之令圖，拯弊救危，聖範之通訓。近命師薄伐，義在濟民，青、齊舊隸，膠、光部落，久患凶戎，爭歸有道，棄彼農桑，忘其衣食。而大軍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黃郭，車營布滿，扶老攜幼，蓬流草跋，既喪其本業，咸事遊手，饑饉疾疫，不免流離。可遣大使精加慰撫，仍出陽平倉穀，拯其懸磬，并充糧種。勸課士女，隨近耕種。石鼈等屯，適意脩墾。」

六月壬辰，尚書右僕射、領國子祭酒周弘正卒。乙巳，以中衞將軍、揚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中護軍衡陽王伯信爲宣毅將軍、揚州刺史。

冬十一月乙亥，詔北討行軍之所，竝給復十年。

十二月癸巳，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進號鎭南將軍。戊戌，以吏部尚書王瑒爲尚書右僕射，度支尚書孔奐爲吏部尚書。景午，安右將軍、左光祿大夫王通加特進。

七年春正月辛未，輿駕親祠南郊。乙亥，左衞將軍樊毅克潼州城。辛巳，輿駕親祠北郊。

二月戊申，樊毅克下邳、高柵等六城。

三月辛未，詔豫、二兗、譙、徐、合、霍、南司、定九州及南豫、江、郢所部在江北諸郡置雲旗義士，往大軍及諸鎮備防。戊寅，以新除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黃法𣰰爲豫州刺史。改梁東徐州爲安州，武州爲沅州。移譙州鎮於新昌郡，以秦郡屬之。盱眙、神農二郡還隸南兗州。

夏四月景戌，有星孛于大角。庚寅，監豫州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獻之，詔遣還民。甲午，輿駕親祠太廟。乙未，陳桃根又表上織成羅又錦被各二百首，〔七〕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壬子，郢州獻瑞鍾六。

五月乙卯，割譙州之秦郡還隸南兗州。分北譙縣置北譙郡，領陽平所屬北譙、西譙二縣。合州之南梁郡，隸入譙州。

六月景戌，爲北討將士死王事者克日舉哀。壬辰，以尚書右僕射王瑒爲尚書僕射。己酉，改作雲龍、神獸門。〔八〕

秋八月壬寅，移西陽郡治保城。癸卯，周遣使來聘。

閏九月壬辰，都督吳明徹大破齊軍於呂梁。是月，甘露頻降樂遊苑。丁未，輿駕幸樂遊苑，採甘露，宴羣臣，詔於苑龍舟山立甘露亭。

冬十月戊午，以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安前將軍、中領軍新安王伯固爲南徐州刺史，進號鎮北將軍；信威將軍、江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雲麾將軍、中領軍。〔一九〕己巳，立皇子叔齊爲新蔡王，叔文爲晉熙王。

十一月庚戌，以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淳于量爲中軍大將軍。

十二月景辰，以新除雲麾將軍、郢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建安王叔卿爲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宣惠將軍宜都王叔明爲東揚州刺史。壬戌，以尚書僕射王瑒爲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陸繕爲尚書右僕射，國子祭酒徐陵爲領軍將軍。甲子，南康郡獻瑞鍾。

八年春正月庚辰，西南有紫雲見。

二月壬申，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進位司空。丁丑，詔江東道太建五年以前租稅夏調逋在民間者，皆原之。

夏四月甲寅，詔曰：「元戎凱旋，羣師振旅，旌功策賞，宜有饗宴。今月十七日，可幸樂

遊苑，設絲竹之樂，大會文武。」己未，輿駕親祠太廟。

〔五月〕庚寅，〔二〇〕尙書左僕射王瑒卒。

六月癸丑，以雲麾將軍、廣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合州刺史，進號平北將軍。甲寅，以尙書右僕射陸繕爲尙書左僕射，新除晉陵太守王克爲尙書右僕射。

秋八月丁卯，以車騎大將軍、司空吳明徹爲南兗州刺史。

九月戊戌，以皇子叔彪爲淮南王。

冬十一月乙酉，以平南將軍、湘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二一〕丁酉，分江州晉熙、高唐、新蔡三郡爲晉州。辛丑，以冠軍將軍廬陵王伯仁爲中領軍。

十二月丁卯，以新除太子詹事徐陵爲右光祿大夫。

九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祠北郊。壬寅，以湘州刺史、新除中衞將軍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雲麾將軍建安王叔卿爲湘州刺史，進號平南將軍。

二月壬(午)〔子〕，〔二二〕輿駕親耕藉田。

夏五月景子，詔曰：「朕昧旦求衣，日旰方食，思弘億兆，用臻俾乂，而牧守莅民，廉平未洽，年常租賦，多致逋餘，即此務農，宜弘寬省。可起太建已來訖八年流移叛戶所帶租調，

七年八年叛義丁、五年訖八年叛軍丁、六年七年逋租田米粟夏調綿絹絲布麥等，〔三〕五年訖七年逋貲絹，皆悉原之。」

秋七月乙亥，以輕車將軍、丹陽尹江夏王伯義爲合州刺史。己卯，百濟國遣使獻方物。庚辰，大雨，震萬安陵華表。己丑，震慧日寺刹及瓦官寺重門，一女子於門下震死。

冬十月戊午，司空吳明徹破周將梁士彥衆數萬于呂梁。

十二月戊申，東宮成，皇太子移于新宮。

十年春正月己巳朔，以中領軍廬陵王伯仁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翊左將軍、〔三四〕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徐陵爲領軍將軍。

二月甲子，北討衆軍敗績於呂梁，司空吳明徹及將卒已下，並爲周軍所獲。

三月辛未，震武庫。景子，分命衆軍以備周：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大都督，總水陸諸軍事；明威將軍孫瑒都督荆、郢水陸諸軍事，進號鎭西將軍；左衞將軍樊毅爲大都督，督朱沛、清口上至荆山緣淮衆軍，進號平北將軍；武毅將軍任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等衆軍，進號寧遠將軍。乙酉，大赦天下。丁酉，以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軍將軍淳于量爲南兗州刺史，進號車騎將軍。

夏四月庚戌，詔曰：「懋賞之言，明於訓誥，挾纊之美，著在撫巡。近歲薄伐，廓清淮、泗，摧鋒致果，文武畢力，櫛風沐雨，寒暑亟離，念功在茲，無忘終食。宜班榮賞，用酬厥勞。應在軍者可竝賜爵二級，幷加賚卹，付選即便量處。」又詔曰：「惟堯葛衣鹿裘，則天爲大，伯禹弊衣菲食，夫子曰『無間然』，故儉德之恭，約失者鮮。朕君臨宇宙，十變年籥，旰日勿休，乙夜忘寢，跂予思治，若濟巨川，念茲在茲，懍同馭朽。非貪四海之富，非念黃屋之尊，導仁壽以寘羣生，寧勞役以奉諸己。但承梁季，亂離斯瘼，宮室禾黍，有名亡處，雖輪奐未覩，頗事經營，去泰去甚，猶爲勞費。加以戎車屢出，千金日損，府帑未充，民疲征賦。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興言靜念，夕惕懷抱，垂訓立法，良所多慙。斲雕爲朴，庶幾可慕，雉頭之服既焚，弋綈之衣方襲，損撤之制，前自朕躬，草偃風行，冀以變俗。應御府堂署所營造禮樂儀服軍器之外，其餘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諸有俸卹，竝各量減。」丁巳，以新除鎮右將軍新安王伯固爲護軍將軍。戊午，樊毅遣軍度淮北對清口築城。庚申，大雨雹。壬戌，清口城不守。

五月甲申，太白晝見。

六月丁卯，大雨，震大皇寺刹、莊嚴寺露盤、重陽閣東樓、千秋門內槐樹、鴻臚府門。

秋七月戊戌，新羅國遣使獻方物。乙巳，以散騎常侍、兼吏部尙書袁憲爲吏部尙書。

八月乙丑朔，改秦郡爲義州。戊寅，隕霜，殺稻菽。

九月壬寅，以平北將軍樊毅爲中領軍。乙巳，立方明壇于婁湖。戊申，以中衞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兼王官伯臨盟。甲寅，輿駕幸婁湖臨誓。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也。壬戌，以宣惠將軍江夏王伯義爲東揚州刺史。

冬十月戊寅，罷義州及瑯邪、彭城二郡。立建興，領建安、同夏、烏山、江乘、臨沂、湖熟等六縣，屬揚州。戊子，以尙書左僕射陸繕爲尙書僕射。

十一月辛丑，以鎭西將軍孫瑒爲郢州刺史。

十二月乙亥，合州廬江蠻田伯興出寇樅陽，刺史魯廣達討平之。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龍見于南兗州永寧樓側池中。

二月癸亥，輿駕親耕藉田。

三月丁未，詔淮北義人率戶口歸國者，建其本屬舊名，置立郡縣，卽隸近州，賦給田宅，喚訂一無所預。

〔夏〕五月乙巳，〔三七〕詔曰：「昔軒轅命于風后、力牧，放勛咨爾稷、契、朱武，〔三八〕冕旒垂拱，化致隆平。爰逮漢列五曹，周分六職，設官理務，各有攸司，亦幾期刑措，卜世彌永，並

賴羣才，用康庶績。朕日昃劬勞，思弘治要，而機事尙擁，政道未凝，夕惕于懷，罔知攸濟。方欲仗茲舟檝，委成股肱，徵名責實，取寧多士。自今應尙書曹、府、寺、內省監、司文案，悉付局參議分判。其軍國興造、徵發、選序、三獄等事，前須詳斷，然後啓聞。凡諸辯決，務令清乂，約法守制，較若畫一，不得前後舛互，自相矛楯，致有枉滯。紆意舞文，糾聽所知，靡有攸赦。」甲寅，詔曰：「舊律以枉法受財爲坐雖重，直法容賄其制甚輕，豈不長彼貪殘，生其舞弄？事涉貨財，寧不尤切？今可改不枉法受財者，科同正盜。」

六月庚辰，以鎭前將軍豫章王叔英爲鎭南將軍、江州刺史。景戌，以征南將軍、江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中權將軍、護軍將軍。

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

八月甲子，青州義主朱顯宗等率所領七百戶入附。丁卯，輿駕幸大壯觀閱武。戊寅，輿駕還宮。

冬十月甲戌，以安前將軍、祠部尙書晉安王伯恭爲軍師將軍，尙書僕射陸繕爲尙書左僕射。

十一月辛卯，詔曰：「畫冠弗犯，革此澆風，孥戮是蹈，化於薄俗。朕肅膺寶命，迄將一紀，思經邦濟治，憂國愛民，日仄劬勞，夜分輟寢，而還淳反朴，其道靡階，雍熙盛美，莫云能

致。遂乃鞫訊之牒，盈於聽覽，舂鈇之人，塡於牢犴。周成刑措，漢文斷獄，杼軸空勞，邈焉旣遠。加以蕞爾醜徒，軼我彭、汴，淮、汝氓庶，企踵王略，治兵誓旅，義存拯救。飛芻挽粟，征賦頗煩，暑雨祁寒，寧忘咨怨。秉宿度乖舛，次舍違方，若日之誠，責歸元首，愧心斯積，馭朽非懼。卽建子令月，微陽初動，應此嘉辰，宜播寬澤，可大赦天下。」甲午，周遣柱國梁士彥率衆至肥口。戊戌，周軍進圍壽陽。辛丑，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淳于量爲上流水軍都督；中領軍樊毅都督北討諸軍事，加安北將軍；散騎常侍、左衞將軍任忠都督北討前軍事，加平北將軍；前豐州刺史皐文奏率步騎三千趣陽平郡。癸卯，任忠率步騎七千趣秦郡。景午，新除仁威將軍、右衞將軍魯廣達率衆入淮。是日，樊毅領水軍二萬自東關入焦湖，武毅將軍蕭摩訶率步騎趣歷陽。戊申，豫州陷。辛亥，霍州又陷。癸丑，以新除中衞大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大都督，總督水步衆軍。

十二月乙丑，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州)〔郡〕，〔三七〕並自拔還京師。譙、北徐州又陷。自是淮南之地盡沒于周矣。己巳，詔曰：「昔堯、舜在上，茅屋土階，湯、禹爲君，藜杖韋帶。至如甲帳珠絡，華榱璧璫，未能雍熙，徒聞侈欲。朕企仰前聖，思求訟平，正道多違，澆風靡乂。至今貴里豪家，金鋪玉舃，貧居陋巷，彘食牛衣，稱物平施，何其遼遠。爟烽未息，役賦兼勞，文吏姦貪，妄動科格。重以旗亭

闗市，稅斂繁多，不廣都內之錢，非供水衡之費，逼遏商賈，營謀私蓄。靖懷衆弊，宜事改張。弗弘王道，安拯民蠹？今可宣勅主衣、尙方諸堂署等，自非軍國資須，不得繕造衆物。後宮僚列，若有游長，掖庭啓奏，即皆量遣。大予祕戲，非會禮經，樂府倡優，不合雅正，並可删改。市估津稅，軍令國章，更須詳定，唯務平允。別觀離宮，郊閒野外，非恆饗宴，勿復脩治。幷勒內外文武車馬宅舍，皆循儉約，勿尙奢華。違我嚴規，抑有刑憲。所由具爲條格，標榜宣示，令喻朕心焉。」癸酉，遣平北將軍沈恪、電威將軍裴子烈鎭南徐州，開遠將軍徐道奴鎭栅口，前信州刺史楊寶安鎭白下。戊寅，以中領軍樊毅爲鎭西將軍、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

十二年春正月戊戌，以散騎常侍、左衞將軍任忠爲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督緣江軍防事。

三月壬辰，以平北將軍廬陵王伯仁爲翊左將軍、中領軍。

夏四月癸亥，尙書左僕射陸繕卒。乙丑，以宣毅將軍河東王叔獻爲南徐州刺史。己卯，大雩。壬午，雨。

五月癸巳，以軍師將軍、尙書右僕射晉安王伯恭爲尙書僕射。

六月壬戌，大風壞皐門中闥。

秋八月己未，周使持節、上柱國、鄖州總管滎陽郡公司馬消難以鄖、隨、溫、應、土、順、沔、(儇)〔澴〕、〔二八〕岳等九州，魯山、甑山、沌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溳水等八鎮內附。〔二九〕詔以消難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總督安隨等九州八鎮諸軍事、車騎將軍、司空，封隨郡公，給鼓吹、女樂各一部。庚申，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遣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任忠率衆趣歷陽；通直散騎常侍、超武將軍陳慧紀爲前軍都督，趣南兗州。戊辰，以新除司空司馬消難爲大都督水陸諸軍事。庚午，通直散騎常侍淳于陵克臨江郡。癸酉，智武將軍魯廣達克郭默城。甲戌，大雨霖。景子，淳于陵克祐州城。

九月癸未，周臨江太守劉顯光率衆內附。是夜，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擊，三夜乃止。景戌，改安陸郡爲南司州。丁亥，周將王延貴率衆援歷陽，任忠擊破之，生擒延貴等。己酉，周廣陵義主曹藥率衆入附。〔三〇〕

冬十月癸丑，大雨雹震。

十一月己丑，詔曰：「朕君臨四海，日旰劬勞，思弘至治，未臻斯道。而兵車驟出，軍費尤煩，芻漕控引，不能徵賦。夏中亢旱傷農，畿內爲甚，民(天)〔失〕所資，〔三一〕歲取無託。此則政刑未理，陰陽舛度，黎元阻饑，君孰與足？ 靖言興念，余責在躬，宜布惠澤，溥沾氓庶。

其丹陽、吳興、晉陵、建興、義興、東海、信義、陳留、江陵等十郡，〔三二〕幷(謝)〔諸〕署卽年田稅、祿秩，〔三三〕竝各原半，其丁租半申至來歲秋登。」

十二月庚辰，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河東王叔獻薨。

十三年春正月壬午，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左光祿大夫；中權將軍、護軍將軍鄱陽王伯山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鎭右將軍、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爲揚州刺史；軍師將軍、尙書僕射晉安王伯恭爲尙書左僕射；〔安〕右將軍、丹陽尹徐陵爲中書監，領太子詹事；〔三四〕吏部尙書袁憲爲尙書右僕射。庚寅，以輕車將軍、衞尉卿宜都王叔明爲南徐州刺史。

二月甲寅，詔賜司馬消難所部周大將軍田廣等封爵各有差。乙亥，輿駕親耕藉田。

夏四月乙巳，分衡州始興郡爲東衡州，衡州爲西衡州。

五月景辰，以前鎭西將軍樊毅爲中護軍。

六月辛卯，以新除中護軍樊毅爲護軍將軍。

秋九月癸亥，夜，大風至自西北，發屋拔樹，大雷震雹。

冬十月癸未，以散騎常侍、丹陽尹毛喜爲吏部尙書，護軍將軍樊毅爲鎭西將軍、荆州刺

史。改鄱陽郡爲吳州。壬寅，丹丹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辛巳，彗星見。己亥，以翊右將軍、衞尉卿沈恪爲護軍將軍。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高宗弗豫。甲寅，崩于宣福殿，時年五十三。遺詔曰：「朕爰自遘疾，曾未浹旬，醫藥不瘳，便屬大漸，終始定分，夫復奚言。但君臨寰宇，十有四載，誠則雖休勿休，日愼一日，知宗廟之負重，識王業之艱難。而邊鄙多虞，生民未乂，方欲蕩淸四海，包吞八荒，有志莫從，遺恨幽壤。皇太子叔寶繼體正嫡，年業韶茂，纂統洪基，社稷有主。羣公卿士、文武內外，俱罄心力，同竭股肱，送往事居，盡忠誠之節，當官奉職，引翼亮之功。務在叶和，無違朕意。凡厥終制，事從省約。金銀之飾，不須入壙，明器之具，皆令用瓦。唯使儉而合禮，勿得奢而乖度。以日易月，旣有通規，公除之制，悉依舊准。在位百司，三日一臨，四方州鎭，五等諸侯，各守所職，並停奔赴。」

二月辛卯，上謚孝宣皇帝，廟號高宗。癸巳，葬顯寧陵。

高宗在田之日，有大度幹略，及乎登庸，寔允天人之望。梁室喪亂，淮南地並入齊，高宗太建初，志復舊境，乃運神略，授律出師，至於戰勝攻取，獻捷相繼，遂獲反侵地，功實懋焉。及周滅齊，乘勝略地，還達江際矣。

史臣曰：高宗器度弘厚，亦有人君之量焉。世祖知冢嗣仁弱，弗可傳於寳位，高宗地居姬旦，世祖情存太伯，及乎弗悆，大事咸委焉。至於纂業，萬機平理，命將出師，克淮南之地，開拓土宇，靜謐封疆。享國十餘年，志大意逸，呂梁覆(車)〔軍〕，〔三五〕大喪師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嗚呼！蓋德不逮文，智不及武，雖得失自我，無禦敵之略焉。

校勘記

〔一〕梁〔中〕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　據南史陳宣帝紀補。按宣帝死於太建十四年正月甲寅，年五十三，以此上推，適爲梁中大通二年。

〔二〕時有馬軍主李總與高宗有舊　殿本考證云南史無「馬」字。

〔三〕(空)〔堅〕誓蒼旻　據各本改。

〔四〕護軍將軍沈恪爲鎭南將軍廣州刺史　按沈恪於太建二年六月始由安南將軍、廣州刺史進號鎭南將軍，此「鎭南將軍」疑當作「安南將軍」。

〔五〕去其甚泰　「甚泰」各本作「泰甚」。

〔六〕二傳祭酒以下(可)賚帛各有差　據元龜二六〇刪。按此非詔文，不當有「可」字。

〔七〕(秋)九月庚子朔　按上已書「秋八月」，此不當更著「秋」字，今刪。

〔八〕黑貂改弊　「改」元龜二一三作「故」。

〔九〕終其滯淹　「其」各本作「身」。按元龜二一三作「其」。

〔一〇〕故車騎將軍章昭達配食世祖廟庭　按章昭達於太建三年十二月壬辰以車騎大將軍卒於位，「將軍」上應有一「大」字。

〔一一〕十〔一〕月己亥夜地震　據南史陳宣帝紀補。按上文書「冬十月」，則此不應複書「十月」，且是年十一月己亥朔，明脫一「一」字。殿本考證謂南史作「十一月」而不書朔，以上文「戊戌」證之，亦恐有譌。今按：疑南史脫一「朔」字，而此「己亥夜」之「夜」字則當作「朔」也。

〔一二〕癸(卯)〔亥〕周遣使來聘　按上有乙卯，下不當有癸卯。周遣使來聘與黃法氍克合州城同在一日，通鑑書「癸亥，黃法氍克合州」，是知「癸卯」爲「癸亥」之譌，今從改。

〔一三〕九月甲子陽平城降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按是年四月已書陽平郡城降，此又云陽平城降，是有兩陽平矣。攷隋志，江都郡安宜縣，梁置陽平郡，又魏志楚州所領有陽平郡，領陽平、濮陽兩縣，或前所書者安宜之陽平，後所書者鍾離之陽平乎？東魏楚州治鍾離城。」

〔一四〕高唐太守沈善度克馬頭城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沈善度」通鑑作「沈善慶」。

〔一五〕威虜將軍劉桃根克朐山城　「劉桃根」通鑑作「劉桃枝」。胡三省注云：「此劉桃枝自是陳將，非

齊之劉桃枝。」按本書前後皆作「劉桃根」，疑通鑑譌。

〔一六〕南豫州之歷陽臨江郡土民　按汲本「土」字下有小注，云一作「士」。元龜二〇八亦作「士」。

〔一七〕陳桃根又表上織成羅又錦被各二百首　「織成羅」下之「又」字北監本、殿本作「文」，「錦被」下有「裘」字，無「百首」二字。南監本、汲本有「百首」二字，餘同北監本。南史陳宣帝紀「又」作「紋」。通鑑作「文」。按張元濟校勘記云：「此文不誤。意謂織成羅與錦被兩物各二百端。端或作耑，『首』爲『耑』字之誤。」

〔一八〕改作雲龍神獸門　「神獸門」卽「神虎門」，避唐諱改。

〔一九〕信威將軍江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雲麾將軍中領軍　按太建四年，以東中郎將、吳郡太守、長沙王叔堅爲宣毅將軍、江州刺史，本傳同，其後不載進改軍號事，此作「信威將軍」，疑有誤。又本年十二月丙辰，以新除雲麾將軍、郢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本傳亦云於太建七年進號雲麾將軍、郢州刺史。此「中領軍」疑有譌。

〔二〇〕〔五月〕庚寅　據南史陳宣帝紀補。按是年四月己酉朔，無庚寅；五月戊寅朔，十三日爲庚寅。

〔二一〕以平南將軍湘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　按叔堅於是年六月爲合州刺史，進號平北將軍。本傳亦言其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前曾爲平北將軍、合州刺史。此「平南將軍」、「湘州刺史」當爲「平北將軍」、「合州刺史」之誤。其時爲湘州刺史者，始興王叔陵也。

〔二二〕二月壬(午)〔子〕　據南史陳宣帝紀改。按是年二月甲辰朔，無壬午。

〔二三〕六年七年逋租田米粟夏調綿絹絲布麥等　「麥」元龜四八九作「帛」。按作「帛」是。

〔二四〕翊左將軍　按本傳，陵於太建八年加翊右將軍，其後無改，與此異。

〔二五〕〔夏〕五月乙巳　按上書「三月丁未」，依例此應書「夏五月」，明脫一「夏」字，各本並脫，今補。

〔二六〕放勛沓爾稷契朱武　「朱武」即「朱虎」，避唐諱改。

〔二七〕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州)〔郡〕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州」當作「郡」。按上所舉皆郡名，今據改。

〔二八〕(偎)〔澴〕　據通鑑胡注及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改。按錢大昕云「偎」當作「澴」，澴州即隋吉陽郡。

〔二九〕魯山甑山沌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溳水等八鎮內附　「溳水」原譌「涓水」，各本並譌。按魯山等八鎮並在今湖北省境。隋書地理志：「安貴，西魏置溳水郡，開皇初郡廢。」安貴故治在今湖北隨縣西北。溳水鎮當即其地。「涓水」元龜二一五正作「溳水」，今改正。

〔三〇〕周廣陵義主曹藥率衆入附　殿本考證云南史「主」上有「軍」字。

〔三一〕民(天)〔失〕所資　據各本改。

〔三二〕其丹陽吳興晉陵建興義興東海信義陳留江陵等十郡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今數之，止九郡。」

〔三三〕幷(謝)〔諸〕署卽年田稅祿秩　據元龜四八九改。

〔三四〕〔安〕右將軍丹陽尹徐陵爲中書監領太子詹事　按陵本傳，陵於太建十年，重爲領軍將軍，尋遷安右將軍、丹陽尹。此脫「安」字，今補。

〔三五〕呂梁覆(車)〔軍〕　據各本改。

陳書卷六

本紀第六

後主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高宗嫡長子也。梁承聖二年十一月戊寅生于江陵。明年，江陵陷，高宗遷關右，留後主于穰城。天嘉三年，歸京師，立爲安成王世子。天康元年，授寧遠將軍，置佐史。光大二年，爲太子中庶子，尋遷侍中，餘如故。太建元年正月甲午，立爲皇太子。

十四年正月甲寅，高宗崩。乙卯，始興王叔陵作逆，伏誅。丁巳，太子卽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詔曰：「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攀號擗踊，無所迨及。朕以哀煢，嗣膺寶歷，若涉巨川，罔知攸濟，方賴羣公，用匡寡薄。思播遺德，覃被億兆，凡厥遐邇，咸與惟新。可大赦天下。在位文武及孝悌力田爲父後者，並賜爵一級。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賜穀人五

斛、帛二匹。」癸亥，以侍中、翊前將軍、丹陽尹長沙王叔堅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右衞將軍蕭摩訶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一〕鎭西將軍、荆州刺史樊毅進號征西將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任忠進號鎭南將軍，〔二〕護軍將軍沈恪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平西將軍魯廣達進號安西將軍，仁武將軍、豐州刺史章大寶爲中護軍。乙丑，尊皇后爲皇太后，宮曰弘範。景寅，以冠軍將軍晉熙王叔文爲宣惠將軍、丹陽尹。丁卯，立弟叔重爲始興王，〔三〕奉昭烈王祀。己巳，立妃沈氏爲皇后。辛未，立皇弟叔儼爲尋陽王，皇弟叔愼爲岳陽王，〔四〕皇弟叔達爲義陽王，皇弟叔熊爲巴山王，〔五〕皇弟叔虞爲武昌王。壬申，侍中、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伯山進號中權大將軍，軍師將軍、尙書左僕射晉安王伯恭進號翊前將軍、侍中，翊右將軍、中領軍廬陵王伯仁進號安前將軍，〔六〕鎭南將軍、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進號征南將軍，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建安王叔卿進號安南將軍。以侍中、中書監、安右將軍徐陵爲左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甲戌，設無导大會於太極前殿。

三月辛亥，詔曰：「躬推爲勸，義顯前經，力農見賞，事昭往誥。斯乃國儲是資，民命攸屬，豐儉隆替，靡不由之。夫入賦自古，輸藁惟舊，沃饒貴于十金，磽确至於三易，腴塉既異，盈縮不同。詐僞日興，簿書歲改。稻田使者，著自西京，不實峻刑，聞諸東漢。老農懼於祇應，俗吏因以侮文。輟耒成羣，游手爲伍，永言妨蠹，良可太息。今陽和在節，膏澤潤

下，宜展春耨，以望秋坻。其有新闢塍畎，進墾蒿萊，廣袤勿得度量，征租悉皆停免。私業久廢，咸許占作，公田荒縱，亦隨肆勤。儻良守敎耕，淳民載酒，有茲督課，議以賞擢。外可爲格班下，稱朕意焉。」癸亥，詔曰：「夫體國經野，長世字甿，雖因革儻殊，弛張或異，至於旁求俊乂，爰逮側微，用適和羹，是隆大厦，上智中主，咸由此術。朕以寡薄，嗣膺景祚，雖哀疚在躬，情慮惛舛，而宗社任重，黎庶務殷，無由自安拱默，敢忘康濟，思所以登顯髦彥，式備周行。但空勞宵夢，屢勤史卜，五就莫來，(五)〔八〕能不至。〔七〕是用(甲)〔申〕旦凝慮，〔八〕景夜損懷。〔九〕豈以食玉炊桂，無因自達？將懷寶迷邦，咸思獨善？應內外衆官九品已上，可各薦一人，以會彙征之旨。且取備實難，舉長或易，小大之用，明言所施，勿得南箕北斗，名而非實。其有負能仗氣，擯壓當時，著賓戲以自憐，草客嘲以慰志，人生一世，逢遇誠難，亦宜去此幽谷，翔茲天路，趨銅駞以觀國，望金馬而來庭，便當隨彼方圓，飭之矩矱。」又詔曰：「昔睿后宰民，哲王御寓，雖德稱汪濊，明能普燭，猶復紆己乞言，降情訪道，高咨岳牧，下聽輿臺，故能政若神明，事無悔吝。朕纂承丕緒，思隆大業，常懼九重已邃，四聽未廣，欲聽昌言，不疲痺足，若逢廷折，無憚批鱗。而口柔之辭，儻聞於在位，腹誹之意，或隱於具僚，非所以弘理至公，緝熙帝載者也。內外卿士文武衆司，若有智周政術，心練治體，救民俗之疾苦，辯禁網之疎密者，各進忠讜，無所隱諱。朕將虛己聽受，擇善而行，庶深鑒物情，

匡我王度。」己巳，以侍中、尚書左僕射、新除翊前將軍晉安王伯恭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新除翊左將軍、永陽王伯智爲尚書僕射，中護軍章大寶爲豐州刺史。

夏四月景申，立皇子永康公胤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王公已下賚帛各有差。庚子，詔曰：「朕臨御區宇，撫育黔黎，方欲康濟澆薄，蠲省繁費，奢僭乖衷，實宜防斷。應鏤金銀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綵花之屬，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疎者，並傷財廢業，尤成蠹患。又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民間淫祀祆書諸珍怪事，詳爲條制，並皆禁絕。」癸卯，詔曰：「中歲克定淮、泗，爰涉青、徐，彼土酋豪，並輸罄誠款，分遣親戚，以爲質任。今舊土淪陷，復成異域，南北阻遠，未得會同，念其分乖，殊有愛戀。夷狄吾民，斯事一也，何獨譏禁，使彼離析？外可即檢任子館及東館並帶保任在外者，並賜衣糧，頒之酒食，遂其鄉路，所之阻遠，便發遣船仗衛送，必令安達。若已預仕宦及別有事義不欲去者，亦隨其意。」

六月癸酉朔，以明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孫瑒爲中護軍。

秋七月辛未，大赦天下。是月，江水色赤如血，自京師至于荊州。

八月癸未夜，天有聲如風水相擊。乙酉夜亦如之。景戌，以使持節、都督緣江諸軍事、安西將軍魯廣達爲安左將軍。

九月景午，設無㝵大會於太極殿，捨身及乘輿御服，大赦天下。辛亥夜，天東北有聲如

蟲飛，漸移西北。乙卯，太白晝見。景寅，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司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詔曰：「朕以寡薄，嗣守鴻基，哀惸切慮，疹恙纏織，訓俗少方，臨下靡算，懼甚踐冰，慄同馭朽。而四氣易流，三光遄至，纓紱列陛，玉帛充庭，具物匪新，節序疑舊，緬思前德，永慕昔辰，對軒闥而哽心，顧扆筵而慓氣。思所以仰遵遺構，俯勵薄躬，陶鑄九流，休息百姓，用弘寬簡，取叶陽和。可大赦天下，改太建十五年爲至德元年。」以征南將軍、江州刺史、新除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爲中衞大將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江州刺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司馬消難進號車騎將軍，宣惠將軍、丹陽尹晉熙王叔文爲揚州刺史，鎭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任忠爲領軍將軍，安左將軍魯廣達爲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祠部尙書江總爲吏部尙書。癸卯，立皇子深爲始安王。

二月丁丑，以始興王叔重爲揚州刺史。

夏四月戊辰，交州刺史李幼榮獻馴象。己丑，以前輕車將軍、揚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爲江州刺史。

秋八月丁卯，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沙王叔堅爲司空。

九月丁巳，天東南有聲如蟲飛。

冬十月丁酉，立皇弟叔平爲湘東王，叔敖爲臨賀王，叔宣爲陽山王，叔穆爲西陽王。戊戌，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徐陵卒。癸丑，立皇弟叔儉爲南安王，叔澄爲南郡王，叔興爲沅陵王，叔韶爲岳山王，叔純爲新興王。

十二月景辰，頭和國遣使獻方物。司空長沙王叔堅有罪免。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內有青黃色，隆隆若雷聲。

二年春正月丁卯，分遣大使巡省風俗。平南將軍、豫州刺史魯廣達進號安南將軍。〔一〇〕癸巳，大赦天下。

夏五月戊子，以尚書僕射永陽王伯智爲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輕車將軍、江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爲信威將軍、湘州刺史，仁威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重爲江州刺史，信武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南平王嶷爲揚州刺史，吏部尚書江總爲尚書僕射。

秋七月戊辰，以長沙王叔堅爲侍中、鎮左將軍。壬午，太子加元服，在位文武賜帛各有差，孝悌力田爲父後者各賜一級，鰥寡癃老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

九月癸未，太白晝見。

冬十月己酉，詔曰：「耕鑿自足，乃曰淳風，貢賦之興，其來尚矣。蓋由庚極務，不獲已而行焉。但法令滋章，姦盜多有，俗尚澆詐，政鮮惟良。朕日旰夜分，矜一物之失所，泣辜罪己，愧三千之未措。望訂初下，使彊蔭兼出，如聞貧富均起，單弱重弊，斯豈振窮扇暍之意歟？是乃下吏箕斂之苛也。故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太建十四年望訂租調逋未入者，並悉原除。在事百僚，辯斷庶務，必去取平允，無得便公害民，爲己聲績，妨紊政道。」

十一月景寅，大赦天下。壬申，盤盤國遣使獻方物。戊寅，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庚午，以鎮左將軍長沙王叔堅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征西將軍、荊州刺史樊毅爲護軍將軍，守吏部尚書、領著作陸瓊爲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袁敬加特進。

三月辛酉，前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

夏四月庚戌，豐州義軍主陳景詳斬大寶，傳首京師。

秋八月戊子夜，老人星見。己酉，以左民尚書謝（伸）〔伷〕爲吏部尚書。〔一〕

九月甲戌，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袁敬卒。

冬十月己丑，丹丹國遣使獻方物。

十一月己未，詔曰：「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聖，祖述憲章之典，並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訓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靈寢忘處，鞠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愾息。今雅道雍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閟笥開書，無因循復。外可詳之禮典，改築舊廟，蕙房桂棟，咸使惟新，芳蘩潔潦，以時饗奠。」辛巳，輿駕幸長干寺，大赦天下。

十二月丙戌，太白晝見。辛卯，皇太子出太學，講孝經，戊戌，講畢。辛丑，釋奠于先師，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公卿士。癸卯，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是歲，蕭巋死，子琮代立。

四年春正月甲寅，詔曰：「堯施諫鼓，禹拜昌言，求之異等，久著前無，〔二〕舉以淹滯，復聞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王之切務。朕以寡昧，丕承鴻緒，未明虛己，日旰興懷，萬機多紊，四聰弗（遠）〔達〕，〔三〕思聞蹇諤，採其謀計。王公已下，各薦所知，旁詢管庫，爰及輿皁，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親加聽覽，佇於啓沃。」中權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伯山進號鎮衞將軍，中衞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進號驃騎大將軍，〔四〕鎮左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長沙王叔堅進號中軍大將軍，安南將軍晉安王伯恭進號鎭右將軍，翊右將軍宜都王叔明進號安右將軍。

二月景戌，以鎭右將軍晉安王伯恭爲特進。景申，立皇弟叔謨爲巴東王，叔顯爲臨江王，叔坦爲新會王，叔隆爲新寧王。

夏五月丁巳，立皇子莊爲會稽王。

秋九月甲午，輿駕幸玄武湖，肆艫艦閱武，〔一五〕宴羣臣賦詩。戊戌，以鎭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伯山爲東揚州刺史，智武將軍岳陽王叔愼爲丹陽尹。丁未，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癸亥，尙書僕射江總爲尙書令，吏部尙書謝伷爲尙書僕射。

十一月己卯，詔曰：「惟刑止暴，惟德成物，三才是資，百王不改。而世無抵角，時鮮犯鱗，渭橋驚馬，弗聞廷爭，桃林逸牛，未見其旨。雖剽悍輕侮，理從鉗鈦，惷愚杜默，宜肆矜弘，政乏良哉，明慙則哲，求諸刑措，安可得乎？是用屬瘝以軫懷，負黼扆而於邑。復茲合璧輪缺，連珠緯舛，黃鍾獻呂，和氣始萌，玄英告中，履長在御，因時宥過，抑乃斯得。可大赦天下。」

禎明元年春正月景子，以安前將軍衡陽王伯信進號鎮前將軍，安東將軍、吳興太守盧陵王伯仁爲特進，〔一六〕智武將軍、丹陽尹岳陽王叔愼爲湘州刺史，仁武將軍義陽王叔達爲丹陽尹。戊寅，詔曰：「柏皇、大庭，鼓淳和於曩日，姬王、嬴后，被澆風於末載，刑書已鑄，善化匪融，禮義既乖，姦宄斯作。何其淳朴不反，浮華競扇者歟？朕居中御物，納隍在睠，頻恢天網，屢絕三邊，元元黔庶，終罹五辟。蓋乃康哉寡薄，抑焉法令滋章。是用當宁弗怡，矜此向隅之意。今三元具序，萬國朝辰，靈芝獻於始陽，膏露凝於聿歲，從春施令，仰乾布德，思與九有，惟新七政。可大赦天下，改至德五年爲禎明元年。」乙未，地震。癸卯，以鎮前將軍衡陽王伯信爲鎮南將軍、西衡州刺史。

二月丁未，以特進、鎮右將軍晉安王伯恭進號中衞將軍，中書令建安王叔卿爲中書監。丁卯，詔至德元年望訂租調逋未入者，竝原之。

秋八月癸卯，老人星見。丁未，以車騎將軍蕭摩訶爲驃騎將軍。〔一七〕九月乙亥，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爲驃騎大將軍。庚寅，蕭琮所署尚書令、太傅安平王蕭巖，〔一八〕中軍將軍、荆州刺史義興王蕭瓛，〔一九〕遣其都官尚書沈君公，詣荆州刺史陳紀請降。〔二〇〕辛卯，巖等率文武男女十萬餘口濟江。甲午，大赦天下。

冬十一月乙亥，割揚州吳郡置吳州，割錢塘縣爲郡，屬焉。景子，以蕭巖爲平東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蕭𤫊爲安東將軍、吳州刺史。丁亥，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兼司徒。

十二月景辰，以前鎮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鎮衞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前中衞將軍晉安王伯恭爲中衞將軍、右光祿大夫。

二年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恮爲東陽王，恬爲錢塘王。是月，遣散騎常侍周羅睺帥兵屯峽口。

夏四月戊申，有羣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渡淮，〔三〕至于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出江。戊午，以左民尚書蔡徵爲吏部尚書。是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

五月壬午，以安前將軍廬陵王伯仁爲特進。甲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如數斗，〔三〕自天墜鎔所，有聲隆隆如雷，鐵飛出牆外燒民家。

六月戊戌，扶南國遣使獻方物。庚子，廢皇太子胤爲吳興王，立軍師將軍、揚州刺史始安王深爲皇太子。辛丑，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南平王嶷進號鎮南將軍；忠武將軍、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彥進號安北將軍；會稽王莊爲翊前將軍、揚州刺史；宣惠將軍、尚書令江總進號中權將軍；雲麾將軍、太子詹事袁憲爲尚書僕射；尚書僕射謝伷爲特進；寧遠將軍、新

除吏部尚書蔡徵進號安右將軍。甲辰，以安右將軍魯廣達爲中領軍。〔二四〕丁巳，大風至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城，淮渚暴溢，漂沒舟乘。

冬十月己亥，立皇子蕃爲吳郡王。辛丑，以度支尚書、領大著作姚察爲吏部尚書。己酉，輿駕幸莫府山，大校獵。

十一月丁卯，詔曰：「夫議獄緩刑，皇王之所垂範，勝殘去殺，仁人之所用心。自畫冠既息，刻吏斯起，法令滋章，手足無措。朕君臨區宇，屬當澆末，輕重之典，在政未康，小大之情，興言多愧。眷茲狴犴，有軫哀矜，可克日於大政殿訊獄。」壬申，以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南平王嶷爲征西將軍、郢州刺史，安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彥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軍師將軍南海王虔爲安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二五〕景子，立皇弟叔榮爲新昌王，叔匡爲太原王。是月，隋遣晉王廣衆軍來伐，自巴、蜀、沔、漢下流至廣陵，數十道俱入，緣江鎮戍，相繼奏聞。時新除湘州刺史施文慶、中書舍人沈客卿掌機密用事，並抑而不言，故無備禦。

三年春正月乙丑朔，霧氣四塞。是日，隋總管賀若弼自北道廣陵濟京口，總管韓擒虎趨橫江，〔二六〕濟採石，自南道將會弼軍。景寅，採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內外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二七〕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爲都督，

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皐文奏將兵鎭南豫州。庚午，賀若弼攻陷南徐州。辛未，韓擒虎又陷南豫州，文奏敗還。至是隋軍南北道並進。後主遣驃騎大將軍、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室)〔堂〕，〔二八〕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耆闍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己卯，鎭東大將軍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辛巳，賀若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南。甲申，後主遣衆軍與弼合戰，衆軍敗績。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散兵力戰，不能拒。弼進攻宮城，燒北掖門。是時韓擒虎率衆自新林至于石子岡，任忠出降於擒虎，仍引擒虎經朱雀航趣宮城，自南掖門而入。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內。尚書令江總、吏部尚書姚察、度支尚書袁權、前度支尚書王瑗、侍中王寬居省中。後主聞兵至，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于井，袁憲侍側，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又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焉。及夜，爲隋軍所執。景戌，晉王廣入據京城。

三月己巳，後主與王公百司發自建鄴，入于長安。隋仁壽四年十一月壬子，薨於洛陽，時年五十二。追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諡曰煬，葬河南洛陽之芒山。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

高祖拔起壠畝，有雄桀之姿。始佐下藩，奮英奇之略，弭節南海，職思靜亂。援旗北邁，義在勤王，掃侯景於既成，拯梁室於已墜。天網絕而復續，國步屯而更康，百神有主，不失舊物。魏王之延漢鼎祚，宋武之反晉乘輿，懋績鴻勳，無以尚也。于時內難未弭，外隣勍敵，王琳作梗於上流，周、齊搖蕩於江、漢，畏首畏尾，若存若亡，此之不圖，遽移天歷，雖皇靈有睠，何其速也？然志度弘遠，懷抱豁如，或取士於仇讎，或擢才於亡命，掩其受金之過，宥其吠堯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能得其死力，故乃決機百勝，成此三分，方諸鼎峙之雄，足以無慙權、備矣。

世祖天姿叡哲，清明在躬，早預經綸，知民疾苦，思擇令典，庶幾至治。德刑竝用，戡濟艱虞，羣兇授首，彊隣震懾。雖忠厚之化未能及遠，恭儉之風足以垂訓，若不尙明察，則守文之良主也。

臨川年長於成王，過微於太甲。宣帝有周公之親，無伊尹之志，明辟不復，桐宮遂往，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高宗爰自在田，雅量宏廓，登庸御極，民歸其厚。惠以使下，〔三九〕寬以容衆。智勇爭奮，師出有名，揚旆分麾，風行電掃，闢土千里，奄有淮、泗，戰勝攻取之勢，近古未之有也。〔三〇〕旣而君侈民勞，將驕卒墮，帑藏空竭，折衂師徒，於是秦人方彊，遂窺兵於江

上矣。李克以爲吳之先亡，由乎數戰〔數勝〕，〔三〕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信哉言乎！高宗始以寬大得人，終以驕侈致敗，文、武之業，〔三〕墜于茲矣。

後主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既屬邦國殄瘁，不知稼穡艱難。初懼阽危，屢有哀矜之詔，後稍安集，復扇淫侈之風。賓禮諸公，唯寄情於文酒，昵近羣小，皆委之以衡軸。謀謨所及，遂無骨鯁之臣，權要所在，莫匪侵漁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躭荒爲長夜之飲，嬖寵同豔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衆叛親離，臨機不寤，自投於井，冀以苟生，視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

遐觀列辟，纂武嗣興，其始也皆欲齊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視五帝，俯協三王，然而靡不有初，克終蓋寡，其故何哉？並以中庸之才，懷可移之性，口存於仁義，心怵於嗜慾。仁義利物而道遠，嗜欲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違，道遠難以固志。佞諂之倫，承顏候色，因其所好，以悅導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順流而決壅。非夫感靈辰象，降生明德，孰能遺其所樂，而以百姓爲心哉？此所以成、康、文、景千載而罕遇，癸、辛、幽、厲靡代而不有，毒被宗社，身嬰戮辱，爲天下笑，可不痛乎！古人有言，亡國之主，多有才藝，考之梁、陳及隋，信非虛論。然則不崇教義之本，偏尚淫麗之文，徒長澆僞之風，無

救亂亡之禍矣。

史臣曰：後主昔在儲宮，早標令德，及南面繼業，寔允天人之望矣。至於禮樂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藝，廣闢四門，是以待詔之徒，爭趨金馬，稽古之秀，雲集石渠。且梯山航海，朝貢者往往歲至矣。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臣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朝章大典，方參議焉，文案簿領，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陳。後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慶、沈客卿之徒，專掌軍國要務，姦黠左道，以裒刻爲功，自取身榮，不存國計，是以朝經墮廢，禍生鄰國。斯亦運鍾百六，鼎玉遷變，非唯人事不昌，蓋天意然也。

校勘記

〔一〕右衞將軍蕭摩訶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　按蕭摩訶傳，後主嗣位，摩訶以功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此無「大」字。又授南徐州刺史在爲車騎大將軍之後，亦非同時也。

〔二〕平南將軍豫州刺史任忠進號鎮南將軍　按宣帝紀，太建十二年以散騎常侍、左衞將軍任忠爲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本傳同。後主嗣位，即以此進號鎮南將軍。此「豫州」上脫一「南」字。

〔三〕立弟叔重爲始興王　「叔重」南史陳後主紀作「叔敦」，然宣帝諸子傳又作「叔重」。

〔四〕皇弟叔愼爲岳陽王　「王」字原墨丁，據各本補。

〔五〕皇弟叔熊爲巴山王　「叔熊」南史陳後主紀同，宣帝諸子傳作「叔雄」。

〔六〕翊右將軍中領軍廬陵王伯仁進號安前將軍　按「翊右將軍」當依宣帝紀太建十二年及世祖九王傳作「翊左將軍」。

〔七〕（五）〔八〕能不至　據錢大昕說改。按漢制，皇帝常於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見後漢書禮儀志。

〔八〕是用（甲）〔申〕旦凝慮　各本並譌，據殿本考證改。按「獨申旦而不寐兮」，見楚辭。

〔九〕景夜損懷　「景」北監本、殿本作「丙」。按思廉避唐諱，「丙」字皆改爲「景」，作「丙」者乃後人回改也。

〔一〇〕平南將軍豫州刺史魯廣達進號安南將軍　按魯廣達於上年爲南豫州刺史，此「豫州」上脫一「南」字。

〔一一〕以左民尚書謝（伷）〔伷〕爲吏部尚書　據南監本改。

〔一二〕久著前無　「無」各本並作「徽」。張元濟校勘記云「無」卽古「橆」字。

〔一三〕四聰弗（遠）〔達〕　據各本改。

〔一四〕中衞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進號驃騎大將軍　按豫章王叔英於禎明元年始以驃騎將

軍進爲驃騎大將軍，似此衍「大」字。然本傳亦云至德四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疑莫能明也。

〔一五〕肆艫艦閱武　「肆」南監本作「肄」。汲本作「肆」，傍注作「肄」。殿本亦作「肄」，考證云「肄」各本訛「肆」，今從南史。按張元濟校勘記云，肆，陳也，不誤。

〔一六〕安東將軍吳興太守廬陵王伯仁爲特進　按紀、傳皆不言伯仁曾爲安東將軍、吳興太守。又本傳云禎明元年加侍中，不言特進。疑此有誤。

〔一七〕以車騎將軍蕭摩訶爲驃騎將軍　按「車騎將軍」當作「車騎大將軍」，見校記一。「驃騎將軍」本傳作「驃騎大將軍」，此亦無「大」字。

〔一八〕蕭琮所署尚書令太傅安平王蕭巖　按陳慧紀傳「尚書令」作「尚書左僕射」。

〔一九〕中軍將軍荊州刺史義興王蕭瓛　按陳慧紀傳「義興王」作「晉熙王」，南史陳慧紀傳同。

〔二〇〕詣荊州刺史陳紀請降　按「陳紀」即「陳慧紀」，本書陳慧紀、陳紀錯出，不具校。

〔二一〕十二月景辰至鄱陽王伯山爲鎮衞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按本傳云伯仁於禎明元年，丁所生母憂去職，明年，始起爲鎮衞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二二〕自〔蔡〕洲岸入石頭渡淮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陳後主紀補。

〔二三〕有物赤色如數斗　南史陳後主紀作「有物赤色大如數升」。按斗升二字隸書形近，書傳多譌，有譌斗爲升者，有譌升爲斗者。疑此脫「大」字，斗與升則未知孰是。

〔二四〕以安右將軍魯廣達爲中領軍　按本傳，廣達於後主即位後入爲安左將軍，至德二年又徵拜爲安左將軍，其後爲中領軍。此「安右將軍」當依本傳作「安左將軍」。

〔二五〕軍師將軍南海王虔爲安北將軍南徐州刺史　按「安北將軍」本傳作「平北將軍」。

〔二六〕總管韓擒虎趨橫江　按思廉避唐諱，「虎」字皆改爲「武」。此作「虎」，乃後人回改也。後同。

〔二七〕以驃騎將軍蕭摩訶　按本傳亦作「驃騎大將軍」，此脫「大」字，參校記一七。

〔二八〕後主還驃騎大將軍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室)〔堂〕　「室」當作「堂」，各本並譌，今依豫章王叔英傳及通鑑改。

〔二九〕惠以使下　「下」字原墨丁，據各本補。

〔三〇〕近古未之有也　「近古」二字原墨丁，據各本補。

〔三一〕由乎數戰〔數勝〕　據南監本、汲本、殿本補。

〔三二〕文武之業　按張森楷校勘記云：「應作『武文』，武指高祖武皇帝，文指世祖文皇帝，武在先，文在後也。」

陳書卷七

列傳第一

高祖章皇后　世祖沈皇后　廢帝王皇后　高宗柳皇后

後主沈皇后　張貴妃

周禮，王者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然受命繼體之主，非獨外相佐也，蓋亦有內德助焉。漢魏已來，六宮之職，因襲增置，代不同矣。高祖承微接亂，光膺天歷，以朴素自處，故後宮員位多闕。世祖天嘉初，詔立後宮員數，始置貴妃、貴嬪、貴姬三人，以擬古之三夫人。又置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容、昭儀、〔一〕脩華、脩儀、脩容九人，以擬古之九嬪。又置婕妤、容華、充華、承徽、烈榮五人，謂之五職，亞於九嬪。又置美人、才人、良人三職，其職無員數，號爲散位。世祖性恭儉，而嬪嬙

多闕，高宗、後主內職無所改作。(令)〔今〕之所綴，〔三〕略備此篇。

高祖宣皇后章氏，諱要兒，吳興烏程人也。本姓鈕，父景明爲章氏所養，因改焉。景明，梁代官至散騎侍郎。后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己，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而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朞功之服，則一爪先折。高祖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后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

高祖自廣州南征交阯，命后與衡陽王昌隨世祖由海道歸于長城。侯景之亂，高祖下至豫章，后爲景所囚。景平，而高祖爲長城縣公，后拜夫人。及高祖踐祚，永定元年立爲皇后。追贈后父景明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拜后母蘇安吉縣君。二年，安吉君卒，與后父合葬吳興。明年，追封后父爲廣德縣侯，邑五百戶，謚曰溫。高祖崩，后與中書舍人蔡景歷定計，祕不發喪，召世祖入纂，事在蔡景歷及侯安都傳。世祖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宮曰慈訓。廢帝卽位，尊后爲太皇太后。光大二年，后下令黜廢帝爲臨海王，命高宗嗣位。太建元年，尊后爲皇太后。二年三月景申，崩于紫極殿，時年六十五。遺令喪事所須，並從儉約，諸有饋奠，不得用牲牢。其年四月，羣臣上謚曰宣太后，祔葬萬安陵。

后親屬無在朝者，唯族兄鈕洽官至中散大夫。

世祖沈皇后諱妙容，吳興武康人也。父法深，梁安前中錄事參軍。后年十餘歲，以梁大同中歸于世祖。高祖之討侯景，世祖時在吳興，景遣使收世祖及后。景平，乃獲免。高祖踐祚，永定元年，后爲臨川王妃。世祖卽位，爲皇后。追贈后父法深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封建(成)〔城〕縣侯，〔三〕邑五百戶，謚曰恭，追贈后母高綏安縣君，謚曰定。廢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宮曰安德。

時高宗與僕射到仲舉、舍人劉師知等並受遺輔政，師知與仲舉恆居禁中參決衆事，而高宗爲揚州刺史，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尙書省。師知見高宗權重，陰忌之，乃矯勑謂高宗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高宗將出，而諮議毛喜止之曰：「今若出外，便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不可得也。」高宗乃稱疾，召師知留之與語，使毛喜先入言之於后。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廢帝，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爲，非朕意也。」喜出以報高宗，高宗因囚師知，自入見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短，仍自草勑請畫，以師知付廷尉治罪。其夜，於獄中賜死。自是政無大小，盡歸高宗。后憂悶計無所出，

乃密賂宦者蔣裕，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據郡反，冀因此以圖高宗。安國事覺，並爲高宗所誅。時后左右近侍頗知其事，后恐連逮黨與，並殺之。高宗卽位，以后爲文皇后。陳亡入隋，大業初，自長安歸于江南，頃之，卒。

后兄欽，隨世祖征伐，以功至貞威將軍、安州刺史。世祖卽位，襲爵建城侯，加通直散騎常侍、持節、會稽等九郡諸軍事、明威將軍、會稽太守，入爲侍中、左衞將軍、衞尉卿。光大中，爲尙書右僕射，尋遷左僕射。欽素無技能，奉己而已。高宗卽位，出爲雲麾將軍、義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太建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侍中、特進、翊左將軍，謚曰成。子觀嗣，頗有學識，官至御史中丞。

廢帝王皇后，金紫光祿大夫固之女也。天嘉元年，爲皇太子妃，廢帝卽位，立爲皇后。廢帝爲臨海王，后爲臨海王妃。至德中薨。

后生臨海嗣王至澤。至澤以光大元年爲皇太子。太建元年，襲封臨海嗣王。尋爲宣惠將軍，置佐史。陳亡入長安。

高宗柳皇后諱敬言，河東解人也。曾祖世隆，齊侍中、司空、尙書令、貞陽忠武公。祖惲，有重名於梁代，官至祕書監，贈侍中、中護軍。父偃，尙梁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大寶中，爲鄱陽太守，卒官。后時年九歲，幹理家事，有若成人。侯景之亂，后與弟盼往江陵依梁元帝，元帝以長城公主之故，待遇甚厚。及高宗赴江陵，元帝以后配焉。承聖二年，后生後主於江陵。明年，江陵陷，高宗遷于關右，后與後主俱留穰城。天嘉二年，與後主還朝，后爲安成王妃。高宗卽位，立爲皇后。

后美姿容，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初，高宗居鄉里，先娶吳興錢氏女，及卽位，拜爲貴妃，甚有寵，后傾心下之。每尙方供奉之物，其上者皆推於貴妃，而己御其次焉。高宗崩，始興王叔陵爲亂，後主賴后與樂安君吳氏救而獲免，事在叔陵傳。後主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宮曰弘範。當是之時，新失淮南之地，隋師臨江，又國遭大喪，後主病瘡不能聽政，其誅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及百司衆務，雖假以後主之命，實皆決之於后。後主瘡愈，乃歸政焉。陳亡入長安，大業十一年薨於東都，〔四〕年八十三，葬洛陽之邙山。

后性謙謹，未嘗以宗族爲請，雖衣食亦無所分遺。

弟盼，太建中尙世祖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主卽位，以帝舅加散騎常侍。盼性

愚戇，使酒，常因醉乘馬入殿門，爲有司所劾，坐免官，卒於家。贈侍中、中護軍。

后從祖弟莊，清警有鑒識，太建末，爲太子洗馬，掌東宮管記。後主卽位，稍遷至散騎常侍、衛尉卿。禎明元年，轉右衛將軍，兼中書舍人，領雍州大中正。自昐卒後，太后宗屬唯莊爲近，兼素有名望，猶是深被恩遇。〔五〕尋遷度支尚書。陳亡入隋，爲岐州司馬。

後主沈皇后諱婺華，儀同三司望蔡貞憲侯君理女也。母卽高祖女會稽穆公主。主早亡，時后尙幼，而毀瘠過甚。及服畢，每至歲時朔望，恆獨坐涕泣，哀動左右，內外咸敬異焉。太建三年納爲皇太子妃。〔六〕後主卽位，立爲皇后。

后性端靜，寡嗜慾，聰敏彊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初，後主在東宮，而后父君理卒，后居憂，處於別殿，哀毀逾禮。後主遇后旣薄，而張貴妃寵傾後宮，後宮之政竝歸之，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而居處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左右近侍纔百許人，唯尋閱圖史、誦佛經爲事。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薨，后自爲哀辭，文甚酸切。隋煬帝每所巡幸，恆令從駕。及煬帝爲宇文化及所害，后自廣陵過江還鄉里，不知所終。

后無子，養孫姬子胤爲己子。后宗族多有顯官，事在君理傳。

后叔君公，自梁元帝敗後，常在江陵。禎明中，與蕭瓛、蕭巖率衆叛隋歸朝，後主擢爲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才辯，善談論，後主深器之。陳亡，隋文帝以其叛己，命斬于建康。

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家貧，父兄以織席爲事。後主爲太子，以選入宮。是時龔貴嬪爲良娣，貴妃年十歲，爲之給使，後主見而說焉，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卽位，拜爲貴妃。性聰惠，甚被寵遇。後主每引貴妃與賓客遊宴，貴妃薦諸宮女預焉，後宮等咸德之，競言貴妃之善，由是愛傾後宮。又好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於宮中，聚諸妖巫使之鼓舞，因參訪外事，人閒有一言一事，妃必先知之，以白後主，由是益重妃，內外宗族，多被引用。及隋軍陷臺城，妃與後主俱入于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貴妃，牓於青溪中橋。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考覽記書，參詳故老，云後主初卽位，以始興王叔陵之亂，被傷臥于承香閤下，時諸姬竝不得進，唯張貴妃侍焉。而柳太后猶居柏梁殿，卽皇后之正殿也。後主沈皇后素無寵，不得侍疾，別居求賢殿。至德二年，乃於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

三閣。〔七〕閣高數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並以沈檀香木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之屬，瑰奇珍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暎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哥之，〔八〕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而張貴妃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鑒。特聰惠，有神采，進止閑暇，容色端麗。每瞻視盼睞，光采溢目，照暎左右。常於閣上靚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彊記，善候人主顏色。是時，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九〕後主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挂於理者，但求哀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啓其事，而後從容爲言之。大臣有不從者，亦因而譖之，所言無不聽。於是張、孔之勢，薰灼四方，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閹宦便佞之徒，內

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綱紀瞀亂矣。

史臣曰：詩表關雎之德，易箸乾坤之基，然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若夫作儷天則，燮贊王化，則宣太后有其懿焉。

校勘記

〔一〕昭容昭儀　北監本、汲本、殿本「昭儀」在「昭容」上。按南史后妃傳序，梁武帝所制九嬪之序，「昭儀」在「昭容」上，陳制多襲梁，當以作「昭儀、昭容」爲是。

〔二〕（令）〔今〕之所綴　據各本改。

〔三〕封建（成）〔城〕縣侯　據南史改。按建城縣，漢侯邑。太平寰宇記引雷次宗豫章記云：「漢高帝置。以其創建城邑，故曰建城。」今漢志、表作「建成」，後漢志以下皆作「建城」。後文后兄欽襲爵建城侯，亦作「建城」。

〔四〕大業十一年薨於東都　按「十一年」南史作「十二年」。

〔五〕猶是深被恩遇　「猶」各本作「由」。按由猶通。

〔六〕太建三年納爲皇太子妃　按「太建三年」當依宣帝紀作「太建元年」。沈君理傳云太建二年高宗以君理女爲皇太子妃，亦譌。

〔七〕乃於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　「光照殿」南史張貴妃傳作「光昭殿」，通鑑同。

〔八〕令習而哥之　「哥」殿本作「謌」。按哥古歌字。

〔九〕竝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　「蔡脫兒」南史作「蔡臨兒」。

陳書卷八

列傳第二

杜僧明　周文育 子寶安　侯安都

杜僧明字弘照，廣陵臨澤人也。形皃眇小，而膽氣過人，有勇力，善騎射。梁大同中，盧安興爲廣州南江督護，僧明與兄天合及周文育竝爲安興所啓，請與俱行。頻征俚獠有功，爲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材幹，預在征伐。安興死，僧明復副其子子雄。及交州土豪李賁反，逐刺史蕭諮，諮奔廣州，臺遣子雄與高州刺史孫冏討賁。時春草已生，瘴癘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暎不聽，蕭諮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衆竝憚役潰散，禁之不可，乃引其餘兵退還。蕭諮啓子雄及冏與賊交通，逗留不進，梁武帝勑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竝雄豪任俠，家屬在南江。天合謀於衆曰：「盧公累代待遇我等亦甚厚矣，今見枉而死，不能爲報，非丈夫也。我弟僧明萬人之敵，若

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侯祭孫、盧，然後待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無恨矣。」衆咸慷慨曰「是願也，唯足下命之」。乃與周文育等率衆結盟，奉子雄弟子略爲主，以攻刺史蕭映。子略頓城南，天合頓城北，僧明、文育分據東西，吏人並應之，一日之中，衆至數萬。高祖時在高要，聞事起，率衆來討，大破之，殺天合，生擒僧明及文育等，高祖並釋之，引爲主帥。

高祖征交阯及討元景仲，僧明、文育並有功。侯景之亂，俱隨高祖入援京師。高祖於始興破蘭裕，僧明爲前鋒，擒裕斬之。又與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馬被傷，高祖馳往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乘馬與數十人復進，衆皆披靡，因而乘之，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遷仕又據大皐，入灨石，以逼高祖，高祖遣周文育爲前軍，與僧明擊走之。遷仕與寧都人劉孝尚併力將襲南康，高祖又令僧明與文育等拒之，相持連戰百餘日，卒擒遷仕，送于高祖軍。及高祖下南康，留僧明頓西昌，督安成、廬陵二郡軍事。元帝承制授假節、清野將軍、新州刺史，臨江縣子，邑三百戶。

侯景遣于慶等寇南江，高祖頓豫章，（會）〔命〕僧明爲前驅，〔一〕所向克捷。高祖表僧明爲長史，仍隨東討。軍至蔡（州）〔洲〕，〔二〕僧明率麾下燒賊水門大艦。及景平，以功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南兗州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幷前五百戶，仍領晉陵太守。承聖二年，

從高祖北圍廣陵，加使持節，遷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餘如故。荊州陷，高祖使僧明率吳明徹等隨侯瑱西援，於江州病卒，時年四十六。贈散騎常侍，諡曰威。世祖即位，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天嘉二年，配享高祖廟庭。子晉嗣。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五六尺，與羣兒聚戲，衆莫能及。義興人周薈爲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姊並長大，困於賦役。」薈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爲己子，母遂與之。及薈秩滿，與文育還都，見於太子詹事周捨，請製名字，捨因爲立名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弘讓善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以遺文育，文育不之省也，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槊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

司州刺史陳慶之與薈同郡，素相善，啓薈爲前軍軍主。慶之使薈將五百人往新蔡懸瓠，慰勞白水蠻，蠻謀執薈以入魏，事覺，薈與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之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薈於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

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加賵遺而遣之。葬訖，會盧安興爲南江督護，啓文育同行。累征俚獠，所在有功，除南海令。安興死後，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爲高祖所敗，高祖赦之，語在僧明傳。

後監州王勱以文育爲長流（令），〔三〕深被委任。勱被代，文育欲與勱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旦日辭勱，勱問其故，文育以告，勱乃遣之。高祖在高要，聞其還也，大喜，遣人迎之，厚加賞賜，分麾下配焉。

高祖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克蘭裕，援歐陽頠，皆有功。高祖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因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高祖乃表文育爲府司馬。

李遷仕之據大皐，遣其將杜平虜入灨石魚梁作城，高祖命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聞平虜敗，留老弱於大皐，悉選精兵自將，以攻文育，其鋒甚銳，軍人憚之。文育與戰，遷仕稍却，相持未解，會高祖遣杜僧明來援，別破遷仕水軍，遷仕衆潰，不敢過大皐，直走新淦。梁元帝授文育假節、雄信將軍、義州刺史。遷仕又與劉孝尚謀拒義軍，高祖

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稜築城於白口拒之。文育頻出與戰，遂擒遷仕。高祖發自南康，遣文育將兵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遂據其城。累前後功，除游騎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東遷縣侯，邑五百戶。高祖軍至白茅灣，命文育與杜僧明常爲軍鋒，平南陵、鵲頭諸城。及至姑熟，與景將侯子鑒戰，破之。景平，授通直散騎常侍，改封南移縣侯，邑一千戶，拜信義太守。累遷南丹陽蘭陵晉陵太守、智武將軍、散騎常侍。

高祖誅王僧辯，命文育督衆軍會世祖於吳興，圍杜龕，克之。又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世祖爲彪所襲，文育時頓城北香巖寺，世祖夜往趨之，因共立栅。頃之，彪又來攻，文育悉力苦戰，彪不能克，遂破平彪。

高祖以侯瑱擁據（溫）〔江〕州，〔四〕命文育討之，仍除都督南豫州諸軍（之）事、武威將軍、南豫州刺史，〔五〕率兵襲湓城。未克，徐嗣徽引齊寇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京。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噪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舴艋與戰，跳入艦，斬砰，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時高祖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大會。將戰，風急，高祖曰：「兵不逆風。」〔六〕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馳而進，〔七〕衆軍

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八〕文育徙頓對之。頻戰功最，加平西將軍，進爵壽昌縣公，並給鼓吹一部。

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衆軍討之。時新吳洞主余孝頃(奉)〔舉〕兵應勃，〔九〕遣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據于石頭。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相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頠頓軍苦竹灘，傅泰據墌口城，〔一〇〕以拒官軍。官軍船少，孝頃有舴艋三百艘、艦百餘乘在上牢，〔一一〕文育遣軍主焦僧度、羊柬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柵。時官軍食盡，並欲退還，文育不許。乃使人間行遺周迪書，約爲兄弟，並陳利害。迪得書甚喜，許饋糧餉。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燒豫章郡所立柵，僞退。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信宿達芊韶。芊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勃，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歐陽頠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武，〔一二〕與長史陸山才襲頠，擒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讌，以巡傅泰城下，因而攻泰，克之。蕭勃在南康，聞之，衆皆股慄，莫能自固。其將譚世遠斬勃欲降，爲人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勃首以降。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高祖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降文育，孝頃退走新吳，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廣衡交等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王琳擁據上流，詔命侯安都爲西道都督，文育爲南道都督，同會武昌。與王琳戰於沌口，爲琳所執，後得逃歸，語在安都傳。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鎭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壽昌縣公，給鼓吹一部。

及周迪破余孝頃，孝頃子公颺、弟孝勱猶據舊柵，扇動南土，高祖復遣文育及周迪、黃法𣰰等討之。豫章內史熊曇朗亦率軍來會，衆且萬人。文育遣吳明徹爲水軍，配周迪運糧，自率衆軍入象牙江，城於金口。公颺領五百人僞降，謀執文育，事覺，文育囚之，送于京師，以其部曲分隸衆軍。乃捨舟爲步軍，進據三陂。王琳遣將曹慶帥兵二千人以救孝勱，慶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所領徑攻周迪、吳明徹軍。迪等敗績，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害文育，以應衆愛。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軍多，若取曇朗，人人驚懼，亡立至矣，不如推心以撫之。」初，周迪之敗也，棄船走，莫知所在，及得迪書，文育喜，齎示曇朗，曇朗害之於座，時年五十一。高祖聞之，卽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愍。

初，文育之據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迪敗，文育見殺。天嘉二年，有詔配享高祖廟庭。子寶安嗣。文育本族兄景曜，因文育官至新安太守。

寶安字安民。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遊逸，好狗馬，樂馳騁，靡衣媮食。文育之爲晉陵，以征討不遑之郡，令寶安監知郡事，尤聚惡少年，高祖患之。及文育西征敗績，縶於王琳，寶安便折節讀書，與士君子遊，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除員外散騎侍郎。文育歸，復除貞威將軍、吳興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徵寶安還。起爲猛烈將軍，領其舊兵，仍令南討。

世祖即位，深器重之，寄以心膂，精卒利兵多配焉。及平王琳，頗有功。周迪之破熊曇朗，寶安南入，窮其餘燼。天嘉二年，重除雄信將軍、吳興太守，襲封壽昌縣公。三年，征留異，爲侯安都前軍。異平，除給事黃門侍郎、衞尉卿。四年，授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貞毅將軍、南徐州刺史。徵爲左衞將軍，加信武將軍。尋以本官領衞尉卿，又進號仁威將軍。天康元年卒，時年二十九。贈侍中、左衞將軍，謚曰成。

子碧嗣。寶安卒後，碧亦爲偏將。征歐陽紇，平定淮南，竝有功，封江安縣伯，邑四百戶。歷晉陵、定遠二郡太守。太建九年卒，時年二十四，贈電威將軍。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也。世爲郡著姓。父文捍，〔一三〕少仕州郡，以忠謹稱，安都貴後，官至光祿大夫、始興內史，秩中二千石。

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爲五言詩，亦頗清靡，兼善騎射，爲邑里雄豪。梁始興內史蕭子範辟爲主簿。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高祖入援京邑，安都引兵從高祖，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克平侯景，竝力戰有功。元帝授猛烈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富川縣子，邑三百戶。隨高祖鎭京口，除蘭陵太守。高祖謀襲王僧辯，諸將莫有知者，唯與安都定計，仍使安都率水軍自京口趨石頭，高祖自率馬步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辯弗之覺也。石頭城北接崗阜，雉堞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逼僧辯臥室。高祖大軍亦至，與僧辯戰于聽事前，安都自內閤出，腹背擊之，遂擒僧辯。

紹泰元年，以功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高祖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及高祖至，以安都爲水軍，於中流斷賊糧運。又襲秦郡，破嗣徽柵，收其家

口並馬驢輜重。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信餉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等見之大懼，尋而請和，高祖聽其還北。及嗣徽等濟江，齊之餘軍猶據採石，守備甚嚴，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獲。

明年春，詔安都率兵鎮梁山，以備齊。徐嗣徽等復入丹陽，〔一四〕至湖熟，高祖追安都還，率馬步拒之於高橋。又戰於耕壇南，安都率十二騎，突其陣，破之，生擒齊儀同乞伏無勞。又刺齊將東方老墮馬，會賊騎至，救老獲免。賊北渡蔣山，安都又與齊將王敬寶戰於龍尾，使從弟曉、軍主張纂前犯其陣。曉被槍墜馬，張纂死之。安都馳往救曉，斬其騎士十一人，因取纂尸而還，齊軍不敢逼。高祖與齊軍戰於莫府山，命安都領步騎千餘人，自白下橫擊其後，齊軍大敗。〔一五〕安都又率所部追至攝山，俘獲首虜，不可勝計。以功進爵為侯，增邑五百戶，給鼓吹一部。又進號平南將軍，改封西江縣公。

仍都督水軍出豫章，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討蕭勃。安都未至，文育已斬勃，並擒其將歐陽頠、傅泰等。唯余孝頃與勃子孜猶據豫章之石頭，作兩城，孝頃與孜各據其一，又多設船艦，夾水而陣。安都至，乃銜枚夜燒其艦。文育率水軍，安都領步騎，登岸結陣。孝頃俄斷後路，安都乃令軍士多伐松木，豎柵，列營漸進，頻戰屢克，孜乃降。孝頃奔歸新吳，請入子為質，許之。師還，以功進號鎮北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

仍率衆會於武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公已下餞於新林，安都躍馬渡橋，人馬俱墮水中，又坐𦨴內墜於櫓井，時以爲不祥。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部下交爭，稍不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陁於城中遙射官軍，〔一六〕安都怒，進軍圍之，未能克。而王琳至于弇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往沌口以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績。安都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爲琳所囚。琳總以一長鎖繫之，置于𦨴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湓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許厚賂子晉。子晉乃僞以小船依𦨴而釣，夜載安都、文育、敬成上岸，入深草中，步投官軍。還都自劾，詔竝赦之，復其官爵。

尋爲丹陽尹，出爲都督南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南豫州刺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孝勱及王琳將曹慶、常衆愛等。安都自宮亭湖出松門，躡衆愛後。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安都回取大艦，值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破之，生擒炅、協。孝勱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炅、協敗，乃詣安都降。安都又進軍於禽奇洲，破曹慶、常衆愛等，焚其船艦。衆愛奔于廬山，爲村人所殺，餘衆悉平。

還軍至南皖，而高祖崩，安都隨世祖還朝，仍與羣臣定議，翼奉世祖。時世祖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

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出璽，又手解世祖髮，推就喪次。世祖即位，遷司空，仍爲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

王琳下至柵口，大軍出頓蕪湖，時侯瑱爲大都督，而指麾經略，多出安都。天嘉元年，增邑千戶。及王琳敗走入齊，安都進軍湓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

仍別奉中旨，迎衡陽獻王昌。初，昌之將入也，致書於世祖，辭甚不遜；世祖不懌，乃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蕃，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昌濟漢而薨。以功進爵清遠郡公，邑四千戶。自是威名甚重，羣臣無出其右。

安都父文捍，爲始興內史，卒於官。世祖徵安都還京師，爲發喪。尋起復本官，贈其父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拜其母爲清遠國太夫人。仍迎還都，母固求停鄉里，上乃下詔，改桂陽之汝城縣爲(廬)〔盧〕陽郡，〔一七〕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爲東衡州，以安都從弟曉爲刺史，安都第三子祕年九歲，上以爲始興內史，並令在鄉侍養。其年，改封安都桂陽郡公。

王琳敗後，周兵入據巴、湘，安都奉詔西討。及留異擁據東陽，又奉詔東討。異本謂臺軍由錢塘江而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于永康。異大恐，奔桃枝嶺，處嶺谷間，於巖

口豎柵，以拒王師。安都作連城(收)〔攻〕異，〔一八〕躬自接戰，爲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轝麾軍，容止不變。因其山壠之勢，迮而爲堰。天嘉三年夏，潦，水漲滿，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雉。異與第二子忠臣脫身奔晉安，安都虜其妻子，盡收其人馬甲仗，振旅而歸。以功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增邑并前五千戶，仍還本鎮。其年，(使)〔吏〕民詣闕表請立碑，〔一九〕頌美安都功績，詔許之。

自王琳平後，安都勳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數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介)〔玠〕、〔二〇〕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刪、〔二一〕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爲之賓客，齋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奔歸安都。世祖性嚴察，深銜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驕橫。每有表啓，封訖，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及侍讌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禊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便借供帳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世祖雖許其請，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初，重雲殿災，安都率將士帶甲入殿，帝甚惡之，自是陰爲之備。又周迪之反，朝望當使安都討之，帝乃使吳明徹討迪，又頻遣臺使案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安都內不自安。三年冬，遣其別駕周弘實自託於舍人蔡景歷，并問省中

事。景歷錄其狀具奏之，希旨稱安都謀反。世祖慮其不受制，明年春，乃除安都爲都督江吳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自京口還都，部伍入于石頭，世祖引安都讌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于尙書朝堂，於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又收其將帥，盡奪馬仗而釋之。因出舍人蔡景歷表以示於朝。乃詔曰：「昔漢厚功臣，韓、彭肇亂，晉倚蕃牧，敦、約稱兵。託六尺於寵萌，野心竊發；寄股肱於霍禹，凶謀潛構。追惟往代，挻逆一揆，永言自古，患難同規。侯安都素乏遙圖，本慙令德，幸屬興運，預奉經綸，拔跡行間，假之毛羽，推於偏帥，委以馳逐。位極三槐，任居四嶽，名器隆赫，禮數莫儔。而志唯矜己，氣在陵上，招聚逋逃，窮極輕狡，無賴無行，不畏不恭。受脤專征，剽掠一逞，推轂所鎭，裒斂無厭。寄以徐蕃，接鄰齊境，貿遷禁貨，鬻賣居民，（推）〔椎〕埋發掘，〔三〕毒流泉壤，睚眦僵尸，罔顧彝憲。朕以爰初締構，頗著功績，飛驂代邸，預定嘉謀，所以淹抑有司，每懷遵養，杜絕百辟，日望自新。欵襟期於話言，推丹赤於造次，策馬甲第，羽林息警，置酒高堂，陛戟無衞。何嘗內隱片嫌，去柏人而勿宿，外協猜防，入成皐而不留？而勃戾不悛，驕暴滋甚，招誘文武，密懷異圖。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獲中書舍人蔡景歷啓，稱侯安都去月十日遣別駕周弘實來景歷私省宿，訪問禁中，具陳反計，朕猶加隱忍，待之如初。爰自北門，遷授南服，受命經停，姦謀益露。今者欲因初鎭，將行不軌。此而可忍，孰不可容？賴社稷之靈，近侍誠慤，醜情彰

暴，逆節顯聞。外可詳案舊典，速正刑書，止在同謀，餘無所問。」明日，於西省賜死，時年四十四。尋有詔，宥其妻子家口，葬以士禮，喪事所須，務加資給。

初，高祖在京城，嘗與諸將讌，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竝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竝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

安都長子敦，年十二，爲員外散騎侍郎，天嘉二年墮馬卒，追謚桂陽國愍世子。太建三年，高宗追封安都爲陳集縣侯，邑五百戶，子亶爲嗣。

安都從弟曉，累從安都征討有功，官至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東衡州刺史，懷化縣侯，邑五百戶。天嘉三年卒，年四十一。

史臣曰：杜僧明、周文育竝樹功業，成於興運，頗、牧、韓、彭，足可連類矣。侯安都情異向時，權踰曩日，因之以侵暴，加之以縱誕，苟曰非夫逆亂，奚用免於亡滅！昔漢高醢之爲賜，宋武拉於坐右，良有以而然也。

校勘記

〔一〕（曾）〔命〕僧明爲前驅　據南史杜僧明傳及元龜三四五改。

〔二〕軍至蔡（州）〔洲〕　據南史改。

〔三〕後監州王勱以文育爲長流（令）　據南史刪。按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廣州無長流縣，南史無『令』字，蓋衍文也。都督府有長流參軍，不言參軍者省文，後人妄加『令』字。」

〔四〕高祖以侯瑱擁據（溫）〔江〕州　據南史周文育傳及元龜三四五、三九五上改。按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溫州」蓋「江州」之譌。

〔五〕仍除都督南豫州諸軍（之）事武威將軍南豫州刺史　「之」字衍，據各本刪。「事武」二字原本墨丁，據各本補。按「武威將軍」元龜三四五、三九五上並作「嚴威將軍」。

〔六〕兵不逆風　按南史「兵」作「矢」。

〔七〕馳而進　「馳」字原本墨丁，據元龜三四五、三九五上補。按「馳」字各本並脫。

〔八〕嗣徽等移營莫府山　「山」字原本墨丁，據各本補。

〔九〕時新吳洞主余孝頃（泰）〔舉〕兵應勃　據各本改。

〔一〇〕傅泰據墌口城　「墌口城」通鑑陳武帝永定元年作「蹠口城」。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八四南昌府

新建縣有蹠口城，注云「蹠」亦作「墌」。南史本傳作「⿰土鹿」，元龜三六三同，字書無「⿰土遮」字，乃與墌形近而譌。

〔一一〕在上牢　「在」字原本墨丁，據各本補。

〔一二〕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武　「周鐵武」殿本作「周鐵虎」。按思廉避唐諱，「虎」字皆改爲「武」，作「虎」者乃後人回改。

〔一三〕父文捍　按南史無「文」字。

〔一四〕徐嗣徽等復入丹陽　「嗣」字原本墨丁，據各本補。

〔一五〕齊軍大敗　「大」原譌「入」，各本不譌，今改正。

〔一六〕琳將潘純陁於城中遙射官軍　「潘純陁」南史作「潘純」。

〔一七〕改桂陽之汝城縣爲(廬)〔盧〕陽郡　據世祖紀改。按隋志亦作「盧」。

〔一八〕安都作連城(收)〔攻〕異　殿本考證孫人龍云：「按上文謂留異豎柵拒王師，則此『收』字殆『攻』字之訛也。」按元龜二一六正作「攻」，今據改。

〔一九〕(使)〔吏〕民詣闕表請立碑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元龜八〇三改。

〔二〇〕褚(介)〔玠〕　據南史改。按褚玠本書有傳。

〔二一〕劉刪　按南史「刪」作「珊」。

〔三〕（推）〔椎〕埋發掘　據北監本、殿本改。按語本史記酷吏王溫舒傳「少時椎埋爲姦」。

陳書卷九

列傳第三

侯瑱　歐陽頠子紇　吳明徹裴子烈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國人也。父弘遠，世爲西蜀酋豪。蜀賊張文萼據白崖山，有衆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蕭範命弘遠討之。弘遠戰死，瑱固請復讎，每戰必先鋒陷陣，遂斬文萼，由是知名。因事範，範委以將帥之任，山谷夷獠不賓附者，並遣瑱征之。累功授輕車府中兵參軍、晉康太守。範爲雍州刺史，瑱除超武將軍、馮翊太守。範遷鎮合肥，瑱又隨之。侯景圍臺城，範乃遣瑱輔其世子嗣，入援京邑。京城陷，瑱與嗣退還合肥，仍隨範徙鎮湓城。俄而範及嗣皆卒，瑱領其衆，依于豫章太守莊鐵。鐵疑之，瑱懼不自安，詐引鐵謀事，因而刃之，據有豫章之地。

侯景將于慶南略地至豫章，城邑皆下，瑱窮蹙，乃降於慶。慶送瑱於景，景以瑱與己同

姓，託爲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爲質。遣瑱隨慶平定蠡南諸郡。及景敗於巴陵，景將宋子仙、任約等竝爲西軍所獲，瑱乃誅景黨與，以應(我)〔義〕軍，〔一〕景亦盡誅其弟及妻子。梁元帝授瑱武臣將軍、南兖州刺史，郫縣侯，邑一千戶。仍隨都督王僧辯討景，恆爲前鋒，每戰却敵。既復臺城，景奔吳郡，僧辯使瑱率兵追之，與景戰於吳松江，大敗景，盡獲其軍實。進兵錢塘，景將謝答仁、呂子榮等皆降。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鎭于姑熟。

承聖二年，齊遣郭元建出自濡須，僧辯遣瑱領甲士三千，築壘於東關以扞之，大敗元建。除使持節、鎭北將軍，〔二〕給鼓吹一部，增邑二千戶。

西魏來寇荆州，王僧辯以瑱爲前軍，赴援，未至而荆州陷。瑱之九江，因衞晉安王還都。承制以瑱爲侍中、使持節、都督江晉吳齊四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改封康樂縣公，邑五千戶，進號車騎將軍。司徒陸法和據郢州，引齊兵來寇，乃使瑱都督衆軍西討，未至，法和率其部北度入齊。齊遣慕容恃德鎭于夏首，瑱控引西還，水陸攻之，恃德食盡，請和，瑱還鎭豫章。

僧辯使其弟僧愔率兵與瑱共討蕭勃，及高祖誅僧辯，僧愔陰欲圖瑱而奪其軍，瑱知之，盡收僧愔徒黨，僧愔奔齊。

紹泰二年，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是時，瑱據中流，兵甚彊盛，又以本事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有入朝意。初，余孝頃爲豫章太守，及瑱鎭豫章，乃於新吳縣別立城柵，與瑱相拒。瑱留軍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奫知後事，悉衆以攻孝頃。自夏及冬，弗能克，乃長圍守之，盡收其禾稼。奫與其部下侯方兒不協，〔三〕方兒怒，率所部攻奫，虜掠瑱軍府妓妾金玉，歸于高祖。瑱既失根本，兵衆皆潰，輕歸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趨湓城，投其將焦僧度。僧度勸瑱投齊，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己，乃詣闕請罪，高祖復其爵位。

永定元年，授侍中、車騎將軍。二年，進位司空。王琳至於沌口，周文育、侯安都並沒，乃以瑱爲都督西討諸軍事。瑱至于梁山。世祖卽位，進授太尉，增邑千戶。王琳至于柵口，又以瑱爲都督，侯安都等並隸焉。瑱與琳相持百餘日，未決。天嘉元年二月，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漅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其勢甚盛。瑱率軍進獸檻洲，〔四〕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舟艦並壞，沒于沙中，溺死者數十百人。浪大不得還浦，夜中又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以荻船塞於浦口，又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是時，西魏遣大將軍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斂。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艦來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軍中。明日，齊人遣兵數萬助琳，琳引衆向梁

山，欲越官軍以屯險要。齊儀同劉伯球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恃德子子會領鐵騎二千，在蕪湖西岸博望山南，爲其聲勢。瑱令軍中晨炊蓐食，分搥邊頓蕪湖洲尾以待之。〔五〕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發拍中于賊艦，其餘冒突、青龍，各相當值。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賊艦，並鎔鐵灑之。琳軍大敗。其步兵在西岸者，自相蹂踐，馬騎並淖于蘆荻中，弃馬脫走以免者十二三。盡獲其舟艦器械，幷禽齊將劉伯球、慕容子會，自餘俘馘以萬計。琳與其黨潘純陁等乘單舴艋冒陣走至湓城，猶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入齊。〔六〕

其年，詔以瑱爲都督湘、巴、郢、江、吳等五州諸軍事，鎭湓城。周將賀若敦、獨孤盛等寇巴、湘，又以瑱爲西討都督，與盛戰於西江口，大敗盛軍，虜其人馬器械，不可勝數。以功授使持節、都督湘桂郢巴武沅六州諸軍事、湘州刺史，改封零陵郡公，邑七千戶，餘如故。二年，以疾表求還朝。三月，於道薨，時年五十二。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大司馬，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給東園祕器，謚曰壯肅。其年九月，配享高祖廟庭。子淨藏嗣。

淨藏尚世祖第二女富陽公主，以公主除員外散騎侍郎。太建二年卒，贈司徒主簿。淨藏無子，弟就襲封。

歐陽頠字靖世，長沙臨湘人也。爲郡豪族。祖景達，梁代爲本州治中。父僧寶，屯騎校尉。

頠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篤信著聞於嶺表。父喪毀瘠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州郡頻辟不應，乃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宦，起家信武府中兵參軍，遷平西邵陵王中兵參軍事。

梁左衞將軍蘭欽之少也，與頠相善，故頠常隨欽征討。欽爲衡州，仍除清遠太守。欽南征夷獠，擒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代所無，頠預其功。還爲直閤將軍，仍除天門太守，伐蠻左有功。刺史廬陵王蕭續深嘉之，引爲賓客。欽征交州，復啓頠同行。欽度嶺以疾終，頠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還都，然後之任。時湘衡之界五十餘洞不賓，勑令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頠爲都督，悉皆平殄。粲啓梁武，稱頠誠幹，降詔褒賞，仍加超武將軍，征討廣、衡二州山賊。

侯景構逆，粲自解還都征景，以頠監衡州。京城陷後，嶺南互相呑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紹基，〔七〕奪其郡。裕以兄欽與頠有舊，遣招之，頠不從。乃謂使云：「高州昆季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爲跋扈。」及高祖入援京邑，將至始興，頠乃

深自結託。裕遣兵攻頠，高祖援之，裕敗，高祖以王懷明爲衡州刺史，遷頠爲始興內史。高祖之討蔡路養、李遷仕也，頠率兵度嶺，以助高祖。及路養等平，頠有功，梁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爲東衡州，以頠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東衡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東衡州刺史，新豐縣伯，邑四百戶。

侯景平，元帝遍問朝宰：「今天下始定，極須良才，卿各舉所知。」羣臣未有對者。帝曰：「吾已得一人。」侍中王褒進曰：「未審爲誰？」帝云：「歐陽頠公正有匡濟之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尋授郢州刺史，欲令出嶺，蕭勃留之，不獲拜命。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衡州諸軍事、忠武將軍、衡州刺史，進封始興縣侯。

時蕭勃在廣州，兵彊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爲刺史。琳已至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頠別據一城，不往謁勃，閉門高壘，亦不拒戰。勃怒，遣兵襲頠，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荊州陷，頠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頠爲前軍都督，頓豫章之苦竹灘，周文育擊破之，擒送于高祖，高祖釋之，深加接待。蕭勃死後，嶺南擾亂，頠有聲南土，且與高祖有舊，乃授頠使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衡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始興縣侯。未至嶺南，頠子紇已克定始興。及頠至嶺南，皆懾伏，仍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廣交越成定明新高合羅愛建德宜黃利安石雙

十九州諸軍事、鎭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持節、常侍、侯並如故。王琳據有中流，頠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永定三年，進授散騎常侍，增都督衡州諸軍事，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嗣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邑一千五百戶，又給鼓吹一部。

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頠，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蔿，〔九〕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也。頠尋爲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在。曇緩亦尋卒，至是頠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嘆伏。其重然諾如此。

時頠弟盛爲交州刺史，次弟邃爲衡州刺史，合門顯貴，名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頗有助於軍國焉。頠以天嘉四年薨，時年六十六。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廣州刺史，謚曰穆。子紇嗣。

紇字奉聖，頗有幹略。天嘉中，除黃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安遠將軍、衡州刺史。襲封陽山郡公，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在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進號輕車將軍。

光大中，上流蕃鎭並多懷貳，高宗以紇久在南服，頗疑之。太建元年，下詔徵紇爲左衞將軍。紇懼，未欲就徵，其部下多勸之反，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道戢告變，乃遣儀同

章昭達討紇，屢戰兵敗，執送京師，伏誅，時年三十三。家口籍沒。子詢以年幼免。

吳明徹字通昭，〔一〇〕秦郡人也。祖景安，齊南譙太守。父樹，梁右軍將軍。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備，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燋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之，謂爲紿己，及往田所，竟如其言。秋而大穫，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之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來經墳所，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此應，明徹即樹之最小子也。

起家梁東宮直後。及侯景寇京師，天下大亂，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隣里飢餧，乃白諸兄曰：「當今草竊，人不圖久，柰何有此而不與鄉家共之？」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

及高祖鎭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高祖，高祖爲之降階，執手卽席，與論當世之務。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略通其妙，頗以英雄自許，高祖深奇之。

承聖三年，授戎昭將軍、安州刺史。紹泰初，隨周文育討杜龕、張彪等。東道平，授使

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南兗州刺史，封安吳縣侯。高祖受禪，拜安南將軍，仍與侯安都、周文育將兵討王琳。及衆軍敗沒，明徹自拔還京。世祖即位，詔以本官加右衞將軍。王琳敗，授都督武沅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武州刺史，餘並如故。周遣大將軍賀若敦率馬步萬餘人奄至武陵，明徹衆寡不敵，引軍巴陵，仍破周別軍於雙林。

天嘉三年，授安西將軍。及周迪反臨川，詔以明徹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總督衆軍，以討迪。明徹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世祖聞之，遣安成王頊慰曉明徹，〔二〕令以本號還朝。尋授鎮前將軍。

五年，遷鎮東將軍、吳興太守。及引辭之郡，世祖謂明徹曰：「吳興雖郡，帝鄉之重，故以相授。君其勉之！」及世祖弗豫，徵拜中領軍。

廢帝即位，授領軍將軍，尋遷丹陽尹，仍詔明徹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舉之矯令出高宗也，毛喜知其謀，高宗疑懼，遣喜與明徹籌焉。明徹謂喜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外鄰彊敵，內有大喪。殿下親實周、邵，德冠伊、霍，社稷至重，願留中深計，愼勿致疑。」

及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授明徹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桂武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湘州刺史，給鼓吹一部，仍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等率兵討皎。皎平，授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太建元年，授鎮南將軍。四年，徵爲侍中、鎮前將軍，餘並如故。

會朝議北伐，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五年，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仍賜女樂一部。明徹總統衆軍十餘萬，發自京師，緣江城鎮，相續降款。軍至秦郡，克其水栅。齊遣大將尉破胡將兵爲援，明徹破走之，斬獲不可勝計，秦郡乃降。高宗以秦郡明徹舊邑，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里以爲榮。

進克仁州，授征北大將軍，進爵南平郡公，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次平峽石岸二城。進逼壽陽，齊遣王琳將兵拒守。琳至，與刺史王貴顯保其外郭。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附，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脩治攻具，〔二〕又迮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軍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克，生禽王琳、王貴顯、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書盧潛、左丞李騊駼，送京師。〔三〕景和惶懼遁走，盡收其駝馬輜重。琳之獲也，其舊部曲多在軍中，琳素得士卒心，見者皆歔欷不能仰視，明徹慮其有變，遣左右追殺琳，傳其首。詔曰：「壽春者古之都會，襟帶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稱要害。侍中、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平郡開國公明徹，雄圖克舉，宏略蓋世。在昔屯夷，締構皇業，乃掩衡、岳，

用清氛沴，實呑雲夢，即叙上游。今茲蕩定，恢我王略，風行電掃，貔武爭馳，〔一四〕月陣雲梯，金湯奪險，威陵殊俗，惠漸邊氓。惟功與能，元戎是屬，崇麾廣賦，茂典恆宜，可都督豫合建光朔北徐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增封幷前三千五百戶，餘如故。」詔遣謁者蕭淳風，〔一五〕就壽陽册明徹，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莫不踴躍焉。

初，秦郡屬南兗州，後隸譙州，至是，詔以譙之秦、盱眙、神農三郡還屬南兗州，以明徹故也。

六年，自壽陽入朝，輿駕幸其第，賜鍾磬一部，米一萬斛，絹布二千匹。

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呂梁，齊遣援兵前後至者數萬，明徹又大破之。八年，進位司空，餘如故。又詔曰：「昔者軍事建旌，交鋒作鼓，頃日訛替，多乖舊章，至於行陣，不相甄別。今可給司空、大都督鈇鉞龍麾，其次將各有差。」尋授都督南北兗南北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

會周氏滅齊，高宗將事徐、兗，九年，詔明徹進軍北伐，令其世子戎昭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惠覺攝行州事。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因退兵守城，不復敢出。明徹仍迮清水以灌其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周遣上大將軍王軌將兵

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淮口，橫流豎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惶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馬主裴子烈議曰：〔一六〕「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於事爲允。」適會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乘水勢以退軍，冀其獲濟。及至淸口，水勢漸微，舟艦竝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尋以憂憤遘疾，卒於長安，時年六十七。

至德元年詔曰：「李陵矢竭，不免請降，于禁水漲，猶且生獲，固知用兵上術，世罕其人。故侍中、司空南平郡公明徹，爰初躡足，(乞)〔迄〕屆元戎，〔一七〕百戰百勝之奇，決機決死之勇，斯亦侔於古焉。及拓定淮、肥，長驅彭、汴，覆勍寇如舉毛，掃銳師同沃雪，風威慴於異俗，功効著於同文。方欲息駕陰山，解鞍瀚海，既而師出已老，數亦終奇，不就結纓之功，無辭入褚之屈，望封崤之爲易，冀平翟之非難，雖志在屈伸，而奄中霜露，埋恨絕域，甚可嗟傷。斯事已往，累逢肆赦，凡厥罪戾，皆蒙洒濯，獨此孤魂，未霑寬惠，遂使爵土湮沒，饗醊無主。弃瑕錄用，宜在茲辰，可追封邵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其息惠覺爲嗣。」

惠覺歷黃門侍郎，以平章大寶功，授豐州刺史。

明徹兄子超，字逸世。少倜儻，以幹畧知名。隨明徹征伐，有戰功，官至忠毅將軍、散騎常侍、桂州刺史，封汝南縣侯，邑一千戶。卒，贈廣州刺史，謚曰節。

裴子烈字大士，河東聞喜人，梁員外散騎常侍猗之子。子烈少孤，有志氣。遇梁末喪亂，因習武藝，以驍勇聞。頻從明徹征討，所向必先登陷陣。官至電威將軍、北譙太守、岳陽內史，海安縣伯，邑三百戶。〔一〕至德四年卒。

史臣曰：高祖撥亂創基，光啓天曆，侯瑱、歐陽頠竝歸身有道，位貴鼎司，美矣。吳明徹居將帥之任，初有軍功，及呂梁敗績，爲失筭也。斯以勇非韓、白，識異孫、吳，遂使蹙境喪師，金陵虛弱，禎明淪覆，蓋由其漸焉。

侯瑱傳「分撻遏頓無湖洲尾」，或本作「分頓」，疑。

「吳明徹字通昭」，或本作「通炤」，疑。

校勘記

〔一〕以應(我)〔義〕軍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元龜七六一改。按南史作「以應義師」。

〔二〕除使持節鎮北將軍　按梁書元帝紀，承聖三年春正月甲午，加南豫州刺史侯瑱征北將軍。此作「鎮北將軍」，恐誤。

〔三〕𧰼與其部下侯方兒不協　「侯」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元龜二〇九、四五〇並作「侯」。

〔四〕瑱率軍進獸檻洲　按「獸檻洲」即「虎檻洲」，避唐諱改。

〔五〕分槌鎰頓蕪湖洲尾以待之　南史無「分槌鎰」三字。按「分槌鎰」三字疑衍。或衍「槌鎰」二字，本卷後附舊校云或本作「分頓」，是曾鞏等所見本有作「分頓蕪湖洲尾」者。

〔六〕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入齊　「乃」各本譌「及」。殿本考證云：「上文謂王琳走至湓城，衆無附者，故遂入齊，此『及』字係『乃』字之訛也。」按南史正作「乃」，今據改。

〔七〕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紹基　按「蕭紹基」南史作「蕭昭基」。

〔八〕恐蕭廣州不肯致之　「致」字原缺，據各本補。

〔九〕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䳒　按「龔䳒」南史作「襲䳒」。

〔一〇〕吳明徹字通昭　「通昭」南史作「通炤」。按本卷後附舊校云或本作「通炤」，是曾鞏等所見本亦有作「炤」者。

〔一一〕遣安成王頊慰曉明徹　「頊」原作「諱」，以姚察曾仕陳，故避陳諱，今依殿本改。

〔一二〕明徹令軍中益脩治攻具　「治」字原缺，據各本補。

〔一三〕生禽王琳至送京師　「可朱渾孝裕」通鑑陳宣帝太建五年作「可朱渾道裕」。按齊被俘諸將姓名，北齊書及南史均多缺略。元龜三六八亦作「孝裕」，通鑑作「道裕」，未知何據。

〔一四〕貔武爭馳　「武」北監本、殿本作「虎」。按此避唐諱改。

〔一五〕詔遣謁者蕭淳風　「蕭淳風」南史作「蕭淳」。

〔一六〕馬主裴子烈議曰　「馬主」南史作「馬明戍」。按通鑑陳宣帝太建十年作「馬主」，考異云南史作「馬明主」，今從陳書。

〔一七〕(乞)〔迄〕屆元戎　據北監本、殿本改。

〔一八〕邑三百戶　各本作「五百戶」。

陳書卷十

列傳第四

周鐵虎　程靈洗 子文季

周鐵虎，不知何許人也，梁世南渡。語音傖重，膂力過人，便馬槊，事梁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聞，譽板爲府中兵參軍。譽爲廣州刺史，以鐵虎爲興寧令。譽遷湘州，又爲臨蒸令。侯景之亂，元帝於荊州遣世子方等代譽，且以兵臨之。譽拒戰，大捷，方等死，鐵虎功最，譽委遇甚重。及王僧辯討譽，於陣獲鐵虎，僧辯命烹之，鐵虎呼曰：「侯景未滅，柰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乃宥之，還其麾下。

及侯景西上，鐵虎從僧辯克任約，獲宋子仙，每戰皆有功。元帝承制授仁威將軍、潼州刺史，封沌陽縣子，邑三百戶。又從僧辯克定京邑，降謝答仁，平陸納於湘州。承聖二年，以前後戰功，進爵爲侯，增邑幷前五百戶。仍爲散騎常侍，領信義太守，將軍如故。高祖誅

僧辯，鐵虎率所部降，因復其本職。

徐嗣徽引齊寇渡江，鐵虎於板橋浦破其水軍，盡獲甲仗船艫。又攻歷陽，襲齊寇步營，並皆克捷。嗣徽平，紹泰二年，遷散騎常侍、嚴威將軍、太子左衞率。

尋隨周文育於南江拒蕭勃，恆爲前軍。文育又命鐵虎偏軍，於苦竹灘襲勃前軍歐陽頠。

又隨文育西征王琳，於沌口敗績，鐵虎與文育、侯安都並爲琳所擒。琳引見諸將，與之語，唯鐵虎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虎見害，時年四十九。高祖聞之，下詔曰：「天地之寶，所貴曰生，形魄之徒，所重唯命。至如捐生立節，効命酬恩，追遠懷昔，信宜加等。散騎常侍、嚴威將軍、太子左衞率、潼州刺史、領信義太守沌陽縣開國侯鐵虎，器局沈厚，風力勇壯，北討南征，竭忠盡力。推鋒江夏，致陷凶徒，神氣彌雄，肆言無撓。豈直溫序見害，方其理鬚，龐德臨危，猶能瞋目。忠貞如此，惻愴兼深，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加封一千戶，并給鼓吹一部，侯如故。」天嘉五年，世祖又詔曰：「漢室功臣，形寫宮觀，魏朝猛將，名配宗祧，功烈所以長存，世代因之不朽。故侍中、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沌陽縣開國侯鐵虎，誠節梗亮，力用雄敢，王業初基，行閒累及，垂翅賊壘，正色寇庭，古之遺烈，有識同壯。隕身不屈，雖隆榮等，營魂易遠，言追嘉惜。宜仰陪壖寢，恭頒饗奠，可配食高祖廟庭。」子瑜嗣。

時有盱眙馬明，字世朗，梁世事鄱陽嗣王蕭範。侯景之亂，據廬江之東界，拒賊臨城柵。元帝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北兗州刺史，領廬江太守。荊州陷沒，歸于高祖。紹泰中，復官位，封西華縣侯，邑二千戶。亦隨文育西征王琳，於沌口軍敗，明力戰死之，贈使持節、征西將軍、郢州刺史。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也。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餘里，便騎善游。梁末，海寧、黟、歙等縣及鄱陽、宣城郡界多盜賊，近縣苦之。靈洗素爲鄉里所畏伏，前後守長恆使召募少年，逐捕劫盜。

侯景之亂，靈洗聚徒據黟、歙以拒景。景軍據有新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於荊州承制，又遣使間道奉表。劉神茂自東陽建義拒賊，靈洗攻下新安，與神茂相應。元帝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新安郡諸軍事、雲麾將軍、譙州刺史資，領新安太守，封巴丘縣侯，邑五百戶。神茂爲景所破，景偏帥呂子榮進攻新安，靈洗退保黟、歙。及景敗，子榮退走，靈洗復據新安。進軍建德，擒賊帥趙桑乾。以功授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增邑幷前一千戶，將軍、太守如故。

仍令靈洗率所部下揚州，助王僧辯鎮防。遷吳興太守，未行，僧辯命靈洗從侯瑱西援荆州。荆州陷，還都。高祖誅僧辯，靈洗率所領來援，其徒力戰於石頭西門，〔二〕軍不利，遣使招諭，久之乃降，高祖深義之。紹泰元年，授使持節、信武將軍、蘭陵太守，常侍如故，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靈洗有功，除南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鎮採石。

隨周文育西討王琳，於沌口敗績，爲琳所拘。明年，與侯安都等逃歸。兼丹陽尹，出爲高唐、太原二郡太守，仍鎮南陵。遷太子左衞率。高祖崩，王琳前軍東下，靈洗於南陵破之，虜其兵士，并獲青龍十餘乘。以功授持節、都督南豫州緣江諸軍事、信武將軍、南豫州刺史。侯瑱等敗王琳于柵口，靈洗乘勝逐北，據有魯山。徵爲左衞將軍，〔三〕餘如故。

天嘉四年，周迪重寇臨川，以靈洗爲都督，自鄱陽別道擊之，迪又走山谷間。五年，遷中護軍，常侍如故。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宣毅將軍、郢州刺史。廢帝卽位，進號雲麾將軍。

華皎之反也，遣使招誘靈洗，靈洗斬皎使，以狀聞。朝廷深嘉其忠，增其守備，給鼓吹一部，因推心待之，使其子文季領水軍助防。是時周遣其將長胡公拓跋定率步騎二萬助皎攻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退，乃出軍躡定，定不獲濟江，以其衆降。因進攻周沔州，

克之，擒其刺史裴寬。以功進號安西將軍，改封重安縣公，增邑幷前二千戶。

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造次之閒，便加捶撻，而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依附。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伎妾無游手，竝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貲財，亦弗儉吝。光大二年，卒於州，時年五十五。贈鎭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壯。太建四年，詔配享高祖廟庭。子文季嗣。

文季字少卿。幼習騎射，多幹略，果決有父風。弱冠從靈洗征討，必前登陷陣。靈洗與周文育、侯安都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執，高祖召陷賊諸將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禮容，深爲高祖所賞。永定中，累遷通直散騎侍郎、句容令。

世祖嗣位，除宣惠始興王府限內中直兵參軍。是時王爲揚州刺史，鎭冶城，府中軍事，悉以委之。

天嘉二年，除貞毅將軍、新安太守，仍隨侯安都東討留異。異黨向文政據有新安，文季率精甲三百，輕往攻之。文政遣其兄子瓚來拒，文季與戰，大破瓚軍，文政乃降。

三年，始興王伯茂出鎭東州，復以文季爲鎭東府中兵參軍，帶剡令。

四年，陳寶應與留異連結，又遣兵隨周迪更出臨川，世祖遣信義太守余孝頃自海道襲

晉安，文季爲之前軍，所向克捷。陳寶應平，文季戰功居多，還，轉府諮議參軍，領中直兵。出爲臨海太守。尋乘金翅助父鎮郢城。華皎平，靈洗及文季並有扞禦之功。及靈洗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爲超武將軍，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而毀瘠甚至。

太建二年，爲豫章內史，將軍如故。服闋，襲封重安縣公。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往荆州征蕭巋。巋與周軍多造舟艦，置于青泥水中。時水長漂疾，昭達乃遣文季共錢道戢輕舟襲之，盡焚其舟艦。昭達因蕭巋等兵稍怠，又遣文季夜入其外城，殺傷甚衆。既而周兵大出，巴陵內史雷道勤拒戰死之，文季僅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安遠將軍，增邑五百戶。

五年，都督吳明徹北討秦郡，秦郡前江浦通（塗）〔涂〕水，〔三〕齊人並下大柱爲杙，柵水中，乃前遣文季領驍勇拔開其柵，明徹率大軍自後而至，攻秦郡克之。又別遣文季圍涇州，屠其城，進攻盱眙，拔之。仍隨明徹圍壽陽。

文季臨事謹急，御下嚴整，前後所克城壘，率皆迮水爲堰，土木之功，動踰數萬。每置陣役人，文季必先諸將，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幹。每戰恆爲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爲程獸。〔四〕以功除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增邑五百戶。又帶新安內史，進號武毅將軍。

八年，爲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譙州刺史。其年，又督北徐仁州諸軍事、北

徐州刺史，餘並如故。九年，又隨明徹北討，於呂梁作堰，事見明徹傳。十年春，敗績，爲周所囚，仍授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歸，至渦陽，爲邊吏所執，還送長安，死于獄中。後主是時旣與周絕，不之知也。至德元年，後主始知之，追贈散騎常侍。尋又詔曰：「故散騎常侍、前重安縣開國公文季，纂承門緒，克荷家聲。早歲出軍，雖非元帥，啓行爲最，致果有聞，而覆喪車徒，允從黜削。但靈洗之立功扞禦，久而見思，文季之埋魂異域，有足可憫。言念勞舊，傷茲廢絕，宜存廟食，無使餧而。可降封重安縣侯，邑一千戶，以子饗襲封。」〔五〕

史臣曰：程靈洗父子並御下嚴苛，治兵整肅，然與衆同其勞苦，匪私財利，士多依焉，故臨戎克辦矣。

校勘記

〔一〕其徒力戰於石頭西門　殿本考證云「徒」南史作「夜」。今按：疑作「夜」是。

〔二〕徵爲左衛將軍　「左衛將軍」各本並譌「衛士將軍」，今據南史改。

〔三〕秦郡前江浦通（塗）〔涂〕水　據南史及通鑑改。按涂水卽滁水，通鑑胡注云「涂，讀曰滁」。

〔四〕謂爲程獸 「獸」北監本、殿本作「虎」，此避唐諱 按南史改「虎」爲「彪」，亦避唐諱。

〔五〕以子饗襲封 殿本考證云「饗」南史作「嚮」。

陳書卷十一

列傳第五

黃法𣰰　淳于量　章昭達

黃法𣰰字仲昭，巴山新建人也。少勁捷有膽力，步行日三百里，距躍三丈。頗便書疏，閑明簿領，出入郡中，爲鄉閭所憚。侯景之亂，於鄉里合徒衆。太守賀詡下江州，法𣰰監知郡事。高祖將踰嶺入援建業，李遷仕作梗中途，高祖命周文育屯于西昌，法𣰰遣兵助文育。時法𣰰出頓新淦縣，景遣行臺于慶至豫章，慶分兵來襲新淦，法𣰰拒戰，敗之。高祖亦遣文育進軍討慶，文育疑慶兵彊，未敢進，法𣰰率衆會之，因進克笙屯，俘獲甚衆。

梁元帝承制授超猛將軍、交州刺史資，領新淦縣令，封巴山縣子，邑三百戶。承聖三年，除明威將軍、游騎將軍，進爵爲侯，邑五百戶。貞陽侯僭位，除左驍騎將軍。敬帝卽位，改封新建縣侯，邑如前。

太平元年，割江州四郡置高州，以法氍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高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高州刺史，鎭于巴山。蕭勃遣歐陽頠攻法氍，法氍與戰，破之。永定二年，王琳遣李孝欽、樊猛、余孝頃攻周迪，且謀取法氍，法氍率兵援迪，擒孝頃等三將。進號宣毅將軍，增邑幷前一千戶，給鼓吹一部。又以拒王琳功，授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熊曇朗於金口反，害周文育，法氍共周迪討平之，語在曇朗傳。世祖嗣位，進號安南將軍。天嘉二年，周迪反，法氍率兵會都督吳明徹，討迪於工塘。迪平，法氍功居多。徵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鎭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儀同、鼓吹竝如故。未拜，尋又改授都督江吳二州諸軍事、鎭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六年，徵爲中衞大將軍。

廢帝卽位，進爵爲公，給扶。光大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鎭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徙爲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鎭西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

太建元年，進號征西大將軍。二年，徵爲侍中、中權大將軍。四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南豫州刺史。五年，大擧北伐，都督吳明徹出秦郡，以法氍爲都督，出歷陽。齊遣其歷陽王步騎五萬來援，〔二〕於小峴築城，法氍遣左衞將軍樊毅分兵於大峴禦之，大破齊軍，盡獲人馬器械。於是乃爲拍車及步艦，竪拍以逼歷陽。歷

陽人窘蹙乞降，法氍緩之，則又堅守，法氍怒，親率士卒攻城，施拍加其樓堞。時又大雨，城崩，克之，盡誅戍卒。進兵合肥，望旗降款，法氍不令軍士侵掠，躬自撫勞，而與之盟，並放還北。以功加侍中，改封義陽郡公，邑二千戶。其年，遷都督合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增邑五百戶。七年，徙都督豫建光朔合北徐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鎭壽陽，侍中、散騎常侍、持節、將軍、儀同、鼓吹、扶並如故。八年十月，薨，時年五十九。贈侍中、中權大將軍、司空，謚曰威。子玩嗣。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也，世居京師。父文成，仕梁爲將帥，官至光烈將軍、梁州刺史。

量少善自居處，偉姿容，有幹略，便弓馬。梁元帝爲荆州刺史，文成分量人馬，令往事焉。起家湘東王國常侍，兼西中郎府中兵參軍。累遷府佐、常兼中兵、直兵者十餘載，兵甲士卒，盛於府中。

荆、雍之界，蠻左數反，山帥文道期積爲邊患，中兵王僧辯征之，頻戰不利，遣量助之。量至，與僧辯幷力，大破道期，斬其酋長，俘虜萬計。以功封廣晉縣男，邑三百戶，授涪陵太

守。歷爲新興、武寧二郡太守。

侯景之亂，梁元帝凡遣五軍入援京邑，量預其一。臺城陷，量還荆州。元帝承制以量爲假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巴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巴州刺史。侯景西上攻巴州，元帝使都督王僧辯入據巴陵。量與僧辯并力拒景，大敗景軍，擒其將任約。進攻郢州，獲宋子仙。仍隨僧辯克平侯景。承聖元年，以功授左衞將軍，封謝沐縣侯，邑五百戶。尋出爲持節、都督桂定東西寧等四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安遠護軍、桂州刺史。

荆州陷，量保據桂州。王琳擁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從閒道歸於高祖。高祖受禪，授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大將軍，給鼓吹一部，都督、刺史竝如故。尋進號鎭南將軍。仍授都督、鎭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嗣位，進號征南大將軍。

王琳平後，頻請入朝，天嘉五年，徵爲中撫大將軍，〔三〕常侍、儀同、鼓吹竝如故。量所部將帥，多戀本土，〔三〕竝欲逃入山谷，不願入朝。世祖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界黃洞，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以在道淹留，爲有司所奏，免儀同，餘竝如故。光大元年，給鼓吹一部。華皎構逆，以量爲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西討大都督，總率大艦，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并降周將長胡公拓跋定等。以功授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醴陵縣公，增邑一千戶。未拜，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鎭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侍中、儀

同、鼓吹竝如故。

太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給扶。三年，坐就江陰王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尋復加侍中。五年，徵爲中護大將軍，〔四〕侍中、儀同、鼓吹、扶竝如故。

吳明徹之西伐也，量贊成其事，遣第六子岑率所領從軍。淮南克定，量改封始安郡公，增邑一千五百戶。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巴南司定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侍中、儀同、鼓吹、扶竝如故。七年，徵爲中軍大將軍、護軍將軍。九年，以公事免侍中。尋復加侍中。十年，吳明徹陷沒，加量使持節、都督水陸諸軍事，仍授散騎常侍、都督南北兗譙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南兗州刺史，餘竝如故。十三年，加左光祿大夫，增邑五百戶，餘竝如故。十四年四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司空。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也。祖道蓋，齊廣平太守。父法尙，梁揚州議曹從事。

昭達性倜儻，輕財尙氣。少時，嘗遇相者，謂昭達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損，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爲東宮直後，因醉墜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亂，昭達率募鄉人援臺城，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貴。」

京城陷，昭達還鄉里，與世祖遊，因結君臣之分。侯景平，世祖爲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世祖。世祖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優渥，超於儕等。及高祖討王僧辯，令世祖還長城招聚兵衆，以備杜龕，頻使昭達往京口，稟承計畫。僧辯誅後，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世祖拒之，命昭達總知城內兵事。及杜泰退走，因從世祖東進，軍吳興，以討杜龕。龕平，又從世祖東討張彪於會稽，克之。累功除明威將軍、定州刺史。

是時留異擁據東陽，私署守宰，高祖患之，乃使昭達爲長山縣令，居其心腹。永定二年，除武康令。世祖嗣位，除員外散騎常侍。天嘉元年，追論長城之功，封欣樂縣侯，邑一千戶。

尋隨侯安都等拒王琳于(沌)〔柵〕口，〔三〕戰于蕪湖，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于賊艦。王琳平，昭達册勳第一。二年，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巴武沅四州諸軍事、智武將軍、郢州刺史，增邑并前千五百戶。尋進號平西將軍。

周迪據臨川反，詔令昭達便道征之。及迪敗走，徵爲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改封邵武縣侯，增邑并前二千戶，常侍如故。四年，陳寶應納周迪，復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爲都督討迪。至東興嶺，而迪又退走。昭達仍踰嶺，頓于建安，以討陳寶應。寶應據建安、晉安二郡之界，水陸爲柵，以拒官軍。昭達與戰不利，因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爲筏，施拍於

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于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長，昭達放筏衝突寶應水柵，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合戰，會世祖遣余孝頃出自海道。適至，因幷力乘之，寶應大潰，遂克定閩中，盡擒留異、寶應等。以功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初，世祖嘗夢昭達升於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醼，世祖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効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尋又出爲使持節、都督江郢吳三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常侍、儀同、鼓吹如故。

廢帝卽位，遷侍中、征南將軍，改封邵陵郡公。華皎之反也，其移書文檄，竝假以昭達爲辭，又頻遣使招之，昭達盡執其使，送于京師。皎平，進號征南大將軍，增邑幷前二千五百戶。秩滿，徵爲中撫大將軍，侍中、儀同、鼓吹如故。高宗卽位，進號車騎大將軍，以還朝遲留，爲有司所劾，降號車騎將軍。

歐陽紇據有嶺南反，詔昭達都督衆軍討之。昭達倍道兼行，達于始興。紇聞昭達奄至，恇擾不知所爲，乃出頓洭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艫造拍，以臨賊柵。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送于京師，廣州平。以功進車騎大將軍，遷司空，餘竝如故。

太建二年，率師征蕭巋于江陵。時蕭巋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等，乘輕舟襲之，焚其舟艦。周兵又於峽下南岸築壘，〔六〕名曰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爲橋，〔七〕以度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爲長戟，施於樓船之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以攻其城，降之。

三年，遘疾，薨，時年五十四。贈大將軍，增邑五百戶，給班劍二十人。

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有所克捷，必推功將帥，廚膳飲食，並同於羣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飲會，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盡羌胡之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對寇敵，旗鼓相望，弗之廢也。四年，配享世祖廟庭。

子大寶，襲封邵陵郡公，累官至散騎常侍、護軍。出爲豐州刺史，在州貪縱，百姓怨酷，後主以太僕卿李暈代之。至德三年四月，暈將到州，大寶乃襲殺暈，舉兵反，遣其將楊通寇建安。建安內史吳慧覺據郡城拒之，通累攻不克。官軍稍近，人情離異，大寶計窮，乃與通俱逃。臺軍主陳景詳率兵追躡大寶。大寶既入山，山路阻險，不復能行，通背負之，稍進。尋爲追兵所及，生擒送都，於路死，傳首梟于朱雀航，夷三族。

史臣曰：黃法𣰰、淳于量值梁末喪亂，劉、項未分，其有辯明暗見是非者蓋鮮，二公達向背之理，位至鼎司，亦其智也。昭達與世祖鄉壤惟舊，義等鄧、蕭，世祖纂曆，委任隆重，至於戰勝攻取，累平寇難，斯亦良臣良將，一代之吳、耿矣。

校勘記

〔一〕齊遣其歷陽王步騎五萬來援　按宣帝紀云「齊遣兵十萬援歷陽」，此云「五萬」，與紀異。

〔二〕徵爲中撫大將軍　「中撫大將軍」世祖紀作「中撫軍大將軍」，南史亦作「中撫軍大將軍」。按「中撫」各書或作「中撫軍」。

〔三〕多戀本土　「土」原譌「生」，各本不譌，今改正。

〔四〕徵爲中護大將軍　「中護大將軍」宣帝紀太建五年、六年並作「中權大將軍」，徐陵傳作「中權將軍」。

〔五〕尋隨侯安都等拒王琳于（沌）〔柵〕口　據侯安都傳、侯瑱傳及通鑑改。按通鑑胡注云「柵口在濡須口之東，水導巢湖，今謂之柵江口」。若沌口，則爲前王琳大敗陳師，侯安都等被俘處，當沌水入江之口，遠在柵口之西矣。

〔六〕周兵又於峽下南岸築壘　「峽下」南史作「峽口」，通鑑同。按通鑑胡注云：「峽口，西陵峽口也。」

〔七〕緪箄爲橋　「箄」北監本、汲本、殿本並作「萆」，南史、通鑑同。

陳書卷十二

列傳第六

胡穎　徐度子敬成　杜稜　沈恪

胡穎字方秀，吳興東遷人也。其先寓居吳興，土斷爲民。穎偉姿容，性寬厚。梁世仕至武陵國侍郎，東宮直前。出番禺，征討俚洞，廣州西江督護高祖在廣州，穎仍自結高祖，高祖與其同郡，接遇甚隆。及南征交阯，穎從行役，餘諸將帥皆出其下。及平李賁，高祖旋師，穎隸在西江，出兵多以穎留守。

侯景之亂，高祖克元景仲，仍渡嶺援臺，平蔡路養、李遷仕，穎皆有功。歷平固、遂興二縣令。高祖進軍頓西昌，以穎爲巴丘縣令，鎭大皐，督糧運。下至豫章，以穎監豫章郡。高祖率衆與王僧辯會於白茅灣，同討侯景，以穎知留府事。

梁承聖初，元帝授穎假節、鐵騎將軍、羅州刺史，封漢陽縣侯，邑五百戶。尋除豫章內

史，隨高祖鎭京口。齊遣郭元建出關，都督侯瑱率師禦之。高祖選府內驍勇三千人配穎，令隨瑱，於東關大破之（元建）。〔一〕三年，高祖圍廣陵，齊人東方光據宿預請降，〔二〕以穎爲五原太守，隨杜僧明援光，不克，退還，除曲阿令。尋領馬軍，從高祖襲王僧辯。又隨周文育於吳興討杜龕。紹泰元年，除假節、都督南豫州諸軍事、輕車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平元年，除持節、散騎常侍、仁威將軍。尋兼丹陽尹。

高祖受禪，兼左衞將軍，餘如故。永定三年，隨侯安都征王琳，於宮亭破賊帥常衆愛等。世祖嗣位，除侍中、都督吳州諸軍事、宣惠將軍、吳州刺史。不行，尋爲義興太守，將軍如故。天嘉元年，除散騎常侍、吳興太守。其年六月卒，時年五十四。贈侍中、中護軍，謚曰壯。二年，配享高祖廟庭。子六同嗣。

穎弟鑠，亦隨穎將軍。穎卒，鑠統其衆。歷東海、豫章二郡守，遷員外散騎常侍。隨章昭達南平歐陽紇，〔三〕爲廣州東江督護。還預北伐，除雄信將軍、歷陽太守。太建六年卒，贈桂州刺史。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也。世居京師。少倜儻，不拘小節。及長，姿貌瓌偉，嗜酒好博，

恆使僮僕屠酤爲事。梁始興內史蕭介之郡，度從之，將領士卒，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高祖征交阯，厚禮招之，度乃委質。

侯景之亂，高祖克定廣州，平蔡路養，破李遷仕，計畫多出於度。兼統兵甲，每戰有功。歸至白茅灣，梁元帝授寧朔將軍、合州刺史。侯景平後，追錄前後戰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封廣德縣侯，邑五百戶。遷散騎常侍。

高祖鎮朱方，除信武將軍、蘭陵太守。高祖遣衡陽獻王（平）〔往〕荊州，〔四〕度率所領從焉。江陵陷，閒行東歸。高祖平王僧辯，度與侯安都爲水軍。紹泰元年，高祖東討杜龕，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領宿衞，并知留府事。

徐嗣徽、任約等來寇，高祖與敬帝還都。時賊已據石頭城，市鄽居民，竝在南路，去臺遙遠，恐爲賊所乘，乃使度將兵鎮于冶城寺，築壘以斷之。賊悉衆來攻，不能克。高祖尋亦救之，大敗約等。明年，嗣徽等又引齊寇濟江，度隨衆軍破之於北郊壇。以功除信威將軍、郢州刺史，兼領吳興太守。尋遷鎮右將軍、領軍將軍、徐州緣江諸軍事、〔五〕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

周文育、侯安都等西討王琳，敗績，爲琳所拘，乃以度爲前軍都督，鎮于南陵。世祖嗣位，遷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未拜，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鎮東將

軍、吳郡太守。天嘉元年，增邑千戶。以平王琳功，改封湘東郡公，邑四千戶。秩滿，爲侍中、中軍將軍。出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信安晉安建安九郡諸軍事、鎮東將軍、會稽太守。未行而太尉侯瑱薨于湘州，乃以度代瑱爲都督湘沅武巴郢桂六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秩滿，爲侍中、中軍大將軍，儀同、鼓吹並如故。

世祖崩，度預顧命，以甲仗五十人入殿省。廢帝即位，進位司空。華皎據湘州反，引周兵下至沌口，與王師相持，乃加度使持節、車騎將軍，總督步軍，自安成郡由嶺路出于湘東，以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人家口以歸。光大二年薨，時年六十。贈太尉，給班劍二十人，謚曰忠肅。太建四年，配享高祖廟庭。子敬成嗣。

敬成幼聰慧，好讀書，少機警，善占對，結交文義之士，以識鑒知名。起家著作郎。永定元年，領度所部士卒，隨周文育、侯安都征王琳，於沌口敗績，爲琳所絷。二年，隨文育、安都得歸，除太子舍人，遷洗馬。（敬成父）度爲吳郡太守，〔六〕以敬成監郡。天嘉二年，遷太子中舍人，拜湘東郡公世子。四年，度自湘州還朝，士馬精銳，敬成盡領其衆。隨章昭達征陳寶應，晉安平，除貞威將軍、豫章太守。光大元年，華皎謀反，以敬成爲假節、都督巴州諸軍事、雲旗將軍、巴州刺史。尋詔爲水軍，隨吳明徹征華皎，皎平還州。（太建）二年，〔七〕以

父憂去職。尋起爲持節、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壯武將軍、南豫州刺史。四年，襲爵湘東郡公，授太子右衞率。

五年，除貞威將軍、吳興太守。其年隨都督吳明徹北討，出秦郡，別遣敬成爲都督，乘金翅自歐陽引埭上泝江由廣陵。齊人皆城守，弗敢出。自繁梁湖下淮，圍淮陰城。仍監北兗州。淮、泗義兵相率響應，一二日間，衆至數萬，遂克淮陰、山陽、鹽城三郡，幷連口、朐山二戍。仍進攻鬱州，克之。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雲旗將軍，增邑五百戶。又進號壯武將軍，鎭朐山。坐於軍中輒科訂，幷誅新附，免官。尋復爲持節、都督安元潼三州諸軍事、安州刺史，將軍如故，鎭宿預。七年卒，時年三十六。贈散騎常侍，謚曰思。子敞嗣。

杜稜字雄盛，吳郡錢塘人也。世爲縣大姓。稜頗涉書傳，少落泊，不爲當世所知。遂遊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暎。暎卒，從高祖，恆典書記。侯景之亂，命稜將領，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軍至豫章，梁元帝承制授稜仁威將軍、石州刺史，上陌縣侯，邑八百戶。

侯景平，高祖鎭朱方，稜監義興、琅邪二郡。高祖誅王僧辯，〔八〕引稜與侯安都等共議，

稜難之。高祖懼其泄己，乃以手巾絞稜，稜悶絕于地，因閉於別室。軍發，召與同行。及僧辯平後，高祖東征杜龕等，留稜與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寇濟江，攻臺城，安都與稜隨方抗拒，稜晝夜巡警，綏撫士卒，未常解帶。賊平，以功除通直散騎常侍、右衞將軍、丹陽尹。永定元年，加侍中、忠武將軍。尋遷中領軍，侍中、將軍如故。

三年，高祖崩，世祖在南皖。時內無嫡嗣，外有彊敵，侯瑱、侯安都、徐度等並在軍中，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乃與蔡景歷等祕不發喪，奉迎世祖，事見景歷傳。世祖即位，遷領軍將軍。天嘉元年，以預建立之功，改封永城縣侯，增邑五百戶。出爲雲麾將軍、晉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二年，徵爲侍中、領軍將軍。尋遷翊左將軍、丹陽尹。

廢帝卽位，遷鎭右將軍、特進，侍中、尹如故。光大元年，解尹，量置佐史，給扶，重授領軍將軍。

太建元年，出爲散騎常侍、鎭東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二年，徵爲侍中、鎭右將軍。尋加特進、護軍將軍。三年，以公事免侍中、護軍。四年，復爲侍中、右光祿大夫，并給鼓吹一部，將軍、佐史、扶並如故

稜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不預征役，優遊京師，賞賜優洽。頃之卒于官，時年七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喪事所須，並令資給，謚曰成。其年配享高祖廟庭。子安世嗣。

沈恪字子恭，吳興武康人也。深沈有幹局。梁新渝侯蕭暎爲郡將，召爲主簿。暎遷北徐州，恪隨暎之鎭。暎遷廣州，以恪兼府中兵參軍，常領兵討伐俚洞。盧子略之反也，恪拒戰有功，除中兵參軍。高祖與恪同郡，情好甚暱，蕭暎卒後，高祖南討李賁，仍遣妻子附恪還鄉。尋補東宮直後，以嶺南勳除員外散騎侍郎，仍令招集宗從子弟。〔九〕

侯景圍臺城，恪率所領入臺，隨例加右軍將軍。賊起東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內亦作土山以應之，恪爲東土山主，晝夜拒戰。以功封東興縣侯，邑五百戶。遷員外散騎常侍。京城陷，恪閒行歸鄉里。高祖之討侯景，遣使報恪，乃於東起兵相應。賊平，恪謁高祖於京口，卽日授都軍副。尋爲(君)〔府〕司馬。〔一〇〕

及高祖謀討王僧辯，恪預其謀。時僧辯女壻杜龕鎭吳興，高祖乃使世祖還長城，立柵備龕，又使恪還武康，招集兵衆。及僧辯誅，龕果遣副將杜泰率衆襲世祖於長城。恪時已率兵士出縣誅龕黨與，高祖尋遣周文育來援長城，文育至，泰乃遁走。世祖仍與文育進軍出郡，恪軍亦至，屯于郡南。及龕平，世祖襲東揚州刺史張彪，以恪監吳興郡。太平元年，除宣猛將軍、交州刺史。其年遷永嘉太守。不拜，復令監吳興郡。自吳興入朝。高祖受

禪，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辭，〔二〕因衞敬帝如別宮。恪乃排闥入見高祖，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許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

高祖踐祚，除吳興太守。永定二年，徙監會稽郡。會余孝頃謀應王琳，出兵臨川攻周迪，以恪爲壯武將軍，率兵踰嶺以救迪。余孝頃聞恪至，退走。三年，遷使持節、通直散騎常侍、智武將軍、吳州刺史，便道之鄱陽。尋有詔追還，行會稽郡事。其年，除散騎常侍、忠武將軍、會稽太守。

世祖嗣位，進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建安、晉安、新寧、信安九郡諸軍事，將軍、太守如故。天嘉元年，增邑五百戶。二年，徵爲左衞將軍。俄出爲都督郢武巴定四州諸軍事、軍師將軍、郢州刺史。六年，徵爲中護軍。尋遷護軍將軍。光大二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武祐三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未之鎭，改爲護軍將軍。〔三〕

高宗卽位，加散騎常侍、都督廣衡東衡交越成定新合羅愛德宜黄利安石雙等十八州諸軍事、鎭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恪未至嶺，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險，恪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督衆軍討紇，紇平，乃得入州。州罹兵荒，所在殘毁，恪綏懷安緝，被以恩惠，嶺表賴之。

太建四年，徵爲領軍將軍。及代還，以途遠不時至，爲有司所奏免。十一年，起爲散騎常侍、衞尉卿。其年授平北將軍、假節，監南兖州。十二年，改授散騎常侍、翊右將軍，監南徐州。又遣電威將軍裴子烈領馬五百匹，助恪緣江防戍。明年，入爲衞尉卿，常侍、將軍如故。尋加侍中，遷護軍將軍。後主卽位，以疾改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時年七十四。贈翊左將軍，詔給東園祕器，仍出舉哀，喪事所須，並令資給，謚曰元。子法興嗣。

史臣曰：胡穎、徐度、杜稜、沈恪竝附騏驥而騰躍，依日月之光輝，始覩王佐之才，方悟公輔之量，生則肉食，終以配饗。盛矣哉！

校勘記

〔一〕於東關大破之（元建）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刪。按南監本亦有「元建」二字，或刪「之」字，作「於東關大破元建」，亦通。

〔二〕齊人東方光據宿預請降 「東方光」通鑑梁元帝承聖二年、三年凡兩見，皆作「東方白額」，北齊

書段韶傳同，疑白額爲光之別名。

〔三〕隨章昭達南平歐陽紇　按「達」原譌「連」，各本不譌，今改正。

〔四〕高祖遣衡陽獻王(平)〔往〕荆州　據南史改。時衡陽獻王爲質子至江陵，作「平」誤。

〔五〕徐州緣江諸軍事　張森楷校勘記云：「『徐』上疑有『南』字，下稱『南徐州刺史』，則此不得徒稱『徐』也。」

〔六〕(敬成父)度爲吳郡太守　據北監本、殿本删。

〔七〕(太建)二年　按徐度傳，度卒於光大二年，廢帝紀同，今據删「太建」二字。

〔八〕高祖誅王僧辯　殿本考證云「誅」字上南史有「謀」字。今按：有「謀」字是。

〔九〕仍令招集宗從子弟　殿本考證云「招」南史作「總」。

〔一〇〕尋爲(君)〔府〕司馬　據元龜七六五改。按「君」各本作「郡」，明此「君」字爲「郡」字之譌。然沈恪已爲員外散騎常侍，封縣侯，無更爲郡司馬之理。蓋其時陳霸先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恪爲其府之司馬也。元龜作「府司馬」是。

〔一一〕令勒兵入辭　按北監本、汲本、殿本無「辭」字，南史同。

〔一二〕光大二年至改爲護軍將軍　按廢帝紀，沈恪遷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在光大元年十一月，改爲護軍將軍在光大二年十一月。

陳書卷十三

列傳第七

徐世譜　魯悉達　周敷　荀朗子法尚　周炅

徐世譜字興宗，巴東魚復人也。世居荊州，爲主帥，征伐蠻、蜒。至世譜，尤敢勇有膂力，善水戰。梁元帝之爲荊州刺史，世譜將領鄉人事焉。

侯景之亂，因預征討，累遷至員外散騎常侍。尋領水軍，從司徒陸法和討景，與景戰於赤亭湖。時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生擒景將任約，景退走。因隨王僧辯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門，賊將宋子仙據城降。以功除使持節、信武將軍、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邑五百戶。仍隨僧辯東下，恆爲軍鋒。又破景將侯子鑒於湖熟。〔一〕侯景平後，以功除通直散騎常侍、衡州刺史資，（鎮）〔領〕河東太守，〔三〕增邑并前一千戶。

西魏來寇荆州，世譜鎭馬頭岸，據有龍(州)〔洲〕，〔三〕元帝授侍中、使持節、都督江南諸軍事、鎭南將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江陵陷沒，世譜東下依侯瑱。

紹泰元年，徵爲侍中、左衛將軍。高祖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諳解舊法，所造器械，竝隨機損益，妙思出人。

永定二年，遷護軍將軍。世祖嗣位，加特進，進號安右將軍。天嘉元年，增邑五百戶。二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宣城郡諸軍事、安西將軍、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還爲安前將軍、右光祿大夫。尋以疾失明，謝病不朝。四年卒，時年五十五。贈本官，謚曰桓侯。

世譜從弟世休，隨世譜自梁征討，亦有戰功。官至員外散騎常侍、安遠將軍，枳縣侯，邑八百戶。光大二年，隸都督淳于量征華皎。卒，贈通直散騎常侍，謚曰壯。

魯悉達字志通，扶風郿人也。祖斐，齊通直散騎常侍、安遠將軍、衡州刺史，陽塘侯。父益之，梁雲麾將軍、新蔡義陽二郡太守。

悉達幼以孝聞，起家爲梁南平嗣王中兵參軍。侯景之亂，悉達糾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饑饉，京都及上川餓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攜老幼以歸焉。悉達分給粮

廩，其所濟活者甚衆，仍於新蔡置頓以居之。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討侯景。景平，梁元帝授持節、仁威將軍、散騎常侍、北江州刺史。

敬帝即位，王琳據有上流，留異、余孝頃、周迪等所在鋒起，〔四〕悉達撫綏五郡，甚得民和，士卒皆樂爲之用。琳授悉達鎭北將軍，高祖亦遣趙知禮授征西將軍、江州刺史，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皆不就。高祖遣安西將軍沈泰潛師襲之，不能克。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來攻鬱口諸鎭，〔五〕兵甲甚盛，悉達與戰，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

王琳欲圖東下，以悉達制其中流，恐爲己患，頻遣使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乃連結於齊，共爲表裏，齊遣清河王高岳助之。相持歲餘，會裨將梅天養等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千人，濟江而歸高祖。高祖見之，甚喜，曰：「來何遲也？」悉達對曰：「臣鎭撫上流，願爲蕃屏，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沈泰襲臣，威亦深矣，然臣所以自歸於陛下者，誠以陛下豁達大度，同符漢祖故也。」高祖嘆曰：「卿言得之矣。」授平南將軍、散騎常侍、北江州刺史，封彭澤縣侯。世祖即位，進號安左將軍。

悉達雖仗氣任俠，不以富貴驕人，雅好詞賦，招禮才賢，與之賞會。遷安南將軍、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過禮，因遘疾卒，時年三十八。贈安左將軍、江州刺史，謚曰孝侯。子覽嗣。弟廣達，別有傳。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也。爲郡豪族。敷形貌眇小，如不勝衣，而膽力勁果，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任氣者咸歸之。

侯景之亂，鄉人周續合徒衆以討賊爲名，梁内史始興（藩）王（蕭）毅以郡讓續，〔六〕續所部内有欲侵掠於毅，敷擁護之，親率其黨捍衞，送至豫章。時觀寧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城侯蕭泰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敷愍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卹，送之西上。俄而續部下將帥爭權，復反，殺續以降周迪。迪素無簿閥，恐失衆心，倚敷族望，深求交結。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迪大憑仗之，漸有兵衆。迪據臨川之工塘，敷鎭臨川故郡。侯景平，梁元帝授敷使持節、通直散騎常侍、信武將軍、寧州刺史，封西豐縣侯，邑一千户。

高祖受禪，王琳據有上流，余孝頃與琳黨李（希）〔孝〕欽等共圍周迪，〔七〕敷大致人馬以助於迪。迪擒孝頃等，敷功居多。

熊曇朗之殺周文育，據豫章，將兵萬餘人襲敷，徑至城下，敷與戰，大敗之，追奔五十餘里，曇朗單馬獲免，盡收其軍實。曇朗走巴山郡，收合餘黨，敷因與周迪、黄法𣰋等進兵圍曇朗，屠之。

王琳平，授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豫章太守。是時南江酋帥並顧戀巢窟，私署令長，不受召，朝廷未遑致討，但羈縻之，唯敷獨先入朝。天嘉二年，詣闕，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樂一部，〔八〕令還鎮豫章。

周迪以敷素出己下，超致顯貴，深不平，乃舉兵反，遣弟方興以兵襲敷。敷與戰，大破方興。仍率衆從都督吳明徹攻迪，破之，擒其弟方興幷諸渠帥。詔以敷爲安西將軍、臨川太守，餘並如故。尋徵爲使持節、都督南豫北江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增邑五百戶，常侍、鼓吹如故。

五年，迪又收合餘衆，還襲東興。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迪，敷又從軍。至定川縣，與迪相對。迪紿敷曰：「吾昔與弟勠力同心，宗從匪他，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立盟誓。」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害，時年三十五。詔曰：「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緣江諸軍事、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西豐縣開國侯敷，受任遐征，淹時違律，虛衿姦詭，遂貽喪仆。〔九〕但夙著勤誠，亟勞戎旅，猶深惻愴，愍悼于懷。可存其茅賦，量所賻卹，還葬京邑。」諡曰脫。子智安嗣。

敷兄象，共敷據本鄉，亦授臨川太守。

荀朗字深明，潁川潁陰人也。祖延祖，梁潁川太守，父伯道，衞尉卿。

朗少慷慨，有將帥大略，起家梁廬陵王行參軍。侯景之亂，朗招率徒旅，據巢湖閒，無所屬。臺城陷後，簡文帝密詔授朗雲麾將軍、豫州刺史，令與外藩討景。景使儀同宋子仙、任約等頻往征之，朗據山立砦自守，子仙不能克。時京師大饑，百姓皆於江外就食，朗更招致部曲，解衣推食，以相賑贍，衆至數萬人。侯景敗於巴陵，朗出自濡須截景，破其後軍。王僧辯東討，朗遣其將范寶勝及弟曉領兵二千助之。侯景平後，又別破齊將郭元建於踟躕山。梁承聖二年，率部曲萬餘家濟江，入宣城郡界立頓。梁元帝授朗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都督南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未行而荆州陷。

高祖入輔，齊遣蕭軌、東方老等來寇，據石頭城。朗自宣城來赴，因與侯安都等大破齊軍。永定元年，賜爵興寧縣侯，邑二千戶，以朗兄昂爲左衞將軍，弟晷爲太子右衞率。尋遣朗隨世祖拒王琳於南皖。

高祖崩，宣太后與舍人蔡景歷祕不發喪，朗弟曉在都微知之，乃謀率其家兵襲臺。事覺，景歷殺曉，仍繫其兄弟。世祖即位，並釋之。因厚撫慰朗，令與侯安都等共拒王琳。琳平，遷使持節、安北將軍、散騎常侍、都督霍晉合三州諸軍事、合州刺史。天嘉六年卒，時年

四十八。贈南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法尙嗣。

法尙少倜儻，有文武幹略，起家江寧令，襲爵興寧縣侯。太建五年，隨吳明徹北伐。尋授通直散騎侍郎，除涇令，歷梁、安城太守。禎明中，爲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及隋軍濟江，法尙降于漢東道元帥秦王。入隋，歷邵、觀、綿、豐四州刺史，巴東、燉煌二郡太守。

周炅字文昭，汝南安城人也。祖彊，齊太子舍人、梁州刺史。父靈起，梁通直散騎常侍、廬桂二州刺史，保城縣侯。

炅少豪俠任氣，有將帥才。梁大同中爲通直散騎侍郎、朱衣直閤。太清元年，出爲弋陽太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改授西陽太守，封西陵縣伯。景遣兄子思穆據守齊安，炅率驍勇襲破思穆，擒斬之。以功授持節、高州刺史。是時炅據武昌、西陽二郡，招聚卒徒，甲兵甚盛。景將任約來據樊山，炅與寧州長史徐文盛擊約，斬其部將叱羅子通、趙迦婁等。因乘勝追之，頻克，約衆殆盡。承聖元年，遷使持節、都督江定二州諸軍事、戎昭將軍、江州

刺史，進爵爲侯，邑五百戶。

高祖踐祚，王琳擁據上流，炅以州從之。及王琳遣其將曹慶等攻周迪，仍使炅將兵犄角而進，爲侯安都所敗，擒炅送都。世祖釋炅，授戎威將軍、定州刺史，帶西陽、武昌二郡太守。

天嘉二年，留異據東陽反，世祖召炅還都，欲令討異。未至而異平，炅還本鎭。天康元年，預平華皎之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太建元年，遷持節、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五年，進授使持節、西道都督安蘄江衡司定六州諸軍事、安州刺史，改封龍源縣侯，增邑幷前一千戶。其年隨都督吳明徹北討，所向克捷，一月之中，獲十二城。齊遣尙書左丞陸騫以衆二萬出自巴、蘄，與炅相遇。炅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敗騫軍，虜獲器械馬驢，不可勝數。進攻巴州，克之。於是江北諸城及穀陽士民，並誅渠帥以城降。進號和戎將軍、散騎常侍，增邑幷前一千五百戶。仍敕追炅入朝。

初，蕭詧定州刺史田龍升以城降，詔以爲振遠將軍、定州刺史，封赤亭王。及炅入朝，龍升以江北六州七鎭叛入于齊，齊遣歷陽王高景安帥師應之。於是令炅爲江北道大都督，總統衆軍，以討龍升。龍升使弋陽太守田龍琰率衆二萬陣於亭川，高景安於水陵、陰山爲其聲援，龍升引軍別營山谷。炅乃分兵各當其軍，身率驍勇先擊龍升，龍升大敗，龍琰望塵

而奔，並追斬之，高景安遁走，盡復江北之地。以功增邑幷前二千戶，進號平北將軍，定州刺史，持節、都督如故，仍賜女妓一部。太建八年卒官，時年六十四。贈司州刺史，封武昌郡公，謚曰壯。子法僧嗣，官至宣城太守。

史臣曰：彼數子者，或驅馳前代，或擁據故鄉，竝識運知歸，因機景附，位升列牧，爵致通侯，美矣。昔張耳、陳餘自同於至戚，周敷、周迪亦誓等暱親，尋鋒刃而誅殘，斯甚夫胡越矣。釁隙因於勢利，何其鄙歟？

校勘記

〔一〕又破景將侯子鑒於湖熟　按「湖熟」當作「姑孰」。梁元帝承聖元年，王僧辯等破侯景將侯子鑒於姑孰，見梁書侯景傳及通鑑。

〔二〕（鎮）〔領〕河東太守　據南史改。按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鎮』當作『領』。梁、陳之間，往往有以刺史資領郡守、縣令者。」

〔三〕據有龍（州）〔洲〕　據南史改。按讀史方輿紀要七八，荆州府江陵縣有龍洲，在府西南十六里江

中。

〔四〕留異余孝頃周迪等所在鋒起　「鋒起」各本作「蜂起」，南史、元龜四一二同。按鋒起言一時並起，勢銳不可當也。古書「鋒起」「蜂起」往往互出，如後漢書光武紀「寇盜鋒起」，注「『鋒』字或作『蜂』」，即其例也。

〔五〕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來攻鬱口諸鎮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按慕容紹宗之死在齊未受禪以前，安得此時尚存。此史家傳聞之誤，南史亦仍舊聞，而未據北史以正之。」

〔六〕梁內史始興藩王蕭毅以郡讓纘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按梁書及南史，始興王憺薨，世子亮嗣，無名『毅』者。」張森楷校勘記亦云：「始興王憺嗣子亮于時尚存，不云名毅，未知毅爲憺何人也。」錢、張以「始興王」聯讀，誤。王毅見通鑑一六三，爲始興人。此「藩」、「蕭」兩字當後人擅加耳。

〔七〕余孝頃與琳黨李(希)〔孝〕欽等共圍周迪　據南史改。按黃法𣰰傳、周迪傳及北齊書王琳傳並作「李孝欽」。

〔八〕賜以女樂一部　「樂」各本並作「妓」。「一部」二字原缺，據各本補。

〔九〕遂貽喪仆　「仆」原作「什」，版刻之譌，今據元龜四五二、五九五改正。按北監本、汲本、殿本「仆」作「身」，疑後人妄改。

陳書卷十四

列傳第八

衡陽獻王昌　南康愍王曇朗 子方泰　方慶

衡陽獻王昌字敬業，高祖第六子也。梁太清末，高祖南征李賁，命昌與宣后隨沈恪還吳興。及高祖東討侯景，昌與宣后、世祖竝爲景所囚。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吳興太守，時年十六。

昌容貌偉麗，神情秀朗，雅性聰辯，明習政事。高祖遣陳郡謝哲、濟陽蔡景歷輔昌爲郡，又遣吳郡杜之偉授昌以經書。昌讀書一覽便誦，明於義理，剖析如流。尋與高宗俱往荆州，梁元帝除員外散騎常侍。荆州陷，又與高宗俱遷關右，西魏以高祖故，甚禮之。

高祖卽位，頻遣使請高宗及昌，周人許之而未遣，及高祖崩，乃遣之。是時王琳梗於中流，昌未得還，居于安陸。王琳平後，天嘉元年二月，昌發自安陸，由魯山濟江，而巴陵王蕭

沇等率百僚上表曰：

臣聞宗子維城，隆周之懋軌，封建藩屛，有漢之弘規，是以卜世斯永，寔資邢、衞，〔一〕鼎命靈長，實賴河、楚。

伏惟陛下神猷光大，聖德欽明，道高日月，德侔造化。往者王業惟始，天步方艱，參奉權謨，匡合義烈，威略外舉，神武內定，故以再康禹迹，大庇生民者矣。及聖武升遐，王師遠次，皇嗣𡘋隔，繼業靡歸，宗祧危殆，綴旒非喻。既而傳車言反，公卿定策，纂我洪基，光昭景運，民心有奉，園寢克寧，后來其蘇，復在茲日，物情天意，皎然可求。王琳逆命，逋誅歲久，今者連結犬羊，乘流縱釁，舟旗野陣，緜江蔽陸，兵疲民弊，杼軸用空，中外騷然，藩籬罔固。乃旰食當朝，憑流授律，蒼兕既馳，長虵自翦，廓淸四表，澄滌八紘，雄圖遐舉，仁聲遠暢，德化所覃，風行草偃，故以功深於微禹，道大於惟堯，豈直社稷用寧，斯乃黔黎是賴。

第六皇弟昌，近以妙年出質，提契寇手，偏隔關徼，旋踵末由。陛下天倫之愛既深，克讓之懷常切。伏以大德無私，至公有在，豈得徇匹夫之恆情，忘王業之大計。憲章故實，式遵典禮，欽若姬、漢，建樹賢戚。湘中地維形勝，控帶川阜，扞城之寄，匪親勿居，宜啓服衡疑，兼崇徽飾。臣等參議，以昌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

驃騎將軍、湘州牧，封衡陽郡王，邑五千戶，加給皁輪三望車，後部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啓可奉行。

詔曰「可」。三月入境，詔令主書舍人緣道迎接。景子，濟江，於中流船壞，以溺薨。

四月庚寅，喪柩至京師，上親出臨哭。乃下詔曰：「夫寵章所以嘉德，禮數所以崇親，乃歷代之通規，固前王之令典。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湘州牧衡陽王昌，明哲在躬，珪璋早秀，孝敬內湛，聰睿外宣。梁季艱虞，宗社顚墜，西京淪覆，陷身關隴。及鼎業初基，外蕃逆命，聘問斯阻，音介莫通，睠彼機橋，將隣烏白。今者羣公勠力，多難廓清，輕傳入郛，無勞假道。周朝敦其繼好，駸駕歸來，欣此朝聞，庶歡昏定。報施徒語，曾莫輔仁，人之云亡，殄悴斯在，奄焉薨殞，倍增傷悼。津門之慟空在，恆岫之切不追，靜言念之，心焉如割。宜隆懋典，以協徽猷。可贈侍中、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揚州牧。給東園溫明祕器，九旒鑾輅，黃屋左纛，武賁班劍百人，〔三〕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葬送之儀，一依漢東平憲王、齊豫章文獻王故事。仍遣大司空持節迎護喪事，大鴻臚副其羽衛，殯送所須，隨由備辦。」諡曰獻。無子，世祖以第七皇子伯信爲嗣。

南康愍王曇朗，高祖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休先少倜儻有大志，梁簡文之在東宮，深被知遇。太清中既納侯景，有事北方，乃使休先召募得千餘人，授文德主帥，頃之卒。高祖之有天下也，每稱休先曰：「此弟若存，河洛不足定也。」梁敬帝即位，追贈侍中、使持節、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武康縣公，邑一千戶。高祖受禪，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徒，封南康郡王，邑二千戶，謚曰忠壯。

曇朗少孤，尤爲高祖所愛，寵踰諸子。有膽力，善綏御。侯景平後，起家爲著作佐郎。高祖北濟江，圍廣陵，宿預人東方光據鄉建義，乃遣曇朗與杜僧明自淮入泗應赴之。齊援大至，曇朗與僧明築壘抗禦。尋奉命班師，以宿預義軍三萬家濟江。高祖誅王僧辯，留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紹泰元年，除中書侍郎，監南徐州。

二年，徐嗣徽、任約引齊寇攻逼京邑，尋而請和，求高祖子姪爲質。時四方州郡竝多未賓，京都虛弱，粮運不斷，在朝文武咸願與齊和親，高祖難之，而重違衆議，乃言於朝曰：「孤謬輔王室，而使蠻夷猾夏，不能戡殄，何所逃責。今在位諸賢，且欲息肩偃武，與齊和好，以靜邊疆，若違衆議，必謂孤惜子姪，今決遣曇朗，弃之寇庭。且齊人無信，窺窬不已，謂我浸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爲孤力鬭也。」高祖慮曇朗憚行，或奔竄東道，乃自率步騎往京口迎之，以曇朗還京師，仍使爲質於齊。

齊果背約，復遣蕭軌等隨嗣徽渡江，高祖與戰，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齊人請割地并入馬牛以贖之，高祖不許。及軌等誅，齊人亦害曇朗于晉陽，時〔年〕二十八。〔三〕是時既與齊絕，弗之知也。高祖踐祚，猶以曇朗襲封南康郡王，奉忠壯王祀，禮秩一同皇子。天嘉二年，齊人結好，方始知之。世祖詔曰：「夫追遠慎終，抑聞前誥。南康王曇朗，明哲懋親，蕃維是屬，入質北齊，用紓時難。皇運兆興，未獲旋反，永言跂予，日夜不忘。齊使始至，凶問奄及，追懷痛悼，兼倍常情，宜隆寵數，以光恆序。可贈侍中、安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謚曰愍。」乃遣兼郎中令隨聘使江德藻、劉師知迎曇朗喪柩，以三年春至都。

初，曇朗未質於齊，生子方泰、方慶。及將適齊，以二妾自隨，在北又生兩子：方華、方曠，亦同得還。

方泰少麤獷，與諸惡少年羣聚，遊逸無度，世祖以南康王故，特寬貰之。天嘉元年，詔曰：「南康王曇朗，出隔齊庭，反身莫測，國廟方修，奠饗須主，可以長男方泰爲南康世子，嗣南康王。」後聞曇朗薨，於是襲爵南康嗣王。尋爲仁威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太建四年，遷使持節、都督廣衡交越成定明新合羅德宜黃利安建石崖十九州諸軍事、〔四〕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爲政殘暴，爲有司所奏，免官。尋起爲仁威將軍，置佐史。六年，授持節、都督豫

章郡諸軍事、豫章內史。在郡不修民事，秩滿之際，屢放部曲爲劫，又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代至，又淹留不還。至都，詔以爲宗正卿，將軍、佐史如故。未拜，爲御史中丞宗元饒所劾，免官，以王還第。

十一年，起爲寧遠將軍，直殿省。尋加散騎常侍，量置佐史。其年八月，高宗幸大壯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陳於玄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于瓜步江，高宗登玄武門觀，〔五〕宴羣臣以觀之。因幸樂遊苑，設絲竹會。仍重幸大壯觀，集衆軍振旅而還。是時方泰當從，啓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楊鍾期等二十人，微服往民間，淫人妻，爲州所錄。又率人仗抗拒，傷禁司，爲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獄。方泰初但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則上測，方泰乃投列承引。於是兼御史中丞徐君敷奏曰：〔六〕「臣聞王者之心，匪漏網而私物，至治之本，無屈法而申慈。謹案南康王陳方泰宗屬雖遠，幸託葭莩，刺舉莫成，共治罕績。聖上弘以悔往，許其錄用，宮闈寄切，宿衛是尸。豈有金門旦啓，玉輿曉蹕，百司馳騖，千隊騰驤，憚此翼從之勞，妄興晨昏之請。飜以危冠淇上，袨服桑中，臣子之釁，莫斯爲大，宜從霜簡，允寘(冬)〔秋〕官。〔七〕臣等參議，請依見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謹以白簡奏聞。」上可其奏。尋復本官爵。禎明初，遷侍中，將軍如故。

三年，隋師濟江，方泰與忠武將軍南豫州刺史樊猛、左衛將軍蔣元遜領水軍於白下，往

來斷遏江路。隋遣行軍元帥、長史高熲領船艦泝流當之，猛及元遜竝降，方泰所部將士離散，乃弃船走。及臺城陷，與後主俱入關。隋大業中爲掖令。

方慶少淸警，涉獵書傳。及長，有幹略。天嘉中，封臨汝縣侯。尋爲給事中、太子洗馬，權兼宗正卿，直殿省。太建九年，出爲輕車將軍、假節、都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秩滿，又爲散騎常侍，兼宗正卿。至德二年，進號智武將軍、武州刺史。初，廣州刺史馬靖久居嶺表，大得人心，士馬彊盛，朝廷疑之。至是以方慶爲仁威將軍、廣州刺史，以兵襲靖。靖誅，進號宣毅將軍。方慶性淸謹，甚得民和。四年，進號雲麾將軍。

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東〕衡州刺史王勇遣高州刺史戴智烈將五百騎迎方慶，〔八〕欲令承制總督征討諸軍事。是時隋行軍總管韋洸帥兵度嶺，宣隋文帝敕云：「若嶺南平定，留勇與豐州刺史鄭萬頃且依舊職。」方慶聞之，恐勇賣己，乃不從，率兵以拒智烈。智烈與戰，敗之，斬方慶於廣州，虜其妻子。

王勇，太建中爲晉陵太守，在職有能名。方慶之襲馬靖也，朝廷以勇爲超武將軍、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以爲方慶聲勢。靖誅，以功封龍陽縣子。及隋軍臨江，詔授勇使持節、光勝將軍、總督衡廣交桂武等二十四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仍入援。會京城陷，勇因

移檄管內，徵兵據守，使其同產弟鄧嵩將兵五千，頓于嶺上。又遣使迎方慶，欲假以爲名，而自執兵要。及方慶敗績，虜其妻子，收其貲產，分賞將帥。又令其將王仲宣、曾孝武迎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伯信懼，奔于淸遠郡，孝武追殺之。是時韋洸兵已上嶺，豐州刺史鄭萬頃據州不受勇召，而高梁女子(浩)〔洗〕氏舉兵以應隋軍，〔九〕攻陷傍郡，勇計無所出，乃以其衆降。行至荆州，道病卒，隋贈大將軍、宋州刺史，歸仁縣公。

鄭萬頃，滎陽人，梁司州刺史紹叔之族子也。父昊，梁末入魏。萬頃通達有材幹，周武帝時爲司城大夫，出爲溫州刺史。至德中，與司馬消難來奔。尋拜散騎常侍、昭武將軍、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民表請立碑，詔許焉。

初，萬頃之在周，深被隋文帝知遇，及隋文踐祚，常思還北。及王勇之殺方慶，萬頃乃率州兵拒勇，遣使由間道降于隋軍。拜上儀同，尋卒。

史臣曰：獻、愍二王，聯華霄漢，或壤子之暱，或猶子之寵，而機橋爲阻，驂駕無由，有隔於休辰，終之以早世。悲夫！

校勘記

〔一〕寔資邢衞　「寔」北監本、汲本、殿本作「式」。

〔二〕武賁班劍百人　「武賁」卽「虎賁」，避唐諱改。北監本、汲本、殿本並已改爲「虎賁」。

〔三〕時〔年〕二十八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補。

〔四〕都督廣衡交越成定明新合羅德宜黄利安建石崖十九州諸軍事　按數之祇十八州，疑脫一州，或「九」當作「八」。

〔五〕高宗登玄武門觀　「觀」汲本、殿本作「親」，屬下讀。張元濟校勘記云：「作『觀』是。觀者，玄武門上之觀也。」按北監本作「觀」，百衲本南史亦作「觀」。

〔六〕於是兼御史中丞徐君敷奏曰　「徐君敷」南史作「徐君整」。

〔七〕允寘(冬)〔秋〕官　據元龜五一九改。

〔八〕〔東〕衡州刺史王勇遣高州刺史戴智烈將五百騎迎方慶　據南史補。按下文云「朝廷以勇爲超武將軍、東衡州刺史」，明此脫一「東」字。

〔九〕而高梁女子(浩)〔洗〕氏舉兵以應隋軍　隋書章洸傳作「高梁女子洗氏」，通鑑隋文帝開皇九年作「高涼郡太夫人洗氏」，「浩」與「洗」形近而譌，今據改。

陳書卷十五

列傳第九

陳擬　陳詳　陳慧紀

陳擬字公正，高祖疎屬也。少孤貧，性質直彊記。高祖南征交阯，擬從焉。又進討侯景，至豫章，以擬爲羅州刺史，與胡穎共知後事，並應接軍糧。高祖作鎭朱方，擬除步兵校尉、曲阿令。紹泰元年，授貞威將軍、義興太守。二年，入知衛尉事，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雍州刺史資，監南徐州。

高祖踐祚，詔曰：「維城宗子，實固有周，盤石懿親，用隆大漢，故會盟則異姓爲後，啓土則非劉勿王，所以糾合枝幹，廣樹蕃屏，前王懋典，列代恆規。從子持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雍州刺史、監南徐州擬，持節、通直散騎侍郎、貞威將軍、北徐州刺史褒，從子晃、炅，從孫假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訬，假節、信威將軍、北徐州刺史吉陽縣開國侯詛，

假節、通直散騎侍郎、信武將軍祏，〔一〕假節、散騎侍郎、雄信將軍、青州刺史、廣梁太守詳，貞威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慧紀，從孫敬雅、敬泰，竝枝戚密近，劬勞王室，宜列河山，以光利建。擬可永脩縣開國侯，褒鍾陵縣開國侯，晃建城縣開國侯，炅上饒縣開國侯，訬虔化縣開國侯，誼仍前封，祏豫章縣開國侯，〔二〕詳遂興縣開國侯，慧紀宜黄縣開國侯，敬雅寧都縣開國侯，敬泰平固縣開國侯，各邑五百戶。」擬尋除輕車將軍，兼南徐州刺史，常侍如故。其年，授通直散騎常侍、中領軍。三年，復以本官監南徐州。世祖嗣位，除丹陽尹，常侍如故。坐事，又以白衣知郡，尋復本職。天嘉元年卒，時年五十八。贈領軍將軍，凶事所須，竝官資給。謚曰定。二年，配享高祖廟廷。子黨嗣。

陳詳字文幾，少出家爲桑門。善書記，談論清雅。高祖討侯景，召詳，令反初服，配以兵馬，從定京邑。高祖東征杜龕，詳別下安吉、原鄉、故鄣三縣。龕平，以功授散騎侍郎、假節、雄信將軍、青州刺史，割故鄣、廣德置廣梁郡，以詳爲太守。高祖踐祚，改廣梁爲陳留，又以爲陳留太守。永定二年，封遂興縣侯，食邑五百戶。其年除明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三年，隨侯安都破王琳將常衆愛於宮亭湖。世祖嗣位，除宣城太守，將軍如故。王琳

下據柵口，詳隨吳明徹襲湓城，取琳家口，不克，因入南湖，自鄱陽步道而歸。琳平，詳與明徹竝無功。天嘉元年，隨例增邑幷前一千五百戶。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兼右衞將軍。三年，出爲假節、都督吳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吳州刺史。

周迪據臨川舉兵，詳自州從他道襲迪於濡城別營，獲其妻子。迪敗走，詳還復本鎭。五年，周迪復出臨川，乃以詳爲都督，率水步討迪。軍至南城，與賊相遇，戰敗，死之，時年四十二。以所統失律，無贈謚。子正理嗣。

陳慧紀字元方，高祖之從孫也。涉獵書史，負才任氣。高祖平侯景，慧紀從焉。尋配以兵馬。景平，從征杜龕。除貞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踐祚，封宜黃縣侯，邑五百戶，除黃門侍郎。世祖卽位，出爲安吉縣令。遷明威將軍軍副。司空章昭達征安蜀城，慧紀爲水軍都督，於荆州燒青泥船艫。光大元年，以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宣遠將軍、豐州刺史，增邑幷前一千戶。太建十年，吳明徹北討敗績，以慧紀爲持節、智武將軍、緣江都督、兗州刺史，增邑幷前二千戶，餘如故。周軍乘勝據有淮南，江外騷擾，慧紀收集士卒，自海道還都。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宣毅將軍、都督郢巴二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增邑幷前

二千五百戶。至德二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雲麾將軍、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賜女伎一部，增邑并前三千戶。禎明元年，蕭琮尚書左僕射安平王蕭巖、晉熙王〔蕭〕瓛等，〔三〕率其部衆男女二萬餘口，詣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其年，以應接之功，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征西將軍，增邑并前六千戶，餘如故。

及隋師濟江，元帥清河公楊素下自巴硤，慧紀遣其將呂忠肅、陸倫等拒之，〔四〕戰敗，素進據馬頭。是時，隋將韓擒虎及賀若弼等已濟江據蔣山，慧紀聞之，留其長史陳文盛等居守，身率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至漢口，爲秦王軍所拒，不得進，因與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頃之卒。子正平，頗有文學。

史臣曰：詩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綿綿瓜瓞，葛藟纍之」。西京皆豐沛故人，東都亦南陽多顯，有以哉。

校勘記

〔一〕信武將軍祏　「信武將軍」南史陳宗室諸王傳作「信威將軍」。

〔二〕祏豫章縣開國侯　「豫章縣」，南史作「豫寧縣」。

〔三〕蕭琮尚書左僕射安平王蕭巖晉熙王〔蕭〕瓛等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補。按「尚書左僕射」後主紀作「尚書令」。「晉熙王」後主紀作「義興王」。

〔四〕慧紀遣其將呂忠肅陸倫等拒之　殿本考證云：「南史無『忠』字，亦不載陸倫。」今按：南史無「忠」字，蓋改複名爲單名。隋書楊素傳「忠」作「仲」，則避隋文帝父楊忠諱改。

陳書卷十六

列傳第十

趙知禮　蔡景歷　劉師知　謝岐

趙知禮字齊且，天水隴西人也。父孝穆，梁候官令。知禮涉獵文史，善隸書。高祖之討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爲記室參軍。知禮爲文贍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是恆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一〕知禮亦多所獻替。高祖平侯景，軍至白茅灣，上表於梁元帝及與王僧辯論述軍事，其文並知禮所製。

侯景平，授中書侍郎，封始平縣子，邑三百戶。高祖爲司空，以爲從事中郎。高祖入輔，遷給事黃門侍郎，兼衞尉卿。高祖受命，遷通直散騎常侍，直殿省。尋遷散騎常侍，守太府卿，權知領軍事。天嘉元年，進爵爲伯，增邑通前七百戶。王琳平，授持節、督吳州諸

軍事、明威將軍、吳州刺史。

知禮沈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世祖輒令璽書問之。秩滿，爲明威將軍、太子右衛率。遷右衛將軍，領前軍將軍。六年卒，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謚曰忠。子允恭嗣。〔三〕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也。祖點，梁尚書左民侍郎。父大同，輕車岳陽王記室參軍，掌京邑行選。

景歷少俊爽，有孝行。家貧好學，善尺牘，工草隸。解褐諸王府佐，出爲海陽令，爲政有能名。侯景亂，梁簡文帝爲景所幽，景歷與南康嗣王蕭會理謀，欲挾簡文出奔，事泄見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免。因客遊京口。侯景平，高祖鎭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綴，文不重改。曰：

蒙降札書，曲垂引逮，伏覽循回，載深欣暢。竊以世求名駿，行地能致千里，時愛奇寶，照車遂有徑寸。但雲咸斯奏，自輟巴渝，杞梓方雕，豈盼樗櫪。

仰惟明將軍使君侯節下，英才挺茂，雄姿秀拔，運屬時艱，志匡多難，振衡岳而綏五嶺，滌瀫源而澄九派，帶甲十萬，彊弩數千，誓勤王之師，總義夫之力，鯨鯢式剪，役

不踰時，氛霧廓清，士無血刃。雖漢誅祿、產，舉朝寔賴絳侯，晉討約、峻，中外一資陶牧，比事論功，彼奚足筭。加以抗威兖服，冠蓋通於北門，整旆徐方，詠歌溢於東道，能使邊亭臥鼓，行旅露宿，巷不拾遺，市無異價，洋洋乎功德政化，曠古未儔，諒非膚淺所能殫述。是以天下之人，向風慕義，接踵披衿，雜遝而至矣。或帝室英賢，貴遊令望，齊、楚秀異，荊、吳岐嶷。武夫則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陸拔山岳，水斷虯龍，六鈞之弓，左右馳射，萬人之劔，短兵交接，攻壘若文鴦，焚艦如黃蓋，百戰百勝，貔貅爲羣。文人則通儒博識，英才偉器，雕麗暉煥，摛掞絢藻，子雲不能抗其筆，元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嬴軍却。復有三河辯客，改哀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變反於倏忽。治民如子賤，踐境有成，折獄如仲由，片辭從理。直言如毛遂，能厲主威，銜使若相如，不辱君命。懷忠抱義，感恩徇己，誠斷黃金，精貫白日，海內雄賢，牢籠斯備。明將軍徹鞍下馬，推案止食，申爵以榮之，築館以安之，輕財重氣，卑躬厚士，盛矣哉！盛矣哉！

抑又聞之，戰國將相，咸推引賓遊，中代岳牧，竝盛延僚友，濟濟多士，所以成將軍之貴。但量能校實，稱才任使，員行方止，各盡其宜，受委責成，誰不畢力。至如走賤，妄庸人耳。秋冬讀書，終慙專學，刀筆爲吏，竟闕異等。衡門衰素，無所聞達，薄宦輕

資，焉能遠大。自陽九遘屯，天步艱阻，同彼貴仕，溺於巨寇，亟隣危殆，備踐薄冰。今王道中興，慇憂啓運，獲存微命，足爲幸甚，方歡飮啄，是謂來蘇。然皇鑾未反，宛、洛蕪曠，四壁固三軍之餘，長夏無半菽之產，遨遊故人，聊爲借貸，屬此樂土，洵美忘歸。竊服高義，暫謁門下，明將軍降以顏色，二三士友假其餘論，菅蒯不弃，折簡賜留，欲以雞鶩厠鴛鴻於池沼，將移瓦礫參金碧之聲價。昔折脅遊秦，忽逢盼採，檐簦入趙，便致留連，今雖羇旅，方之非匹，樊林之賁，何用克堪。但眇眇纖蘿，憑喬松以自聳，蠢蠢輕蚋，託驂尾而遠騖。竊不自涯，願備下走，且爲腹背之毛，脫充鳴吠之數，增榮改觀，爲幸已多。海不厭深，山不讓高，敢布心腹，惟將軍覽焉。

高祖得書，甚加欽賞。仍更賜書報答，即日板征北府中記室參軍，仍領記室。衡陽獻王〔昌〕時爲吳興郡，昌年尚少，〔三〕吳興王之鄉里，父老故人，尊卑有數，高祖恐昌年少，接對乖禮，乃遣景歷輔之。承聖中，授通直散騎侍郎，還掌府記室。高祖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也。部分旣畢，召令草檄，景歷援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僧辯誅，高祖輔政，除從事中郎，掌記室如故。紹泰元年，遷給事黃門侍郎，兼掌相府記室。高祖受禪，遷祕書監，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永定二年，坐妻弟劉淹詐受周寶安餉馬，爲御史中丞沈炯所劾，降爲中書侍郎，舍人如故。

三年，高祖崩，時外有彊寇，世祖鎭于南皖，朝無重臣，宣后呼景歷及江大權、杜稜定議，乃祕不發喪，疾召世祖。景歷躬共宦者及內人，密營斂服。時旣暑熱，須治梓宮，恐斤斧之聲或聞于外，仍以蠟爲祕器。文書詔誥，依舊宣行。世祖卽位，復爲祕書監，舍人如故。以定策功，封新豐縣子，邑四百戶。累遷散騎常侍。世祖誅侯安都，景歷勸成其事。天嘉三年，以功遷太子左衞率，進爵爲侯，增邑百戶，常侍、舍人如故。六年，坐妻兄劉洽依倚景歷權勢，前後姦訛，幷受歐陽武威餉絹百匹，〔四〕免官。

廢帝卽位，起爲鎭東鄱陽王諮議參軍，兼太舟卿。〔五〕華皎反，以景歷爲武勝將軍、吳明徹軍司。皎平，明徹於軍中輒戮安成內史楊文通，又受降人馬仗有不分明，景歷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付治。久之，獲宥，起爲鎭東鄱陽王諮議參軍。

高宗卽位，遷宣惠豫章王長史，帶會稽郡守，行東揚州府事。秩滿，遷戎昭將軍、宣毅長沙王長史、〔六〕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以疾辭，遂不行。入爲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仍復封邑。遷太子左衞率，常侍、舍人如故。

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伐，所向克捷，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呂梁，大破之，斬獲萬計，方欲進圖彭城。是時高宗銳意河南，以爲指麾可定，景歷諫稱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高宗惡其沮衆，大怒，猶以朝廷舊臣，不深罪責，出爲宣遠將軍、豫章內史。未行，爲飛章所

劾，以在省之日，贓汙狼藉，帝令有司按問，〔七〕景歷但承其半。於是御史中丞宗元饒奏曰：「臣聞士之行己，忠以事上，廉以持身，苟違斯道，刑茲罔赦。謹按宣遠將軍、豫章內史新豐縣開國侯景歷，因藉多幸，豫奉興王，皇運權輿，頗參締構。天嘉之世，贓賄狼藉，聖恩錄用，許以更鳴，裂壞崇階，不遠斯復。不能改節自勵，以報曲成，遂乃專擅貪汙，彰於遠近，一則已甚，其可再乎？宜寘刑書，以明秋憲。臣等參議，以見事免景歷所居官，下鴻臚削爵土。謹奉白簡以聞。」詔曰「可」。於是徙居會稽。及吳明徹敗，帝思景歷前言，即日追還，復以爲征南鄱陽王諮議參軍。數日，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復本封爵，入守度支尙書。舊式拜官在午後，景歷拜日，適值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豫，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

是歲，以疾卒官，時年六十。贈太常卿，諡曰敬。十三年，改葬，重贈中領軍。禎明元年，配享高祖廟庭。二年，輿駕親幸其宅，重贈景歷侍中、中撫將軍，諡曰忠敬，給鼓吹一部，并於墓所立碑。

景歷屬文，不尙雕靡，而長於敍事，應機敏速，爲當世所稱。有文集三十卷。

劉師知，沛國相人也。家世素族。祖奚之，齊晉安王諮議參軍，淮南太守，有能政，齊武帝手詔頻褒賞。父景彥，梁尚書左丞、司農卿。

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史，工文筆，善儀體，臺閣故事，多所詳悉。梁世歷王府參軍。紹泰初，高祖入輔，以師知爲中書舍人，掌詔誥。是時兵亂之後，禮儀多闕，高祖爲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注竝師知所定焉。高祖受命，仍爲舍人。性疎簡，與物多忤，雖位宦不遷，而委任甚重，其所獻替，皆有弘益。

及高祖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人所服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服。師知議云：「旣稱成服，本備喪禮，靈筵服物，皆悉縞素。今雖無大行俠御官事，按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縗斬，唯著鎧不異，此卽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座須服縗絰。」中書舍人蔡景歷亦云：「雖不悉準，按山陵有凶吉羽儀，成服唯凶無吉，文武俠御，不容獨鳴玉珥貂，情禮二三，理宜縗斬。」中書舍人江德藻、謝岐等竝同師知議。文阿重議云：「檢晉、宋山陵儀：『靈輿梓宮降殿，各侍中奏。』又成服儀稱：『靈輿梓宮容俠御官及香橙。』又檢靈輿梓宮進止儀稱：『直靈俠御吉服，在吉鹵簿中。』又云：『梓宮俠御縗服，在凶鹵簿中。』是則在殿吉凶兩俠御也。」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決斷。陵云：「梓宮祔山陵，靈筵祔宗廟，有此分判，便驗吉凶。按山陵鹵簿吉部(位)〔伍〕中，〔六〕公卿以下導引

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九〕並是吉服，豈容侲御獨爲縗絰邪？斷可知矣。若言公卿胥吏並服縗苴，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社〕〔衽〕絰而奉華蓋，〔一〇〕縗衣而升玉輅邪？同博士議。」師知又議曰：「左丞引梓宮祔山陵，靈筵祔宗廟，必有吉凶二部，成服不容上凶，博士猶執前斷，終是山陵之禮。若龍駕啓殯，鑾輿兼設，吉凶之儀，由來本備，準之成服，愚有未安。夫喪禮之制，自天子達。按王文憲喪服明記云：『官品第三，侍靈人二十。官品第四，下達士禮，侍靈之數，並有十人。皆白布袴褶，著白絹帽。內喪女侍數如外，而著齊縗。或問內外侍靈是同，何忽縗服有異？答云，若依君臣之禮，則外侍斬，內侍齊。頃世多故，禮隨事省。諸侯以下，臣吏蓋微，至於侍奉，多出義附，君臣之節不全，縗冠之費實闕，所以因其常服，止變帽而已。婦人侍者，皆是卑隸，君妾之道既純，服章所以備矣。』皇朝之典，猶自不然，以此而推，是知服斬。彼有侍靈，則猶侲御，既著白帽，理無彤服。且梁昭明儀注，今則見存，二文顯證，差爲成準。且禮出人情，可得消息。凡人有喪，既陳筵机，繐帷靈屏，〔一一〕變其常儀，蘆箔草廬，即其凶禮。堂室之內，親賓具來，齊斬麻緦，差池哭次，玄冠不弔，莫非素服。豈見門生故吏，綃縠間趨，左姬右姜，紅紫相糅？況四海遏密，率土之情是同，三軍縞素，爲服之制斯壹。遂使千門旦啓，非塗堊於彤闈，百僚戾止，變服纚於朱韍，而耀金在列，鳴玉節行，求之懷抱，固爲未愜，準以禮經，彌無前事。

豈可成服之儀，譬以山陵之禮？葬既始終已畢，故有吉凶之儀，所謂成服，本成喪禮，百司外內，皆變吉容，俠御獨不，何謂成服？若靈無俠御則已，有則必應縗服。」謝岐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宮祔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苴縗。爰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靈扆，共在西階，稱爲成服，亦無鹵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縗絰。案梁昭明太子薨，略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皆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平吉不異？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意或謂與成服有殊。若爾日俠御，文武不異，維侍靈之人，主書、宣傳、齊幹、應敕，悉應不改。」蔡景歷又議云：「俠御之官，本出五百，爾日備服居廬，仍於本省，引上登殿，豈應變服貂玉？若別攝餘官，以充簪珥，則爾日便有不成服者。山陵自有吉凶二議，成服凶而不吉，猶依前議，同劉舍人。」德藻又議云：「愚謂祖葬之辰，始終永畢，達官有追贈，須表恩榮，有吉鹵簿，恐由此義，私家放斆，因以成俗。上服本變吉爲凶，理不應猶襲紈綺。劉舍人引王衞軍喪儀及檢梁昭明故事，此明據已審，博士、左丞乃各盡事衷，既未取證，須更詢詳，宜諮八座、詹事、太常、中丞〔孔〕〔及〕中庶諸通袁樞、張種、周弘正、弘讓、沈炯、孔奐〔三〕。」時八座以下，並請：「案羣議，斟酌舊儀，梁昭明太子喪成服儀注，明文見存，足爲準的。成服日，侍官理不容猶從吉禮。其葬禮分吉，自是山陵之時，非關成服之

日。愚謂劉舍人議，於事爲允。」陵重答云：「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傅玄見尤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朝賢更申揚搉。」文阿猶執所見，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從師知議。

尋遷鴻臚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初，世祖敕師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冬，爲十卷。起爲中書舍人，復掌詔誥。天康元年，世祖不豫，師知與尚書僕射到仲舉等入侍醫藥。世祖崩，預受顧命。及高宗爲尚書令，入輔，光大元年，師知與仲舉等遣舍人殷不佞矯詔令高宗還東府，事覺，於北獄賜死。

謝岐，會稽山陰人也。父達，梁太學博士。

岐少機警，好學，見稱於梁世。爲尚書金部郎，山陰令。侯景亂，岐流寓東陽。景平，依于張彪。彪在吳郡及會稽，庶事一以委之。彪每征討，恆留岐監郡，知後事。彪敗，高祖引岐參預機密，以爲兼尚書右丞。時軍旅屢興，糧儲多闕，岐所在幹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贈通直散騎常侍。

岐弟嶠，篤學，爲世通儒。

史臣曰：高祖開基創業，剋定禍亂，武猛固其立功，文翰亦乃展力。〔一三〕趙知禮、蔡景歷早識攀附，預締構之臣焉。劉師知博涉多通，而闇於機變，雖欲存乎節義，終陷極刑，斯不智矣。

劉師知傳「孔中庶諸通」，疑。

校勘記

〔一〕莫不預〔焉〕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補。

〔二〕子允恭嗣　殿本考證云「允」南史作「元」。

〔三〕衡陽獻王〔昌〕時爲吳興郡昌年尚少　據元龜七〇八、七二七補。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當移「昌」字於「衡陽獻王」之下。今按：此特「衡陽獻王」下脫一「昌」字耳，下「昌」字不當移。

〔四〕幷受歐陽武威餉絹百匹　殿本考證云南史無「武」字。今按：此亦改複名爲單名，南史往往如此。

〔五〕兼太舟卿　「太舟卿」南監本、汲本、殿本並作「太府卿」。殿本考證云：「『府』監本誤『舟』，今改

正。」今按：梁天監七年，以都水使者爲太舟卿，爲列卿之最末者，主舟航堤渠，見隋書百官志，殿本妄改。

〔六〕宣毅長沙王長史　「宣毅」汲本作「宣豫」，殿本依北監本作「宣義」。按長沙王陳叔堅於太建四年爲宣毅將軍，作「宣毅」是。

〔七〕帝令有司按問　「帝」原譌「章」，今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元龜五一九改正。

〔八〕按山陵鹵簿吉部(位)〔伍〕中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改。

〔九〕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　「武賁」卽「虎賁」，避唐諱改。

〔一〇〕豈容(祉)〔衽〕經而奉華蓋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改。

〔一一〕繐帷靈屏　「屏」北監本、汲本、殿本作「房」。張元濟校勘記云：「『房』爲『扆』之誤，屏扆一物。按下文有『梓宮靈扆』之語，『屏』或原作『扆』。」

〔一二〕中丞(孔)〔及〕中庶諸通袁樞張種周弘正弘讓沈炯孔奐　據各本改。按本卷後附舊校，云劉師知傳「孔中庶諸通」疑，是曾鞏等所見本亦譌「及」爲「孔」也。

〔一三〕文翰亦乃展力　「翰」北監本、汲本、殿本作「幹」。